

正覺

電子報

第 60 期



人間佛教(十)

明心與眼見佛性(十九)

中觀金鑑(連載九)

仍是慈悲一片

— 425世紀法鑑紀實(一)

2010.08.01

復次舍利子，我證菩提無入
無出。何等名為入出二法？
舍利子，所言入者名執諸法
，所言出者名不執諸法。如
來明見無入無出平等法性。

《大寶積經》卷39

Moreover, Sariputra, I have realized Bodhi to be without entering or exiting. What do the two dharmas of entering and exiting mean? Sariputra, the mentioned entering means attachment to all dharmas and the exiting means non-attachment to all dharmas. Tathagata clearly perceives Dharma-nature of Equality to be without entering or exiting.

The Maharatnakuta Sutra, Vol. 39

入胎識在三界中運行時，其自心體性從來都不變異，無始劫來一向如是，絕對不會因為修行而有改變；但意識的粗、細心存在三界中時，卻是常常在變異的，始從出生時的無知，一生學習到捨壽前的聰明而有世間智；始從出生時的無善、無惡性，依種種不同外緣的際會而變異為大善人或大惡人，一直是有所變異的；而這個變異性的五蘊，若入無餘涅槃時，盡皆斷滅不存了，又如何可說是不變亦不異？又如何能說是不生亦不滅的？但無餘涅槃中的入胎識，祂的心性是始從無始劫以來，末至阿羅漢入了無餘涅槃時，乃至入了無餘涅槃以後的無量數阿僧祇劫以後，仍然是不住也不變異的。

《阿含正義》第五輯

Being circulating in three-realms (*tridhatus*), the embryo-entering consciousness always keeps its essential nature of the intrinsic-mind unchanged since eons without a beginning. This essential nature never changes despite any cultivation or practice. However, the gross and the subtle level mind-consciousness existing in three-realms always change. For example, beginning with ignorance at the time of birth, followed by learning during a whole lifetime, a person becomes smarter with much more mundane wisdom before passing away. Starting from no idea of good and evil when taking the birth, through meeting various chances, one may become a great virtuous person or a deadly wicked person. Therefore, they always keep changing. Moreover, all the five aggregates (*skandhas*) with changeable nature will be extinct and become nothingness when one enters the remainderless-nirvana. How can we say that they have never changed and are without variation? How can we say that they are without arising or ceasing? However, since eons without a beginning

until the moment an *arhat* entering the remainderless-nirvana, or even through *asamkya* eons after an *arhat* had entered the remainderless-nirvana, the embryo-entering consciousness in the remainderless-nirvana still keeps its intrinsic nature to be dwelling nowhere and never changes.

The Correct Meanings of the Agama Sutras, Vol. 5



正覺電子報第60期

本期目錄

穿越時空 ——超意識



- | | | |
|-----|---------------------|--------|
| 1 | 人間佛教(十) | 平實導師 |
| 20 | 明心與眼見佛性(十九) | 正光老師 |
| 35 | 中觀金鑑(九) | 孫正德老師 |
| 55 | 邪箭囑語(七) | 正元老師 |
| 75 | 廣論之平議(十八) | 正雄居士 |
| 93 | 略評一西行者的眼見佛性(二) | 正慶居士 |
| 109 | 仍是慈悲一片—425世紀法筵紀實(一) | 編譯組 |
| 114 | 邁向正覺—我的學佛經歷 | 劉正秀 |
| 123 | 布施—白淨比丘尼衣裹身生緣 | 佛典故事選輯 |
| 128 | 般若信箱 | |
| 131 | 公開聲明 | |
| 134 | 佈告欄 | |
| 148 | 正智出版社發售書籍目錄 | |
| 156 | 正覺贈書目錄 | |





(連載十)

大眾且看千年前的鄭尙明尙書，官兒不小，也學得錯誤的默照禪，每天坐在離念靈知境界中自以為悟；後來聽說大慧宗杲破斥默照禪，說為默照邪禪，又說教人修學默照禪的人就是邪師。那鄭尙明仗著官大，又仗著自己聰明博學，精通儒、釋、道三家，於是帶著一片束柴（沈香木片），怒氣衝天的來到大慧宗杲方丈室裡質問，並且舉出佛的默然，菩薩默然，聲聞默然，凡夫默然，祖師默然，宗師默然，厲聲向大慧宗杲提出質疑；大慧禪師等他說完了，不急不徐說了莊子書中所說底道理，先用這個道理框住了鄭尙明；然後再以鄭尙明的墮處來破斥他，都不引用佛言祖語，這才使得鄭尙明不得不心服。

想那鄭尙明初來乍到之時，還以為大慧宗杲沒有離念靈

知的功夫，殊不知大慧宗杲不僅有離念靈知的功夫，還有更高的定境呢！那鄭尙明以一己粗淺之離念功夫，尚且未能證得初禪，便傲視於大慧禪師，不知大慧宗杲始自佛世迴小向大以來，世世不離初禪，與那些鄉井中的窮措大沒有什麼不同。就如同今時兩岸某些小有名氣的法師與居士，一齊嘲笑平實沒有離念的功夫，但他們還懂得無相念佛的功夫麼？還能實證根本禪定麼？平實可是實實在在親證的。當年的鄭尙明，就像今時以管窺豹的愚人一般；但他有個好處，就是肯當面尋人辯論法義，從來不曾躲在暗地裡放冷箭—譬如現代某些弘法者專以化名在網路上無根毀謗—所以後來能被大慧宗杲所度，真實悟入般若禪，發起了慧眼，親自證實默照禪的離念靈知境界全然非法。今時那些人卻無一人肯來當面尋找平實辯論法義，都怕沒面子。然而面子一斤賣得了幾兩銀？只要能夠不顧面子，縱使辯輸給平實，當了平實的弟子以後，不數年也就真正的悟入了；不但省了今生繼續摸索佛法的痛苦，活了法身慧命，又滅了謗法與謗賢聖的惡業，豈不兩全其美？卻總是捨不下面子，二十年來總是讓平實候之不獲。有智之人應當效法鄭尙明尙書，肯捨下文人最重視的面子，前來尋覓大慧宗杲，方有悟入之因緣。何況平實心性與大慧一般無二，但凡願捨面子者，只要肯來論法，平實總不埋沒人。這是平實度人將近二十年的感想，今日藉機一吐為快。³²

³² 編案：如今已有現代禪前副宗長張志成前來面見，今已證悟。

詳見《我的菩提路》第二輯。

大慧宗杲禪師當年，每每公開指責天童宏智正覺禪師的徒眾們所弘揚底默照禪是「默照邪禪」；只因默照禪之法，耽誤許多學人落在離念靈知之中，每以靜坐時或行住等時候，默照一切境界而不動心，執取六塵中的離念靈知以爲真如心。凡此類人，禪宗史上未記載者極多，不唯今時方有。大慧宗杲憫諸禪人，因此不得不加以破斥，自然會在默照禪弘揚以後，常常加以破斥。有記載者，除上來所舉鄭昂之事例以外，復有他例；若是無名小卒之以口語毀謗大慧者，即無緣得被大慧禪師所度，便無記錄。今且再舉一例爲證：

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師，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爲師；首參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眾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咬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鑑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祇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哪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驀被攔胸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邪？」遂呈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³³

³³ 《續傳燈錄》卷 34

語譯如下：【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彥充禪師乃是潛盛氏的兒子，幼小時依止明空院的義堪法師為師父；當彥充禪師開始參禪以後，第一次參禮的禪師是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來又聽聞東林禪師告訴大眾說：「我這裡並沒有其他人所講的玄妙禪可以修學，只有木片煮成的濃湯，以及鐵製的觀賞用的飯，一任你們咬去咀嚼。」彥充禪師聽到這個消息，心中暗地裡歡喜，於是直接前往晉謁，並且當面鋪陳了自己所悟底見解。沒想到東林禪師聽了卻說：「根據你的所見境界，正好坐在六塵的鑑覺之中。」彥充禪師聽了以後，不停地懷疑自己以前所悟的內涵，於是便將從前參禪所得底內涵，一時隨風丟下，從頭再參。有一天，彥充禪師聽聞一位僧人舉說一個公案：「南泉普願禪師說：『當代的參禪人看見這一株花的時候，總是猶如夢中所見一般。』」彥充禪師這時雖不出聲答語，卻似乎是有所覺悟的，於是就說：「拍打雜草之目的，只是為了想要蛇驚走。」第二天進入方丈室中，東林禪師問他：「什麼處是巖頭關起門來向德山暗地裡說明牢關密意的道理？」彥充禪師答說：「我今天捉敗你這老賊了。」東林禪師故意說道：「達磨大師的性命已經在你的手裏了。」彥充禪師正準備要開口答話，沒想到突然被東林禪師攔胸打了一拳，這時彥充禪師忽然大悟，方知剛才其實還是沒有真的開悟——幾乎成就大妄語業了，這時嚇出一身冷汗，可以說是汗流浹背了；這時才點頭對自己說道：「臨濟義玄禪師說：『黃檗禪師座下會得佛法的人，其實並沒有幾人。』難道是虛說的嗎？」於是就呈上悟後所

作的頌說：「爲人助悟時必須要作得徹底，想要殺掉人們的我見時必須要見血；德山宣鑑與巖頭全豁師徒二人，縱然遠隔萬里之遠，他們師徒二人可真是同一條鐵打成的——始終沒有不同。」這時東林禪師便印可彥充禪師的悟境。】

想當時，彥充禪師向東林禪師口稱「今日捉敗這老賊」時，自以爲這回一定悟對了，所以敢對東林禪師說大話，便以祖師的言語方式說話。沒想到東林禪師是個老賊，懂得勘驗再三，不願草草爲彥充錯印證。於是故意用印證的口吻說：「達摩大師的性命已經在你手裡了。」那時彥充其實還是真妄不分，如同臨濟義玄初出道時一般；他正準備開口答覆東林的所問，沒想到東林禪師突然往彥充胸前打了一拳；彥充禪師這時方知剛才還是悟錯了，原來這時才是真的悟了。當他想到幾乎落入大妄語業中，若不是東林禪師慈悲又打了自己一拳，而不是不理會自己有沒有真悟就放人，那麼自己將是造下大妄語業的人了！這時警覺到嚴重性了，於是嚇出一身冷汗來。這時他心中當然是感激東林禪師的，於是說了一首偈來讚歎東林，藉以表達感恩之意：「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也爲了表示他已經知道禪宗師徒相傳都同樣是法界本源的真實心，從來沒有不同，於是這麼說：「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平實便藉這個公案，警覺所有當代大師與學人們：**讀了幾則公案以後，千萬別自以爲悟，否則便落入大妄語業中，果報難酬。**須知禪宗有一句名言：「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千萬不可將自己未來百劫的法身慧命及五陰所受的果報當作兒戲。

又譬如馬大師與懷讓大師的故事所示：坐禪不得成佛。這是何故呢？都因為坐禪求悟的人，每每墮入離念靈知中，或者求離煩惱而不起妄念，或者誤以修定之法求離妄念，都落入意識境界中，從來不曾同於天童宏智的默照禪所悟底如來藏心，焉得以靜坐默照而言之為大乘宗門禪？由於這個緣故，大慧宗杲被宋高宗貶謫於閩南時看見這種不如法的禪，便訶責那些落入離念靈知心中而自以為懂得維摩默然的人們，稱之為默照邪禪。然而大慧宗杲被放回徑山以後，就立即前往天童山面見宏智正覺禪師，想要解決默照邪禪的問題；直到相見之後，方知天童宏智的默照禪中別有密意——默照之法只是為了消除眾人的攀緣心，以利日後參禪求悟；而天童宏智正覺禪師的所悟其實是與大慧一樣，都是契符如來藏親證之法，其實與臨濟一脈並無稍異；但是為了覆藏密意的緣故，唯對有緣弟子才會加以說明。也就是說：參禪人應該時時寂默，觀照四威儀中之如來藏何在？這麼一來就與臨濟一脈相同，絕無殊途。由於這緣故，天童宏智此後便與大慧宗杲禪師成為莫逆之交，甚至將身後事親筆遺書委託大慧禪師為他主持。

第二目 大慧宗杲禪師與天童宏智禪師間的最後交情

（天童宏智禪師）十月七日還山，飯客如常。八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眾。顧侍者索筆作書，遺大慧禪師，屬以後事。又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壽六十七，僧臘五十三。大慧夜得書，即至山中，以十

四日，奉師全身葬東谷塔；道俗送者增山盈谷，無不涕慕。自師之逝，風雨連日；及葬開霽，事畢如初。³⁴

語譯如下：【天童宏智正覺禪師於十月七日還山，與前來山中參訪的客人一同吃飯，猶如平常款待客人一般。第二天的辰時將過，即將交入巳時之間（次日早上七時至九時之間），沐浴更衣，端坐告知眾人即將捨報了。又面向侍者索取筆紙寫了信函，交待要送去給大慧禪師，在信中咐囑自己的身後事——把自己的後事委託給大慧禪師全權處理。然後又寫了偈說：「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寫完就擲筆而逝了。於是裝龕奉留七日，顏貌如同生時一般；天童宏智禪師的壽命共六十七歲，出家的時間共有五十三年。大慧宗杲禪師那天晚上得到天童山送來的遺書，隨即連夜趕到天童山中，前後共以十四天的時間爲他主持後事，然後供奉天童禪師的全身於東谷塔中下葬；佛門修道之人以及世俗中認識天童禪師的人，這時共同前來送葬，滿山滿谷的人，對天童禪師無不涕淚交流地思慕著。自從天童禪師逝世那天開始，風雨連日不停；等到要下葬的那天就放晴了，當下葬的事情都辦完了以後，又如同天童禪師初捨報時一樣的刮風下雨了。】

第三目 鈍鳥與靈龜

天童禪師歿後約六十年，天童山的弟子們開始謠傳：大慧宗杲在天童宏智禪師臨死之時，特地前往天童山探視天

³⁴ 《宏智禪師廣錄》卷9

童禪師的疾病，同時送終；那時曾被天童禪師授以棉花，預記大慧禪師將會於背上生癭，可以用那些棉花塞住癭疾產生的爛洞；當大慧宗杲的背瘡長時間惡化時，每天就用那些棉花塞住膿爛的洞，以免不斷地流血；後來棉花用盡時，大慧宗杲也就身亡了。這種傳說，直到二十世紀末，都還有人繼續在流傳，不斷地以訛傳訛。但事實上根本就不是如此。

一者，大慧宗杲是猶如天童於捨壽前不久才開始示現輕微的病癥，並不是長時間罹患背疾痛苦而亡。譬如《佛祖歷代通載》卷 20 所載大慧宗杲的事誼如下：

師（被貶入閩南時）憫諸方學者困於默照，作〈辯邪正說〉以救其弊；泉南給事江公創庵小溪，延請師居，緇素篤於道者畢集；未半年，發明大事者數十人。……（被宋高宗放回而住持徑山以後）師春秋高，求解寺任；辛巳春得旨，退居院之明月堂，然宏法爲人，老而不倦。上（宋孝宗）即位，特賜號大惠禪師。隆興建元自恣前一夕，有星殞于院之西，流光赫然，有聲如雷，師示「微」疾。八月九日學徒問候，師勉以宏道，徐遣之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侍僧固請留頌，爲寫四句，擲筆就寢，湛然而逝。壽七十有五，塔全身於堂之後。

語譯如下：【大慧宗杲禪師住在閩南時，憐憫諸方學者困於默照禪中，始終無法證悟，便寫了一篇〈辯邪正說〉用來救護眾人離開默照禪所陷墮的弊端；泉南給事（給事爲官位名稱）

江公創建草庵於小溪，延請大慧禪師居住，於是出家人與在家人中，凡是篤心修道的人又都全部集合到草庵來了；在大慧禪師指導下，還不到半年的時間裡，證悟的人就已經有數十人了。……後來大慧禪師（回到徑山住持數年以後）由於年事已高，上書皇帝請求解除徑山住持的任務；辛巳年的春天得到皇帝允准的意旨，於是退居於徑山寺院之明月堂，然而他仍然繼續弘法為人，老而不倦。等到皇上（宋孝宗）即位時，特賜封號為大惠禪師（註：大惠通大慧）。隆興建元年自恣日的前一個晚上（結夏安居結束前一晚：農曆七月十四日），有流星殞墮于徑山寺院之西邊，流光非常地光明而顯然，流星落地之時的聲音如同響雷一般，這時大慧禪師開始示現有輕微的疾病了；又過了二十餘天，到了八月九日，學徒們前來問候時，大慧禪師勉勵大家應該用心在弘揚正道上面，然後漸漸遣離眾人說：「我明天才會離開。」到了五鼓天明之時，親自寫了遺奏，請弟子們代為上呈給宋孝宗；當時奉侍大慧的僧人們堅固地請求大慧禪師留下一首頌，於是大慧禪師就為他們寫下四句偈，寫完之後把毛筆用力擲到地上，然後上床就寢，心境清明地逝世了。大慧宗杲禪師的壽命有七十五歲，弟子們就以大慧禪師的全身，葬於明月堂後面預先建造的靈塔中。】這已經明確地載明：大慧宗杲禪師是在殞石墮下之後，才開始示現捨壽前的微疾，在二十四日後方才捨壽，並不是久年罹癯痛苦之疾。

又譬如《釋氏稽古略》卷4所載：

宋杭州徑山佛日禪師，名宗杲。生江東宣州寧國奚

氏，嗣法佛果園悟克勤禪師。初，紹興七年詔住徑山。辛酉十一年五月，爲張九成上堂，言「神臂弓」；朝廷毀其衣牒，竄衡州。至是，二十一年十一月，移梅州。未幾，詔復形服，蒙恩北歸；四方虛席以邀，不就。十二月二十三日，詔住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紹興二十八年，詔再住徑山。孝宗隆興元年八月十日，示寂於徑山明月堂；世壽七十五歲，僧臘五十八夏。葬全身於寺山，賜諡普覺，塔曰寶光。

語譯如下：【宋朝杭州徑山佛日禪師，名字爲宗杲。出生於江東宣州寧國的姓奚的人家，繼承法脈於佛果園悟克勤禪師。大慧宗杲禪師初弘法時，是在紹興七年，由皇帝詔命住持徑山道場。辛酉（紹興）十一年（公元 1141 年）五月，爲張九成而上堂開示時，公開稱讚張九成新製的「神臂弓」，認爲有此種新武器就可以北伐而贏得戰爭，救回被金朝所俘的徽宗、欽宗二帝；（但宋高宗心中其實不想救回徽、欽二帝）秦檜藉此爲由，向宋高宗進讒言，於是朝廷毀壞大慧宗杲的僧衣及戒牒，將大慧宗杲流放竄徙到閩南衡州。到達以後因爲大慧仍繼續度人，惹來宋高宗與秦檜的不悅，於是又在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再詔命大慧遷移到梅州。到梅州不久以後，因爲時局吃緊而想要獲得佛的庇祐，宋高宗才又詔命大慧宗杲回復僧人外形而發還僧服，隨即「承蒙皇恩」而向北方回歸；此時大慧所經之處，四方道場都空出住持之位以邀大慧，但是大慧都不遷就各大寺院住持之位。到了那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宋高宗又下詔，命大慧宗杲住持明州阿育王山的廣利

禪寺。到了紹興二十八年（公元 1158 年），宋高宗又再詔命大慧宗杲重新住持徑山道場。宋孝宗即位改元，於隆興元年八月十日（公元 1163 年），大慧宗杲示現圓寂於徑山的明月堂；世間壽命是七十五歲，他出家的時間共有五十八年。門人隨即將大慧宗杲遺體全身埋葬於寺院的後山塔中，宋孝宗頒賜聖號為「普覺」禪師，其舍利塔賜名為「寶光塔」。】由此證明大慧宗杲確實是捨壽之前不久，方才示現有小疾，其實是捨壽前的氣力弱劣微疾，並不是背上生瘡多年乃至後來潰爛而逝世，所以不用火葬。

又如宋朝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魏國公張浚所撰《大慧普覺禪師塔銘》如是記載：

（被貶到衡州）凡十年，徙梅州。梅州瘴癘寂寞之地，其徒裹糧從之，雖死不悔；噫！是非有以真服其心而然耶？又五年，太上皇帝特恩放還，明年復僧服，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最後以朝命住育王，聚眾多，食或不繼；築涂由凡數千頃，詔賜其莊名般若。又二年移徑山，師之再住此山，道俗歆慕，如見其所親。雖老，接引後進，不少倦。居明月堂凡一年，以終將示寂，親書遺奏；及寄聲，別右相湯公；又貽書於浚。了賢請偈，復取筆大書，不少亂。³⁵

語譯如下：【（被貶到衡州）的時間總共有十年，然後又被遷徙到梅州。梅州這個地方對北方人來說，是個瘴癘而且人

³⁵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6

煙稀少的寂寞之地，然而大慧宗杲的門徒們各自攜帶糧食來隨從他，有的人雖然因此死在梅州，卻是至死都不曾後悔過；唉！這難道不是有其原因而真正服膺於各人心中，才能做到這個地步嗎？又經過五年，太上皇帝（宋高宗）特地恩賜放還南京；次年回復大慧的僧人身分，四方道場都空出住持之位以邀大慧前往，大慧全都不肯就任。最後還是因為朝廷下了命令，大慧才不得不去住持育王山道場，隨後即因為聚集而來的僧眾實在太多了，糧食往往不夠；於是率領僧眾闢築水田總數約有數千頃之多，又廣建了許多僧房而構成了莊院的規模，於是宋孝宗頒賜莊院名稱爲般若莊。又過了二年再移居徑山，大慧禪師的再度住持徑山，出家修道及世俗之人全都欣喜仰慕，見了大慧之時就好像是看見他們至親的親人一般。大慧禪師這時雖然已經很老了，可是對於接引後進的利人之事，卻是從來不曾稍有倦怠。大慧宗杲居住明月堂總共約有一年，由於終究將會示現圓寂，所以就親自書寫了遺奏，命人在他過世後上呈宋孝宗；同時也託人帶話，向右丞相湯公告別；又再寫了遺書給張浚。臨行前，侍僧了賢請求大慧禪師寫下一偈，以作紀念；於是大慧禪師又重新取筆特地書寫一偈，心地不曾稍有迷亂。】

這其實是正念而終，何曾是久病之後始告衰亡的現象？如果是後背罹患癱疾嚴重、破爛成洞而導致命終的話，手臂尚且不可能舉得起來，若欲強舉時，一定會導致痛楚不堪而心境迷亂，何況還能三度執筆寫信及偈呢？所以，背上罹患癱疾、腐爛成大洞、久病而亡的說法，其實只是大慧歿後六

十年的天童山虎丘禪師弟子，爲了想要與大慧門下傑出的門人互爭鋒頭，才編造出這一類的虛言假語，根本不符合歷史記載的事實。

二者，天童宏智禪師捨壽前的示現小疾，總共有二十餘日；由於只是捨壽前必有的小疾，天童並未通知近在二十華里外的大慧禪師；所以大慧並不知道天童禪師當時罹有微疾，也就不會前往探視；既然天童示現小疾，直到捨壽之前，大慧都未知而不曾前往探病，怎麼可能會有大慧前去探病時，以鈍鳥二字笑責天童侍者的說法？又如何會有天童倡言大慧是靈龜，以及贈與棉花的說法？可見都是子虛烏有的說法。事實上是天童宏智臨入滅時才寫遺書，交待在他捨壽之後才送往育王山給大慧禪師，請大慧爲他主持後事；所以大慧禪師並不知道天童禪師有疾病，更不知道天童禪師即將捨報，所以那天晚上仍然在育王山爲大眾說法；正在說法之時，突然接到天童山使者送來天童禪師的遺書，才連夜趕往天童山主持後事的；既有體力能夠連夜趕往二十里遠的天童山，並且爲宏智正覺主持後事，當然不可能是久病纏身的人，如何會有在天童禪師死前就前往探視及受贈棉花的事情？由此可以明確地證明，所謂鈍鳥與靈龜的故事，其實只是住持於天童山的虎丘紹隆禪師後人，傳法六十年以來始終遠遠不及大慧宗杲的後人，他們爲了想要貶抑在徑山弘法的大慧後人，藉以取信世人前往天童山參學，以求名聞利養，所以便作了這些虛言假語、構陷大慧禪師；目的是想要使人從事相上誤以爲大慧禪師的證量低下，對大慧禪師的證量生

疑，那麼天童山的虎丘禪師後人才能與大慧門下分庭抗禮。然而，誣謗賢聖之事，果報非輕；如是傳言，不可爲憑；佛門中人務必引爲戒，慎莫犯之。讀者若欲知其詳情，請閱拙著《鈍鳥與靈龜》專書之細說。³⁶

〈人間佛教的真實義〉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陳修程主任：

各位來賓，今天的主講者 平實導師、還有貴賓們都已經進場了，現在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他們！（大眾鼓掌聲……）（謝謝各位！謝謝各位！）〈人間佛教的真實義〉演講會——演講開始！現在請偶發事件指揮官「高苑科技大學」蔡文元博士爲我們報告。（大眾鼓掌聲……）

蔡文元博士報告：

各位來賓！各位居士大德！偶發事件指揮官在這兒報告：本文化中心演藝廳共分三層樓，一樓兩旁門外各有三道安全門，直接通往戶外；二樓及三樓對外通道在兩旁，門後各有兩個樓梯及兩部電梯，通往一樓大門口。演講中萬一有緊急情況發生時，請各位來賓、各位居士大德先生，在座位上坐好，不要慌亂，聽由現場指揮人員指揮。若需疏散時，一樓來賓請由兩側之安全門迅速離開，二樓及三樓之來賓，請由兩

³⁶ 編案：以上爲演講綱要中原有之內容，但於演講時略而未講，於此書出版前由平實導師加以註解而成，藉此具足所欲宣演之內容。下一章開始，是賡續尚未講完之大綱內容，於 2007 年 12 月演講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的記錄。

旁門後之樓梯疏散；請勿搭乘電梯，以維安全。謝謝！

今天的演講會，邀請到崑山科技大學工學院院長周煥銘博士，為我們主持這場演講事宜。現在用熱烈掌聲歡迎我們主持人出場。（大眾鼓掌聲……）

主持人（周煥銘博士）：

平實導師！張理事長！陳主任！各位親教師！各位法師！各位大德菩薩！阿彌陀佛！（大眾回應：阿彌陀佛！）

今天非常高興，也非常榮幸，能邀請到平實導師南下，為我們作這一場演講。在進入正式演講會開始之前，將先邀請兩位貴賓為我們致詞；首先邀請正覺同修會理事長，同時也是這一次演講會主辦單位正覺教育基金會的執行長張公僕——張執行長，為我們致詞！我們以熱烈掌聲來歡迎張執行長。（大眾鼓掌聲……）

張執行長：

導師！文化中心陳主任！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德！各位貴賓！大家午安！（大眾答：午安！）本人謹代表正覺教育基金會，歡迎各位蒞臨今日的講座！這一次要特別感謝台南市立文化中心，提供這麼寬敞又舒適，而且視訊效果是全省第一流的演藝廳；看到今天現場幾乎是座無虛席，更輝映這一場講座的殊勝和莊嚴。那麼這些年來平實導師的著作已經超過了六十本，發行的總冊數也已經超過了一百萬冊³⁷，所揭示的勝妙

³⁷ 編案：演講當時是2007年12月，本文刊載時著作數量及發行冊數早已

法義和行門，已經對當今的佛教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今天是平實導師十多年的弘法生涯中，第一次對外公開的演講，有其特別的意義。在座的每一位能夠參與這個盛會，自有其殊勝的因緣。以下就不耽誤各位的寶貴時間，再次謝謝大家參加！謝謝！（大眾鼓掌聲……）

主持人（周煥銘博士）：

感謝張執行長的致詞。接下來，我們邀請這一次演講的合辦單位，同時也是這一次演講場地的主人——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主任陳修程先生。歡迎陳主任為我們致詞！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陳主任！（大眾鼓掌聲……）

文化中心陳修程主任：

我們最最景仰的平實導師、正覺教育基金會張執行長、崑山科技大學工學院周院長、各位親教師、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午安！阿彌陀佛！（大眾回應：阿彌陀佛！）

我想，文化中心非常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可以跟正覺教育基金會，來合辦這樣一個殊勝、莊嚴的盛會：一場〈人間佛教真實義〉的演講會。我想，文化中心成立二十餘年，長期以來，我們所做的就是在導正社會人心，賦有社會教育的功能；任何能夠提昇人民的人文素養，包括導正社會風氣，我想都是我們願意去做的。而正覺教育基金會長期以來也是在做這樣的一個工作，所以有這樣一個殊勝的因緣，我想我們

超過甚多，目前持續增加中。

樂觀其成，也全力給予協助。今天真的非常高興，在這邊也謹代表文化中心致上最大的歡迎之意！也感謝我們正覺教育文化基金會³⁸，給台南市立文化中心這樣一個為大家服務的機會。我想，這樣一個殊勝的因緣，正覺導師第一次公開對外演說是選擇在台南市，而且選擇在文化中心，我們感覺到無比的榮幸。在這個五濁惡世的末法時期，群魔亂舞、人心惶惶，我覺得唯有佛教可以匡正人心、導引修正大家的行為；唯有我們自己先正心，才能夠面對種種的困難。

今天很高興能夠有這樣一個機會，能跟我們正覺教育基金會合辦，也請到我們平實導師來到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今天裡裡外外都是人潮洶湧〔編案：這時已經有許多人只能坐到外面迴廊了，而且人潮仍在持續增加中〕，讓我們感受到佛法才是我們目前這個時代最需要的一個正覺正法，唯有大家實在修行、老實修行，才可看到未來。今天也很高興再次表達我的歡迎跟感謝之意！在此敬祝大家——色身康泰、學法無礙、早證菩提！阿彌陀佛！（大眾鼓掌聲……）

主持人（周煥銘博士）：

感謝陳主任的致詞，今天平實導師為我們講的題目是〈人間佛教的真實義〉（主持人接著以台語複誦：〈人間佛教的真實義〉）。以下引言則是用台語發音）現在請各位貴賓大德，眼睛閤起

³⁸ 編案：應為「正覺教育基金會」。

來，咱³⁹來好好思考幾個問題：咱大家所熟悉的、所認識的「人間佛教」是怎樣的佛教呢？咱所說的「人間佛教」又是什麼款的佛教呢？咱是不是都認為只要存好心、說好話、作好事，就是真正的「人間佛教」呢？咱是不是還有很多人認為只要提昇人的品質就是建設人間淨土？這就是「人間佛教」的具體表現嗎？其實，這都不是！這都不是 佛所講的真正的「人間佛教」。那這樣講起來，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人間佛教」呢？那這樣講起來，佛所說的「人間佛教」到底是以什麼為基礎？到底是以什麼為前提呢？今日的演講主題〈人間佛教的真實義〉裡面，平實導師會為我們詳細來開示，會為咱細說分明。我現在不再耽誤大家聽 平實導師為我們開示的寶貴時間（以上台語發音）。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來歡迎 平實導師昇座，為我們開示〈人間佛教的真實義〉。（大眾鼓掌聲……）

（以下是平實導師的開示）

謝謝大家！阿彌陀佛！

這個「人間佛教」的內容，以前在會內曾講過二次；但是因為資料太多，也因為想要把「人間佛教」完整的內容，在將來印行流通而完整地利益大眾，所以，以前還講不到一半時，四個鐘頭時間就都用完了；接下來今天就是要把剩下的部分繼續講完。但是，會中有好幾位老師說：「可能還是會講不完吧？只有四個鐘頭欸！」但是我會盡量試著把它講完，所以

³⁹ 台語的「咱」字，意指「我們大家」。

大綱中有一些經文舉證的部分，我將會省略不說，等將來整理成文字出書時再補寫上去。

關於「人間佛教」的內容，今天本來應該是要從第二章第二節開始講，但是因為時間不夠，而且那個部分大多是古人的事情，我想他們跟現代「人間佛教」题目的關聯比較不直接，所以我想把它跳過去，留到將來我們整理出書的時候，再寫入書中，今天就不講它。⁴⁰（待續）

⁴⁰ 編案：已於前幾期連載完畢。

明心與眼見佛性

—駁慧廣〈蕭氏「眼見佛性」
與「明心」之非〉文中謬說

游正光老師

(連載十九)

後記

2004年8月8日，本會曾師兄一家四口人，第一次到慧廣的空生精舍與慧廣等五人在客堂作法義辨正，期間大約花了三小時又三十分鐘。辨正當中，慧廣不否認有眼見佛性之事，但仍不相信《大般涅槃經》所說眼見佛性，也認為大、小乘不能混在一起，名相不共通；並且在辨正當中，旁敲側擊想從曾師兄一家人言語中探聽明心的密意；慧廣後來又親自率徒拜訪本會吳師兄，想要採取明心之密意，不誠、不實的行為與心態，前後如出一轍，如同本書開始處所舉之吳師兄函中所說。鑒於此，正光略述如下：

明心一事，自古以來就不容易，所以古時有許多祖師大德，於講經數十年以後因為心虛而罷講，進入禪宗叢林參禪到死尚且無法破參，更何況是執離念靈知為實相心而未斷我

見的慧廣！我見之意涵尚且不知，我見尚且具足不斷，而奢談能夠明心，乃至誇談明心者尚未能臆測的眼見佛性境界，猶如幼稚園生暢談微積分一般，無異癡人說夢。然而慧廣一類師徒，古今所在多有，從來不乏其人；所以自古以來，明心的人永遠只是少數人，永遠不是多數人；古往今來都是僅靠少數人來弘揚宗門正法，有如披荊斬棘一樣，非常辛苦；乃至冒著生命的危險來弘法，不是普通人或聲聞、緣覺種性人所能承擔的。唯有菩薩種性之人，不畏生死，才能挑起弘揚如來藏妙法的重任，只為引導眾生能夠離開邪知邪見而趣向正道，一切辛苦皆甘之如飴。

證悟祖師入滅後，若無證悟的弟子克紹箕裘，佛弟子往往被多數的錯悟、未悟祖師之邪知邪見所籠罩及誤導，信受邪知邪見還自以為是正知正見。一旦有證悟的菩薩出世說法與自己不一樣時，便謗說他人不如法，誑言自己是在護法；其實心中想的都只是自己的名聞與利養，護法之說只是表面作態。如同今時的印順一樣，印順主動繼承藏密應成中觀派思想，僅承認有六識，不承認有七、八二識，因此否定第八識而說「一切法空就是佛所說的全部佛法」，並施設「滅相不滅」之戲論，以掩飾自身落入斷見的事實。由於當時沒有證悟的菩薩出來摧邪顯正，導致許多佛弟子信受印順學說而否定佛的正法，乃至許多佛學院更以印順所寫的《妙雲集、華雨集……》等邪見著作為教材，誤導了許多出家、在家四眾跟隨印順公然的破壞正法。

印順的本質是從根本來破佛教正法的，有許多佛弟子不知

其底細，以為印順是聖 玄奘菩薩以來的第一人，卻不知印順正是 玄奘菩薩入滅以來，破壞 玄奘正法的第一人¹。平實導師不忍眾生被誤導，主動出來摧邪顯正，經過多年來不斷的著書摧邪顯正後，不僅漸漸導正佛弟子的邪知邪見為正知正見，而且也漸漸提昇佛弟子的佛法正知見水準；乃至有許多佛學院，已不再用印順的《妙雲集、華雨集……》等邪說著作為教材，以免誤導佛門四眾，成就破佛正法共業。然印順派殘餘分子如昭慧……等人因情勢所逼，便公開宣稱：希望大家拋棄教徒觀點，要求本會在國內有名的雜誌上，以學術界的觀點來作法義辨正。然而卻以其在學術界多年佈建的勢力，封殺本會同修們在其所辦學術討論中發表論文，完全不論文中所說是否全符聖教與理證，一味謊稱佛教界無人承認本會正法。因此，本會有已證悟的同修，從學術的觀點來撰寫論文，也成立了「正覺教育基金會」並負責佛學學術論文發表之工作（論文發表乃基金會義務之一），每年發表佛學學術論文，廣寄國內外各佛學院及學術界單位²；期望能將印順的藏密應成中觀派邪論勢力掃出佛教界，並導正學術界長久以來的錯謬，使佛教界及學術界回歸 佛的正法，讓 佛的正法能夠再延續數千年，直到 月光菩薩出世弘法。

¹ 印順門人近年唱說「印順是玄奘以來第一人」，寓有「印順繼承玄奘正法」之意。但印順是破壞玄奘所弘如來藏正法而抵制玄奘者，不應說為繼承玄奘者，故印順門人對印順此一封號與事實相反。

² 正覺教育基金會已經印行《正覺學報》第一期、第二期，以後每年都會繼續印行，令昭慧等人無法辯駁。

又譬如慧廣其人，不依經典聖教來簡擇，卻堅執錯悟祖師的開示，堅持夜夜斷滅的離念靈知意識心是真心；一旦看見有人說法與他不一樣，不思自己所說違背佛語，反而在網站上大放厥詞，堅持離念靈知意識心是常住法；被人辨正為非法以後，心中老大不高興，即不再與人辨正法義，遂撰文毀謗本會及平實導師所弘揚的世尊正法，開始作人身攻擊。從這裡就可以看出，其實慧廣早已知道自己不如法，也無法提出有利的辨正理論來證明自己是對的；但為了名聞利養，師心自用而撰文毀謗，落入人身攻擊之惡行中，已如世俗人無二。像這樣的心行已是迂曲不直了，又如何能與道相應？又如何能明心？乃至能夠眼見佛性？

正因為明心不容易，所以七住菩薩明心後演說勝妙了義法時，一般眾生聞之不信；以此推知，上於明心境界之十住菩薩眼見佛性勝妙之法，更不容易使未斷我見的人相信，難怪崇拜僧衣表相的慧廣聞之不信，更加以否認；此乃正常事，不足為奇。只有菩薩種性之人，聽到聞所未聞法時，才會依據經典之開示加以簡擇；經簡擇已，相信此是正法而深信不疑。

又眼見佛性一事，佛在《大般涅槃經》卷 8 已分明舉說，身為佛弟子，就應該相信佛金口所說，不能因為自己無法親證就否認佛的說法，認為一切人都無法眼見佛性。又佛在《大般涅槃經》卷 27 也說，十住菩薩能夠眼見佛性少分，只是未如佛眼了了見而已，慧廣豈可昧於經教事實，而在〈眼見佛性的含義〉一文，妄謂唯有佛眼才能眼見，不是十住菩薩所能眼見，盲目地推翻佛的聖教。又佛在《大般涅槃經》卷 27 說，

十住菩薩有首楞嚴三昧定力而眼見佛性，因此只要勤練首楞嚴三昧定力就可以眼見佛性；經文如是清楚記載，慧廣豈可因為自己沒有首楞嚴三昧定力，無法眼見佛性，就否定 佛在《大般涅槃經》所說可用父母所生肉眼眼見佛性的說法？乃至有善知識具有首楞嚴三昧定力，已親證並如實演說完全符合《大般涅槃經》不可思議的眼見佛性境界時，慧廣卻公開否定大善知識的說法；像這樣的行爲，若非自己極度愚癡無明，或是極度貪著自己的名聞與利養，何以致此？

又眼見佛性並非只有《大般涅槃經》才有開示，還有很多經典中也有提到，只是慧廣自己無明遮障，所以不知、不證佛性，無法了知 佛在其他經典所說眼見佛性的真實例子。譬如正光在《眼見佛性》一書 263～265 頁提起《佛說維摩詰所說經》卷 1〈佛國品第一〉眼見佛性的現成例子。凡是眼見佛性的人，都會贊同正光說法；只有不知、不證佛性如慧廣一類人，才會聞之不解、不信。因無法親證的關係，乾脆就全然否定，否定 佛在《大般涅槃經》等經典所說可以眼見佛性的聖教，也否定善知識眼見佛性的事實，乃至撰文毀謗大乘賢聖，都不顧慮將來捨壽後的未來世界報，真是愚癡人。

又慧廣認為「大小乘不能混在一起，名相不共通」，此說真乃大邪見，難怪會在其著作《禪宗說生命圓滿》73 頁提出這樣荒謬的說法：「釋尊在世所說的佛法，並無大小乘之分」。基於此，正光提出下列三項說明加以辨正：

一者、從 世尊三轉法輪演說三乘菩提的差異來說明。佛

弟子都知道 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涵蓋了三轉法輪的事實。所謂初轉阿含法輪，從 世尊鹿野苑度五比丘開始，以十二年時間演說《四阿含》，此乃為畏懼生死苦的小根小器聲聞人隱覆第八識如來藏密意而說解脫道；所以阿含時以二乘菩提的解脫道為主，從觀察蘊處界虛妄而斷盡我見、進而斷盡我執成阿羅漢，於捨壽後入無餘涅槃，不再出生於三界中。

所謂第二轉般若法輪，即 世尊以《般若經》六百卷及小品般若為主，宣說般若中道實相心、菩薩心、不念心、非心心、無心相心、無住心，乃是人人本具的生命實相心，也是一切法界的根源；親證實相心如來藏的人，即能了知法界的實相，出生般若智慧——總相智及別相智，也能了知有餘涅槃、無餘涅槃，以及不共二乘的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是宣演菩薩所證不共二乘的人無我智；乃至於未來能證知佛地的無住處涅槃，於未來最後身菩薩位時求證之。

所謂第三轉方廣唯識法輪，即 世尊宣說唯識五位之十地行果，敘說菩薩法無我智，啟發菩薩一切種智而住無生法忍地；以此地地增上，乃至圓成四智而具足一切種智，成就佛地無住處涅槃。

從上述可知，佛在初轉法輪所宣說的阿含時期法義，偏重於蘊處界虛妄的解脫道，能出離三界生死，不涉及實相法界，無關般若智慧；待阿羅漢們已經證得有餘涅槃、無餘涅槃後，進而宣說二轉法輪的生命實相心，使阿羅漢能夠迴小向大轉入菩薩行，起修菩薩道而證得生命實相心，啟發般若總相智及別

相智，發起般若智慧現量而成爲實義菩薩；待諸菩薩明心證眞，生起般若智慧後，心量漸漸廣大，欲求佛地正遍知覺佛菩提果時，佛觀察因緣成熟，乃爲其宣說一切種智的唯識經典，啓發菩薩道種智，乃至具足一切種智而成究竟佛。第二及第三轉法輪所說都是佛菩提道，不共二乘人所證的解脫道，但卻函蓋了解脫道；因此 佛說法四十九年，函蓋解脫道及佛菩提道，一切菩薩都是二者並行進修，不相違背。而且解脫道還是以第八識爲所依的，而第八識正是大乘菩薩所修證、所弘揚的般若實際；所以小乘要以大乘爲依止，而非大乘以小乘爲所依，這個事實顯示了大乘的法大、小乘的法小，而大小乘之間的法義與實證，並無絲毫相違，其中有異有同；慧廣不知其中之異同，竟說不共通一有異無同一顯然完全不懂三乘菩提之異同所在。至於解脫道及佛菩提道之內容，請詳閱 平實導師所製〈佛菩提二主要道次第概要表〉，在此不予贅敘。

二者、從斷無明的差異來說明。無明有兩大類，分爲一念無明及無始無明，所謂一念無明，即未斷除對自我的貪愛及因我所而生的瞋恚，未斷除微細自我執著愚癡等煩惱前，一念甫滅已，次念又生；如是念念相續不斷，自住其中而不知其妄，執之不捨，使得陰界入我不能斷除，導致流轉生死，因此障礙解脫道的實證。所謂無始無明，即無始以來一直對法界實相不能了知，即不能了知一切法都是從第八識直接、間接或輾轉出生，因此障礙佛菩提道之修證，不得佛菩提果。

又一念無明可再分爲二種，一種是見惑（我見）及思惑（我執，爲深層的我見），一種是習氣種子隨眠。見惑即是對蘊處界

不如理作意，不了知其虛幻，因此執色身為我、執意識心為我而產生迷惑；此中最常見的例子就是執離念靈知心為真實我，不知此離念靈知即是意識心——不知意識心是藉意根與法塵為因緣才能出生。若要斷除我見，最好的方法就是觀察離念靈知意識心虛妄，進而觀察蘊處界全部虛妄；也要現觀離念靈知意識心在五位中必定斷滅，能作此現觀，就能了知離念靈知心是藉意根、法塵相觸為緣才能出生，是被生、有生的法，即是生滅法，非有自在性；瞭解其虛幻心得決定後，就能斷除我見，成為大乘通教初果或聲聞初果；此見惑，是解脫道中見道時所斷惑。思惑則是對貪、瞋、癡、慢、疑等煩惱不如實了知，須於見道後歷緣對境加以斷除的煩惱，是修所斷煩惱，因此思惑是見道後所應斷除的煩惱。

又見惑、思惑在大乘法中亦名為煩惱障、事障，是共大乘菩薩的修證內容，並非慧廣所說的「不共通」。見惑與思惑在大乘法中名為四種住地煩惱，亦即見一處住地煩惱、欲界愛住地煩惱、色界愛住地煩惱、無色界愛住地煩惱（有愛住地煩惱）；前一為見惑，後三為思惑；因此大、小乘的修行，斷除見惑及思惑為共道；慧廣全然不知，妄說大小乘「不共通」。見、思惑斷盡後，成為菩薩阿羅漢或聲聞阿羅漢，仍有無始無明未破、未斷，無始無明方是不共道，是大乘菩薩所破、所斷，不共二乘聖者。雖然小乘阿羅漢能夠斷除一念無明的見惑、思惑現行，卻仍有一念無明的習氣種子隨眠、及無始無明隨眠尚未斷除；捨報可以入無餘涅槃，卻無法證得佛菩提果，所以解脫道的修行與實證，不能使人成佛；因此 佛陀入滅後，究竟解

脫道的三明六通大阿羅漢，沒有一人敢紹繼佛位。

大乘菩薩與二乘之間的不共道，就是菩薩能斷除一念無明習氣種子隨眠及無始無明隨眠，成究竟佛，二乘聲聞緣覺則無法斷，故不能成佛。因此，大乘菩薩與二乘聲聞緣覺有共道與不共道，共道是同樣斷除一念無明，亦即斷除見惑及思惑，同證解脫道；不共道是阿羅漢不斷除習氣種子隨眠、無始無明隨眠，也不能稍證佛菩提果。菩薩則有能力斷除一念無明習氣種子隨眠、無始無明隨眠，最後成就佛菩提的極果而成佛。

無始無明亦名理障、所知障，此唯大乘，不共定性二乘人，何以故？一切眾生與二乘定性無學自無始以來，覺知心從來不與無始無明相應，要待眾生想要了知法界實相而起心探究時，覺知心方與無始無明相應。待菩薩破參了，才斷除了一念無明的見道所斷惑，同時打破了無始無明。雖然菩薩有能力打破無始無明，可是尚未起心探究「悟了為何仍不是佛」時，尚未能與無始無明上煩惱（過恆河沙數上煩惱，簡稱塵沙惑）相應，待開始探究的時候，方始與之相應。其中上煩惱包括心上煩惱、果上煩惱、止上煩惱、觀上煩惱、慧上煩惱……等，皆因對佛地功德有感而有。此惑須經歷三大無量數劫修行，於最後身菩薩位明心、見性時，方能頓斷無遺，不是小乘聲聞緣覺人所能斷除，也不是初明心或者眼見佛性的菩薩所能斷除的。

三者、從智慧及證果的差異來說明。聲聞在佛出世的時代，聽信佛語，以四聖諦、八正道、因緣觀等法門觀察蘊處界的空相，斷盡我見、我執，成爲無學阿羅漢；緣覺在無佛時代，

以因緣觀而現觀蘊處界空相，斷盡我見、我執成爲辟支佛，因此解脫道的極果是阿羅漢、辟支佛。菩薩則不然，直接從生命實相心下手，以一念相應慧，找到生命實相心，同時反觀蘊處界虛妄，因此斷了我見及發起般若智慧，並且於明心後，在歷緣對境中，持續斷除一念無明煩惱的我執及習氣種子隨眠，也努力斷除無始無明上煩惱，令實相智慧增上。因此，大乘菩薩不僅可以與聲聞緣覺一樣的斷盡我見、我執，也斷除了聲聞緣覺所不能斷除的一念無明習氣種子隨眠及無始無明隨眠；這都是由於找到了有情生命實相心，得以轉依第八識無生的體性，在無生忍別相智及無生法忍的道種智上用心，次第進修而圓滿成佛所需的一切智慧，方能成佛；是由於在菩薩位中親證法界實相心及其含藏的種子所致；但二乘聖人卻不能證此，所以菩薩的般若智慧絕非二乘聖人所知；而菩薩的解脫道證量，遠遠超過阿羅漢、辟支佛，非是二乘聖人所能比擬。

又阿羅漢所證的涅槃有二：有餘涅槃及無餘涅槃，即斷盡我見、我執煩惱。阿羅漢雖然有能力入無餘涅槃，已斷分段生死，卻不知、不斷變易生死，也不知道無餘涅槃中的本際，視成佛之道爲大苦之行，因此阿羅漢入無餘涅槃，不再出生於三界中利樂有情。菩薩則不然，不僅不需斷盡思惑煩惱就可以證得無餘涅槃的本際——一切有情的生命實相心；而且也知道十八界滅盡後，無餘涅槃就是第八識自住的寂靜境界。因此緣故，菩薩證得生命實相心後，了知一切法都由第八識所生，故認定一切法亦是第八識，此即論中所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正理，由此實證了華嚴所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的聖教，非二乘聖人所知。菩薩了知這個道理後，不入無餘涅槃，卻反其道，不斷的在無生忍、無生法忍上用心，不斷宣說無上了義法來利樂有情；斷除了我執煩惱，卻故意留下一分思惑，潤未來生，乘願常住人間利樂眾生。又菩薩能於初地取證慧解脫而不取證，專心在無生法忍上用心；到了三地即將滿心時，才開始修學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於三地滿心時能取證滅盡定及無餘涅槃而不取證，而在增上慧學上繼續用心；到了六地快滿心時，不得不取證滅盡定，已經可以和阿羅漢一樣成爲俱解脫的無學，卻仍故意再起一分思惑而不入無餘涅槃；轉入七地後再修方便波羅蜜，直到七地滿心證得念念入滅盡定，方才不得不斷盡思惑。這種留惑潤生的大願與智慧，絕非阿羅漢所能想像，故是爲不共道。

七地滿心念念入滅盡定，寂靜極寂靜，煩惱障習氣種子已斷除極多，全無執著，此時必取無餘涅槃；但於入涅槃前，佛來傳授「引發如來無量妙智三昧」而不入涅槃，轉入八地，以願波羅蜜的緣故，不斷的到十方世界利樂有情，只需生起作意而不須加行，即能於相、於土自在；直至最後身菩薩位，觀察人間因緣而誕生人間，示現爲凡夫相而出家學道，乃至於菩提座上以手按地時明心，夜後分目睹明星而見性成佛；在成佛過程中，不僅斷盡習氣種子隨眠及無始無明隨眠而斷盡變易生死，成就四智圓明、無住處涅槃而成究竟佛。

這些妙法，始從三賢位第七住的般若總相智，就已經是二乘聖人所無法想像的，何況初地心以上的無生法忍實證？所以解脫道極果只是阿羅漢，僅斷除我見、我執，證得有餘涅槃及

無餘涅槃，卻不知無餘涅槃中的本際，也無法斷除一念無明習氣種子隨眠及無始無明所知障隨眠；菩薩所修的佛菩提道極果則是成佛，不僅斷除我見、我執，斷除分段生死，成就二乘極果，親證有餘及無餘涅槃，而且還斷除一念無明的習氣種子隨眠、無始無明所知障隨眠及變易生死，證得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以及佛的無住處涅槃，因此菩薩的智慧及證量遠遠超過阿羅漢，非是阿羅漢所能比擬。所以，解脫道與佛菩提道是有異有同的，不是相等、相同的，也不是慧廣所說完全不共通的；慧廣對此全無所知，舔食印順邪見唾沫³，才會想要以錯誤的解脫道修法來取代佛菩提道，不承認第八識心可以實證，也不承認佛性可以眼見，單憑對解脫道的錯誤認知卻想成就佛果，是連二乘解脫道都無法入門的。

綜合上面三點可知，解脫道的極果是阿羅漢，菩薩所修的佛菩提道極果是成佛，此即法小、法大的差異；由實證內容的差異，成就不同的三乘果證；所以第八識如來藏的證與不證，即是小乘及大乘修證的分野；但二乘人若否定了第八識，違背佛在四阿含中所說八識論的解脫道，所修解脫道就會落入斷滅空，我見與我執就無法斷除；所以小乘法含攝在大乘法內，小乘要以大乘如來藏妙理為基礎；所以佛入滅後，無有一阿羅漢能以佛自居。又二乘定性人決定入無餘涅槃，灰身泯智，無法發起菩提心，不能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其佛菩提芽已焦，佛菩提種已壞，此即佛說二乘定性人為焦芽敗種之緣由。若能了

³ 印順法師以六識論邪見為基礎的解脫道，取代佛說八識論為基礎的聲聞解脫道及大乘成佛之道。

知這個道理，就能通曉整個佛菩提道的架構，不會因無明的關係而毀謗成佛之道及聲聞解脫道所依的根本心第八識——若無第八識常住，聲聞解脫道必成斷滅空，大乘般若必成戲論，即與印順、慧廣所說無異。

在世間法中，永遠有人不想付出心血，卻冀望能有一番成就；在佛法中，也有人想要不勞而獲，不肯實證而想要獲得名聞利養。譬如慧廣，自知法義偏斜不正，卻放不下面子及凡夫僧的身分，處處打聽明心與眼見佛性答案，包括不斷在正覺同修會的般若信箱化名投稿探詢，或向已悟的同修探聽密意，卻不知這都是在障礙自己佛菩提道的修持。因為這個離念靈知心已經又不斷起念了，又懷抱曲心而非直心，顯然不是佛說的直心；慧廣若有世俗智慧而能如此反觀時，應該已能斷我見才是，可惜慧廣至今仍執迷而不能斷。

直心並不是世間人所認知的覺知心、靈知心，也不是世間人用意識心思議所能企及；然一切有情不能一時一刻離開祂，卻都日用而不知。因為第八識非常地直心、現成及親切，因此若不是經過一番辛勤參究以及鼎力護持正法，智慧不可能生起，又如何能親證？縱使能知密意，又如何能勇於承擔呢？正如《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卷 1 所說：**【塵勞迴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若不想經過一番辛苦參究及護法的付出，欲得此心，永不可得。就算費盡心思探聽到密意，智慧也無法生起，更容易因為懷疑不信而毀謗，成就大惡業，下墮三塗。

又《菩薩瓔珞本業經》卷1所說：

是人爾時從初一住至第六住中，若修第六般若波羅蜜，**正觀現在前，復值諸佛菩薩知識所護故**，出到第七住常住不退，自此七住以前名為退分。佛子！若不退者，入第六般若修行，於空無我人主者，畢竟無生必入定位。佛子！**若不值善知識者**，若一劫二劫乃至十劫**退菩提心**；如我初會眾中有八萬人退，如淨目天子法才、王子舍利弗等，欲入第七住，其中值惡因緣故，退入凡夫不善惡中，不名習種性人。

從上面經文可知，即使明心了，還是需要佛菩薩及善知識攝受，才能入七住位不退；若不如此，很容易退失佛菩提。猶如淨目天子法才及王子舍利弗等人，明心後欲入七住位，由於值遇惡因緣而退失佛菩提，反而因為不信第八識而造惡業。這個道理，正如正覺同修會三次退轉的同修們一樣，碰到惡因緣及不肯接受善知識攝受而退轉，乃至毀謗第八識正法而造下謗佛、毀法重罪，真是得不償失。藉此奉勸想要藉著刺探明心與眼見佛性答案而不勞而獲的慧廣，應以此為鑑，自己依照正知正見親自參究，並且改以護持同修會正法等正行來助益，以免障礙自己未來的佛菩提道。否則，縱使探知密意了，般若智慧也不可能生起；假饒萬分之一的機會生起了小小般若智慧，仍然會因不肯接受同修會中善知識攝受的緣故，將來如同淨目天子法才一般「退入凡夫不善惡中」，求升反墮。最後，建議佛弟子們（包括慧廣、觀淨法師等人），應拋棄「離念靈知心為常住真心」的邪知邪見，才能遠離常見外道行列；並且還應公

開揚棄印順的六識論邪見，聲明接受八識論正見，爲文讚歎三乘諸經中的八識論正法，將以前曾被慧廣自己誤導的眾生救護回來，滅除以前誤導眾生的大惡業，發起護持正法的大功德；然後努力於無相念佛法門中增上動中定力，徹底信受並研讀平實導師種種著作，快速提升自己悟道所需的知見，再加上正確的護法而得的大福德，今世才有機會斷我見以及明心；至於眼見佛性，尙無其分，福德仍欠缺太多故。若不如此，仍然一心追求靈知心的離念，那就永遠不斷我見，於聲聞解脫道永無實證的緣分；若論禪宗開悟，則只是永遠在鬼窟裡做活計，都是冷水泡石頭的常見外道境界，窮盡三大阿僧祇劫的生死以後，依舊無法明心與眼見佛性。正光在此也奉勸那些不想經過一番努力付出，只想不勞而獲探知明心與見性答案的人，千萬別刺探密意，因爲探聽來的仍然是別人的東西，無法增長自己的智慧。應該努力護持正法累積功德，具足功德以後再親身參究，才會有體驗，智慧才能生起，才不會障礙自己大乘法的修證，才不會障礙自己成就佛菩提道的證悟。（全書至此圓滿）



(連載九)

第五節 應成派中觀認取識蘊爲本住法之我

宗本於聲聞部派佛教之聲聞凡夫，外現大乘菩薩身相而將小乘解脫道及大乘佛法一路演變下來，對於如何是蘊處界的內涵？如何是蘊處界之我與無我？如何是解脫之真實義？一代比一代更加誤會，演變得越久越廣泛，真實修證者就隨之越來越少。在龍樹菩薩與提婆師資時代，已經充斥著聲聞部派僧人對大乘法義各執異見的情況：或以意識層面而妄想於蘊處界中尋求實有不壞法，或外於佛說出生名色的如來藏而妄想另有名色之生因；更有諸多外道立下諸多「實我」與「實法」之主張而否定佛法。聲聞部派佛教繼續演變到了佛護與清辨之時代，更有純以二乘之蘊處界「緣起性空」之法認定爲龍樹菩薩《中論》所說之法義，並以六識論之狹隘謬論而妄行月旦唯識正義

一八識論一的廣大深妙宗旨；不論是自續派或應成派之中觀見，其實都是緣於聲聞部派佛教中的聲聞凡夫僧邪見，所演變發展出來的產物；其最主要之問題都是緣於不能如實解了蘊處界法之內涵，不能進而斷除緣於五取蘊之薩迦耶見（我見），因此以諸多見取見而不斷興起諍論，對八識論的大乘法中實證賢聖作出種種鬥諍的行爲。本節中的法義辨正，則以論述應成派中觀見的六識論內容爲主，暫不論述自續派中觀見。於《成唯識論》中玄奘菩薩這麼說：

頌曰：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彼依識所變……愚夫所計實我實法都無所有，但隨妄情而施設故，說之爲假。內識所變似我似法，雖有而非實我法性，然似彼現故說爲假……諸所執我（數論、勝論等外道所執），略有三種：一者、執我體常、周遍，量同虛空，隨處造業受苦樂故。二者、執我其體雖常，而量不定，隨身大小有卷舒故。三者、執我體常至細，如一極微，潛轉身中，作事業故。……又所執我（小乘所執），復有三種：一者、即蘊，二者、離蘊，三者、與蘊非即非離……故彼所執實我不成……是故我執皆緣無常五取蘊相，妄執爲我。（註¹）

外道與小乘聲聞部派佛教之學人，以恐怖墮於斷滅故，妄想有一實我爲作業，此乃彼等非如阿羅漢深信佛語，而知有一本識爲能生者一能出生名色一是涅槃之本際，故能斷我見及我執；聲聞凡夫之部派佛教學人，不能如阿羅漢深信佛語，對

註¹ 《成唯識論》卷 1，大正藏第 31 冊，第 1 頁上至第 2 頁上。

於四阿含中所說有本識入胎、住胎而生名色之聖教，未能信受，恐懼墮於斷滅境界中，是故妄自施設識陰為「實我」常住不壞，以致未能斷除我見，實質上仍然是安住於五取蘊之法相而取著所得者。然而，有情緣於五取蘊法相所取之我，乃是由於意識等覺知心依於五根受取五塵，而有能領受之法相及受用所領受五塵相所產生。五取蘊之色蘊一色法及識、受、想、行蘊一心法，都是由本識—如來藏—阿賴耶識（異熟識）藉眾緣所親生而幻有，因此五取蘊之色、心二法皆是因緣所生法——由如來藏親生，卻剎那生滅不住，無有實體，故五取蘊之色、心二法中無有實我與實法。常見外道及一般有情所說之我能見、我所見乃至我能知及我所知之「我」，定是緣於五取蘊法相妄執而取而說，故是假說非實。能變生色、心二法之本識如來藏，雖是有情各各唯「我」獨尊，而本識自身一向無我、無我所，雖有真實法體具足種種清淨自性，而非蘊處界我法，都無蘊處界我性；玄奘菩薩說本識自身之現行，以及本識所變幻而生之眼識乃至意識，雖似有我、似有法，雖能為有情所受用，然非實我法性，故此「我」亦是假說為我，非實有我。不知此似有我、似有法而執取為有真實我、真實法者，即是人我執與法我執之相貌；由於無明所罩，於非真實我與非真實法中卻欲尋求真實常住法，故有諸多外道所執與聲聞部派佛教中的小乘凡夫所妄執之實我說出現。緣於無我之本識所生諸法假說為「我」，並非凡夫與不知不證本識之二乘愚者所能知，更不是否定如來藏阿賴耶識之應成派中觀師佛護、月稱、寂天、阿底峽、宗喀巴、印順等六識論傳承者所能知，更何況應成派中觀諸傳承者

又皆墮於緣五蘊而生之我見中，故彼等主張與立論都不能成立，皆屬依於我見而執取之見取見所攝。

一、應成派中觀以能取境界之法性爲本住法我

如今應成派中觀主張意識常住不滅，故於不許五取蘊爲我見的所緣之外，又另立一法作爲我見之所緣，其所謂「我」之相貌是這樣的：

如是計執所破究竟之邪分別，即十二支之初支，俱生無明。分別所破，亦以彼爲根本，唯是增益。故**根識等無分別識，一切行相，終非正理之所能破**。故正理所破之心，唯屬分別意識。後以二種我執或於我執所計之境，增益差別諸分別心，非謂一切分別。由彼無明如何增益自性之理者，總此論師之論中，雖於諸世俗義，亦云自性或自體等，設立多名；然此中者，謂於諸法或補特伽羅，隨一之境非由自心增上安立執，彼諸法各從自體有本住性，即是其相，如彼取境之諸法本體，或名曰我，或名自性，是就假觀察而明。(註²)

宗喀巴於《菩提道次第廣論》中說：「計著於所應破最究竟之我執境之邪分別，就是十二有支之首，就是俱生無明。分別無明所破者，也是以此俱生無明爲根本，唯是於邪分別再作增益分別。因此六根與六識等一念不生時成爲無分別識，其一切分別六塵之行相，終非破除邪分別之無自性正理所能破。所以破除邪分別之無自性正理所破之心，唯屬分別意識

註²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 20，462 頁。

之層面。分別意識所應破者，是其人我執及法我執或者我執所計著之境，而增益實有自性差別之分別心，不是一切分別都應破除。分別意識於我執所計境之無明如何增益自性差別的道理，總月稱論師之論中所說，雖然於諸世俗義，也說自性或者自體，設立多種名稱；然而這裡所說，是指於諸法或諸有情，隨於諸法或者有情五陰之法相，不是由意識心自心增益增上安立而執，而是諸法或者有情五陰各自從其自體中都有其本住性（非有生有滅之性），這就是諸法與有情五陰本住而不生滅的法相；猶如眼等根識及意等根識能取境界等即是諸法本體，此等能取境界之諸法及有情五陰等本住法性，或者稱為『我』，或者稱為『自性』，是就世俗假法觀察而可明瞭的。」

換句話說，應成派中觀是以能取境界之眼識乃至意識立為諸法之本體，並且是將六根與六識處於一念不生時即名為無分別識；在覺知心識陰六識於所取諸法或有情之法相中，不增益、不執有差別自性而安立諸多自性之差別，再以諸法無自性故去除差別自性之分別，卻仍然保持識蘊六識的存在而一念不生作為不分別識；是以識蘊六識為常住之主體而不起分別，認為如此即是究竟破除我執之邪分別。如是認取眼等六識能取境之法性為諸法常住本體，並以之稱為「我」或稱為自性，稱此「我」是就識蘊假法觀察而明瞭，認定六根六識於一念不生、不起語言妄想分別時即是不生滅心，即不屬於我見所說的假我；因此而無視於識蘊乃根、塵、觸三法為緣所生之佛陀聖教，無視於現實生活中離根、離塵即不能出生識蘊六識的現實常

識，妄執這樣的「我」是不仗他法爲緣而能自行存在的，妄想這樣有生的「我」不會隨於五蘊無常生滅而斷，故意識得能持種而與業果相連繫。

應成派中觀師全部墮於常見中，同執識蘊所攝的意識爲常住不壞法，依此假立施設而建立意識爲執持業種者；然而佛說一切粗細意識皆是意根、法塵相觸爲緣所出生者，明說意識是有生有滅之法，是無常之法；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師爲了迴避五取蘊無常生滅之過失，因此曲解聖教而將聖教所說我見之內涵加以篡改，變更爲：我見是緣於五蘊外所施設之某法而有，若不緣於五蘊外之某法執以爲實，即是斷我見，繼續認定五取蘊是常住不壞的自我，同於常見外道。如是變更我見之內涵以後，不許賢聖及佛陀聖教所說「我見緣於五取蘊而有」，乃至極力加以抵制及毀謗；皆因恐怖五蘊「我」（特別是恐怖意識我）終將斷滅而導致其五陰境界的雙身法樂空雙運失去合法性，是故曲解聖教中我見的內涵而別立自己新定義的我見內涵，正是標準的我見執取者。由於我見不斷故，三縛結具足存在，故由見取見所驅動而廣破一切賢聖所說正法，號稱「**一切法無執**」，並以此廣破他宗，其實暗地裡則是建立自宗「**以意識爲萬法的所歸**」，正墮於佛說的我見之中，是標準的凡夫惡見。

彼等不知五取蘊之我純是假說，不知輪迴之因、十二有支之無明，乃是執取五取蘊爲我與我所；此等緣於五取蘊而有之「我」本是生滅法，是虛妄倒計者所執，無有實我與實法。如今應成派中觀師佛護、月稱、寂天、阿底峽、宗喀巴、達賴、印順等人，反將五取蘊法中攝屬識蘊而能取法相之意

識心，視爲不可摧破且自在之法我；例如彼等稱說眼等根識爲無分別識，誤以爲其能取境之自性爲本住性、不壞性。然而眼等六識必須依止於六根觸六塵才得以生起，必須緣於六塵才能有取境之法相；而眼等六識現前之功能任務就是分別色等五塵及諸法塵，世尊與諸地菩薩皆稱眼等六識爲了境識，即是分別境界之識，未曾宣說眼等根識爲無分別識；既有分別性之識，又是根、塵、觸等三法爲緣而生之識，當知六識皆是有生有滅之法，不可說是常住不壞之識，故應成派中觀師不應說之爲真我、不壞我。

應成派中觀師爲成就自己所立之五陰「我、自性」具有本住不壞之法性，聲稱只要不去增益所取諸法有諸多自性之差別（即是所謂皆無自性之自性空，故無自性之差別），就是破除法執無明，就是破除最究竟之法執。但他們其實仍然落在意識或識陰之中，誤以爲意識心不依止六塵境界、不起名言時即是自在心、本住法；如此見解，連人我見都未曾斷除，何況能斷除法執？何以見得彼等如是主張？續讀下文自能揭曉：

如云：「此皆無自性，是故我非有」，四百論釋云：「若法自性自體自在，不仗他性。」此說彼諸異名；不仗他者，非謂不仗因緣，是說有境名言之識爲他，非由彼增上安立爲不仗他。言自在者，謂彼諸境各本安住不共體性，即彼亦名自性自體。此如計繩爲蛇，其蛇唯就妄執之心假計而立。若觀何爲彼蛇自性，則於境上蛇全非有，故彼差別無可觀察。如是諸法，亦唯於名言識，如所顯現觀察安立，若於境上觀察諸法本性如何，全無所有；不

如是執，謂非唯名言識增上安立執，彼諸法各由自體有可量見本安住性。如四百論釋云：「唯有分別方可名有，若無分別則皆非有。此等無疑如於盤繩假計爲蛇，定非由其自性所成。」此說自性所成之相。故若非由內心增上安立，於其境上就自性門有所成就，說彼爲我或名自性。若於差別事補特伽羅境上無此，名補特伽羅無我。若於眼等法上無者，名法無我。(註³)

宗喀巴這麼說：「就像說『此皆無自性，是故我非有』，(月稱之)四百論釋中說：『若法有自性、自體、自在，不仗他性而有。』這就是在說那六根六識(我)之種種異名；而所謂不仗於他的意思，不是不依仗因、緣，而是說住於語文名言境界相中之意識即是他，不住於語文名言境界相之意識即是自，(法自性自體)不是由此語文名言境界中之意識來增上安立，這就是不依仗於他的意思。所說自在的意思，是說彼等能取境界之六識心，都是本來各自安住於不共他識的能取不同境界的體性中，這種本來就各自安住於不同於他識的自性，又稱爲自性、自體。這就像誤計暗夜中的繩子爲蛇，被誤認的那條蛇只是妄執之心中虛假誤計而建立的。倘若觀察什麼是那條蛇之自性，則於事實境界上根本全無那條蛇可說，所以在依繩假立的蛇身上面的種種差別自性都無可觀察。一切法就像這樣，也僅是依住於語文名言中的六識，如其所顯現於語文名言境界中的虛妄狀況而假名安立；若是在名言境界上來觀察諸法的本性，而說諸法的本性如何，其實

註³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 20，463 頁。

如此觀察所得的自性都是全部虛假而無真實自性的(只有離開語文名言、境界的六識心，才有真實常住不壞的自性)；假使不是像這樣虛妄執著，也就是說不是僅僅在名言中的六識自性上面加以增上安立而執著，那麼不住於名言境界中的六識等法，就各都可以由其自體中，同樣有現量上可以證明出來的各自本來獨自存在的安住性。譬如(月稱的)四百論釋中所說：『唯有生起分別性時方可說是屬於三界有之無常法，若是不生起分別性時則境界中的一切法皆成爲非有。此等道理無疑是說明：如同於暗夜盤繞之繩上假計爲蛇，那條蛇必定不是由蛇之自性所成。』這就是在解說自性所成就之法相(蛇之自性不是由繩之自性所成，乃是分別所成)。因此，如果不是由內心虛妄的增上安立(虛妄建立語文名言中的六識心各有本住不壞之自性)，於眼等六識針對各自能在語言文字存在的境界中能攝取境界之自性有所建立，就以名言中的六識自性說爲『真我』或稱爲『真實自性』；倘若於種種不同狀況下，對有妄念的六識心並不加以增上而建立爲本住不壞的心，就是證得人無我。若於眼等六識所取境界諸法不虛妄建立爲實有者，就稱爲親證法無我。」

這就是說，六識論的應成派中觀師認爲：若將處於與語言文字妄想相應時的意識等六識心妄計爲實有，即是人我執；若將處於語言妄念時的意識等六識心的取境自性妄計爲實有，即是法我執；若不將與諸多語言文字妄想相應時的意識等六識心妄計爲實有，改將捨離語言妄念時的意識等六識認定爲實有，即是已經沒有人我執。若不將於語言妄念中的意識等六識心的

取境自性認為實有不壞的自性，改將離念的意識等六識的取境自性認定為本來常住不壞的法性，即是已去除法我執的聖者。

換言之，彼等主張：倘若不於有念之六識心（不於繩上妄計安立之蛇）妄計為實有，則有念之五取蘊中（繩上假立之蛇）之種種差別自性都不可得；也就是說，於有念時的五取蘊自性分別有種種差別，則是有我之法，不是親證人無我；有念時的眼識、耳識……等分別青黃赤白、大小聲……等五塵，有念時的意識了知所分別之法塵內容，即是有我之法，不是證得人無我；若離語言妄想時即是不分別，即是遠離虛妄諸法的分別，這時已離念的六識都無差別自性可作分別（註⁴），則一切法皆非有我，即是證得法無我。而所謂的「此皆無自性，是故我非有」，就是說有念時的眼等六根六識（特別是指意識）之分別，皆無自性，因為是虛妄法，故說有念靈知心（假蛇）並無自性，是故此有念靈知等六識我非真實有；對此境界有所了知，即是證得人無我（假蛇無自性）。倘若不起語言妄想時，成為離念靈知境界的六識，即是真實自性（繩有自性）；若對有念靈知所分別之種種法，計著真實有差別自性（蛇之自性），即是法執。凡是有念時一切能取境界之法，都如同繩上假立之蛇的差別自性，即是彼等所聲稱之無自性；彼等妄想著既然無有相對於無分別（離念靈知心——繩）而有之差別（有念靈知心——蛇）自性，則必然無因差別自性而施設之我（有念靈知心——蛇）。

應成派中觀師如是說法，其實都是戲論，只是在意識的

註⁴ 作者案：應成派中觀師認為，若無語言妄想時，縱使了了而知，仍是不分別。其實，了了而知時已是分別完成了。

有念及無念上，來建立繩之真與蛇之假，來詮釋人無我與法無我，大異佛說；本質上乃依止於所妄想之無自性本住法性，因而聲稱離念時的眼等根識及意識之取境界法性為無分別，但仍不能排除佛所闡釋眼等六識是依仗因、緣而有的聖教與現量，猶聲稱此離念之時能取境界之六識法性並非由內心增上安立而有，故執取此等取境界法性為不可摧破之本住法性。很顯然的，應成派中觀妄想施設之人無我與法無我，只是在**有念與離念**的識陰六識自性區分上著眼；將**離念時**的六識建立為人無我的實證，將**離念時**的六識自性建立為法無我的實證，認定**離念時的識陰及其自性**是常住不壞法；藉此建立即可成立雙身法中的樂空雙運、樂空不二的理論，使應成派中觀師取自印度教外道的雙身法行淫享樂境界，可以正式成為佛法中的人無我與法無我的實證境界。事實上，這種建立是完全違背聲聞、緣覺所證的解脫道，也完全違背大乘菩薩所證不可思議解脫及法無我的實證。

由上面的舉證，證實應成派中觀師總共施設了四法：人無我、法無我、真實我、真實法。人無我是觀察**有念時**的識陰六識是假名之法，如同繩上假立之蛇；法無我是觀察**有念時**的識陰六識自性諸法是假名之法，如同繩上所假立蛇之種種法自性；進而證得靜坐中的**離念境界時**，即是證得真我，認為即是證得顯教佛的法無我無分別境界，成為「顯教佛」；若經由密灌而與異性合修雙身法，進入樂空雙運時的**離念境界**中，即是證得「報身佛」的境界，即是密教佛的境界；若進而現觀**樂空雙運**中的六識相應一切法而無所不知、了了常知時，即認定是

究竟諸法的「法身佛」至高無上境界。六識論的應成派中觀師便是如斯而將自身所建立的離念靈知真實「我」法，認為是自在且有自性之法。然而證悟者皆知，此種取境界之自性，不論是有念抑或離念之時，卻都是需要眼等六識依仗六根觸六塵之緣，以及如來藏執持六識、六塵種子之因，才能出生，故六識都是有所依亦有所緣的法，不是自在法。換言之，有念或離念時的六識雖各有所依、各有所緣而各有其差別自性，但同樣都必須以如來藏心體及如來藏所持六識種子作為因緣，也同樣都必須依如來藏所生的根與塵作為疏所緣緣，才能生起及繼續存在，才能處於有念或離念境界中生起作用，故都是無常生滅、不寂靜、不自在之法。若究其實，眼等六識之取境界法性即是五取蘊中識蘊見聞覺知之能取與所取性，不論是有念時抑或離念時，都不能外於此因、緣而存在；從聖教或理證，乃至從世間有智之人的觀察及醫學常識上觀察之，都是如此。然而，六識論的應成派中觀師舉繩蛇為例而說，自己卻也不免「將繩計蛇、於假蛇計有自性」之譏；因為他們自己也是於根塵識和合相中，將不真實之見聞覺知自性計著為常住、本住我自性，此等計著就是緣於五取蘊而生我見之行相，不論有念抑或離念時的識陰六識靈知之性都是如此，都是聲聞初果人斷我見時所斷的五取蘊我；彼等不能了知故，先予以推翻——不許我見之所緣為五取蘊，又自創五取蘊中離念之識蘊能取境界的法相，作為有真實自性之本住我；再自創五取蘊中有念之識蘊，作為佛法所說我見之所緣；更將有念時能取境界的六識差別自性法相作為法執境，說為法我執之所緣，實乃將繩自繫於頸，再將

繩頭繫於露柱，而說如是可以圍繞著露柱自由活動的現象即是解脫境界，正是繫柱而繞圈子，不斷增長纏結之愚癡人。

無著菩薩於《大乘阿毘達磨集論》中說：

於五取蘊有二十句薩迦耶見，謂「計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如是，「計受、想、行、識是我，我有識等，識等屬我，我在識等中。」……薩迦耶見當言於事了不了耶？當言於事不得決了，如於繩上妄起蛇解。(註⁵)

彌勒菩薩嫡傳弟子無著菩薩，於《集論》中明明是說：薩迦耶見之所緣就是五取蘊，正是因為對於五取蘊之不實法相不能如實了知而有此無明，好像暗夜中見到似蛇之繩索一樣錯計，如同於暗夜中誤將繩索妄計為蛇一般，而於五取蘊妄計為實我與我所，這就是薩迦耶見之法相。這已明示薩迦耶見之所緣正是五取蘊，而應成派中觀師佛護、月稱、宗喀巴、寂天、阿底峽、印順等傳承者，已經於繩上妄計而作蛇解，又於蛇解中妄計為龍；將繩上所顯似蛇法中受想行識虛妄不實之差別自性，虛妄計著受想行識等無自性之法性為常住不壞之本住法性，自稱此等自性雖依仗因緣而有，然而各各於其自體有本住之自性，並非由意識增上安立而有，如是將假蛇妄計為龍。就這樣將受想行識之自性當作常住不壞之本來自在自性，將生滅不住之受想行識自性妄自區分為有念與離念二種，離念的受想行識就成為其所謂本住法性之「我、自性」，有念的受想行識就是其所主

註⁵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1，大正藏第 31 冊，第 664 頁中。

張薩迦耶見之所緣；實質上仍不離緣於五取蘊而生之我見，只因彼等不能了知我見之內容故不能斷除我見，為遣除「入無餘涅槃後無人證涅槃」之斷滅恐懼，亦因恐懼其所貪著的男女合修雙身法享樂行門成為五取蘊所攝的應斷除法，因此而不許世尊所教導「緣於五取蘊之我見應斷除」之正說。

二、依仗因緣而有者即非本住法

取境界之法性既然是依仗因緣而有之法，又有何等本質可以成為常住不壞之本住法性？因緣所生法即是所作法，就如同宗喀巴自己所說：所作定是無常，無常定是所作。眼識乃至意識皆是根塵觸三和合之所生法，皆屬於如來藏之所作法；縱然意識能夠不於繩上妄解為蛇，縱然意識能正解繩即是繩而非蛇，但仍不能改變意識及眼等根識是因緣所生法之所作法本質，不能改變意識等法是無常、生滅之本質；非唯生活及醫學等現量上皆可證實意識等根識諸法都是無常、生滅，不是常住法之法性，世尊於阿含、般若、方廣諸經聖教中亦皆如此宣說。而本住法必定是常住法，不可毀壞，法爾本在而非因緣所作法故；既不因有無正見、薩迦耶見而有差異，亦不因眾生對於薩迦耶見的認知正確與否而有所改變。佛護、宗喀巴……等應成派中觀師，企圖建立意識為常住法、本住法，使其識陰境界中的雙身法樂空雙運理論合理化，故將我見的內容加以改換，不許五蘊為薩迦耶見（身見、我見）所緣的內容；如是改變替換了身見所緣之內容以後，意識或識陰常住的說法便合理化了；由於意識、識陰常住的歪理已經合理化的緣故，雙身法樂空雙運的意識境界強說為本住法的歪理便可以成立了！故藏傳

佛教各大派都不許五蘊是薩迦耶見的所緣，共許五蘊中的識蘊——特別是意識——常住不壞，原因都是爲了使雙身法意識境界說爲本住法的歪理得以合理化。然而，意識永遠都是生滅法，不是本住法，如世尊於經中說：

云何本住法？謂法本性如金等在礦，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位，法界法性皆悉常住。(註⁶)

也就是說，法之本性要猶如礦中之金，不需任何陶鍊因緣，其金體、金性本來就在，這樣的法才是本住法。換句話說，識蘊所攝之眼等六識，若是不需仗因托緣而能自己獨自存在，方可說是本住法、常住法；然而聖教及理證上都已證明，識蘊等六識心，不僅需依托因、緣而生，出生以後其分別之法性亦隨著因、緣之不具，而使能分別之識性不再現前，了知之性即不復存在；故說識陰六識之識體及識性都不能常住，都是因、緣所生法，非本住法。而此六識無有本來清淨之自性，必須經過對治陶鍊修斷煩惱方得清淨，故非本來清淨之本住法，本住法則是本來清淨而非經由修治然後清淨，唯是本識如來藏一心。能生五蘊名色之本識才是本住法，本識——如來藏——阿賴耶識（異熟識）不依仗任何因緣，而有其自體與自性，法爾如是本來自在，故本識心體才是本住法，故本識所擁有的本來具足非因緣所作之清淨法性才是本住法性。然而本識卻是出生意識等根識之識，不是我見之所緣——不是斷我見者所應斷法；我見之所緣是本識所生之五取蘊，而意識等根識及其

註⁶ 《大乘入楞伽經》卷 4，大正藏第 16 冊，第 608 頁中。

自性則是五取蘊所攝。聖教量不可任意非毀，生活上及現代醫學上的現量亦不可能推翻，然應成派中觀傳承者非唯不依現量，亦不遵循聖教量，隨意改變聖教量意涵而自意施設我見之內容，不許五取蘊爲我見之所緣，又另立識蘊之自性爲本住法、爲有自性之我，作爲我見之所緣（本住法、有真實自性之真我，絕對不是我見之所緣）；彼等之施設俱違聖教量與理證現量故，實非正理。綜觀佛護以來的所有應成派中觀師，乃是依戒禁取見隨意移轉替換聖教內容，隨後即以見取見而鬥諍他宗他派正法，所作實爲非法。

宗喀巴主張：眼識等根識之分別行相，縱然破除計繩爲蛇之邪分別以後亦不得破除之；同樣的，破除意識之計繩爲蛇之邪分別以後之分別行相，亦不得破除之，總此六識之分別自性爲本住法性，稱其爲「我」或者「自性」，妄稱爲本住法、常住法。如是佛護、月稱、寂天、阿底峽、宗喀巴等人自稱具有自性之我、本住之我，應予以檢驗，將其淆訛之處檢點出來，以正視聽。月稱說：

於諸蘊中無有我，我中亦非有諸蘊，若有異性乃有此，無異故此唯分別。我非有色由我無，是故全無具有義，異如有牛一有色，我色俱無一異性。我非有色色非我，色中無我我無色，當知四相通諸蘊，是爲二十種我見。（註⁷）

茲以月稱所說，檢查應成派中觀所另立之「我、自性」，是否

註⁷ 法尊法師譯，《入中論善顯密意疏》第1版2刷，方廣文化（台北），1998年6月，附錄〈入中論頌〉第40頁。

爲世尊所宣說愚癡凡夫於五取蘊見我、異我、相在之五蘊所攝「我」？又是否爲與五蘊非一非異？是否爲大乘菩薩緣於五取蘊所見非我、不異我、不相在之本識我？

月稱說：「於諸蘊中無有真我（月稱認爲意識是常住的真我），真我（意識）中亦非有諸蘊，倘若諸蘊與真我（意識）各有其可成就相依之自性，才有所謂蘊中有我、我中有蘊互依之差別，諸蘊與我（意識）不是各有成就相異之自性故，而唯有於繩作蛇解之分別。真我（意識）無色而說真我（意識）是無，由此緣故說真我（意識）全無五蘊所攝之虛妄性，而具有本住、常住之真義；這與所有的牛都一樣是有色而真我（意識）全然無色，與牛有色而說的一異性是相異的。真我（意識）無色而色蘊不是真我（意識），色蘊中沒有真我（意識），真我（意識）中沒有色蘊；應當知道四相（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通於五蘊的每一蘊，這就是二十種的我見所緣。」

很顯然的，月稱企圖扭曲無著菩薩於《大乘阿毘達磨集論》中說「於五取蘊有二十句薩迦耶見」的內涵，欲撇清其另立常住「我（意識）、自性（意識自性）」無有緣於五取蘊見我、異我、相在之一異性；然而其所謂之「真我、自性」本質上乃是緣於五取蘊而有，仍是識蘊所攝的意識，所以特地主張說：意識真我無色故非五蘊所攝，將意識我排除於五蘊之外，避免成爲因、緣所生的生滅法；又恐怕墮於離蘊之過失中，故說「我、自性」與諸蘊無異，唯有顛倒分別才有於繩計蛇之蛇自性諸多分別，說這樣才是我見之所緣。這樣取識蘊眼等六識之見聞覺知「我、自性」，妄說爲真我、本住我、常住我，已經

是即蘊而得者，乃至緣於五取蘊或總或別而得者，皆不外於五蘊法，當然不能說與諸蘊有異性，怎可強說其「我、自性」與諸蘊無「一異性」？故六識論的應成派中觀所立之識陰或意識我，乃是世尊所說凡夫眾生於五蘊見我、異我、相在之五蘊我，其妄想建立之見聞覺知我性爲本住法，即不得成就，不離我見之範圍。

假設月稱所說之「我（意識）」與諸蘊確實無一性亦無異性，那麼應該就是世尊所說與五蘊非我、不異我、不相在而與五蘊非一非異之本識我如來藏；因爲應成派中觀以此「我（意識）」爲業之所依故，此「我（意識）」當然應該是世尊所宣說之本識如來藏，因爲世尊說能持業種的心是本識如來藏，不曾說過意識可以受持業種。然而月稱說，其「我（意識）」非有色，色非我，色中無我（意識），我（意識）中無色，卻無法與彼等所推崇爲最究竟之般若經所匯歸之精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之經文相符合。《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說五蘊全都無常故空之時，同時也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註⁸）說的是色蘊非真我，而又即是空性真我；也說受想行識非真我，同時即是空性真我，難道世尊所說之真我心是墮於二十種我見中？是五蘊中法？事實上，世尊於《心經》所說之心乃是本識一如來藏—阿賴耶識（異熟識），並非五蘊所含攝之識蘊中的眼識乃至意識，更不是二十種我見所緣之我，而是出生五蘊之第八識—如來藏—本識。二十種我見之所緣，如前所舉世尊於阿含聖教中所說，亦如前舉無著菩薩於《大乘阿毘達磨

註⁸ CBETA, T08, no. 251, p. 848, c9-10

集論》中說，凡夫皆是緣於五取蘊而顛倒分別爲我與我所。

月稱主張其「假我（色蘊等）」才是二十種我見所緣之我，又主張「真我」（意識）能夠成爲業之所依，然而其「真我」（意識）非有色，亦非出生色蘊者，則其所計「真我」應無有蘊，如是「我」非身所相應故；既然非身所相應，亦應非苦樂等受所相應，也應非種種有想、無想、諸想、善思、不善思、無記思所相應，即應於六塵境界中都無受、想、行及認知（識）之功能，怎能成爲月稱所修之雙身法境界中領受四喜淫樂境界的意識？這樣的「我」應無所依、無受、無想亦無分別，也應該本來無有任何染污，亦不需經由任何功用加行即已解脫；此無受、無想、無任何法性之「我」既與諸蘊皆不相應，如何能成爲凡夫我見之所緣？如何能夠持諸業種？如何能夠成就一切善惡業報？故月稱、宗喀巴欲將其所主張緣於非有色而有分別之「我（意識）」安立爲假我，作爲二十種我見之所緣，再將非有色而無分別（事實上仍然是有分別）之「我（意識）」排除於我見所緣之外，理卻不得成立，事不得成故，同屬因緣所生法故，同屬生滅法故。而月稱自認爲本住不壞之「我（意識）」，實質上仍須依五陰根塵及諸識之見聞覺知自性方能運作，而且有受、有想、有分別、有染污，貪著於雙身法行淫享樂的離念境界，或貪著於靜坐中的離念識陰境界，故不得解脫；分明墮於識陰及識陰自性中，而竟強言其所主張之「我（意識）」之自性全無諸蘊之自性，實無可信之處。故月稱、宗喀巴、印順主張之本住法「我、自性、細意識」亦成就不了世尊所說非我、不異我、不相在之本住法中道觀。

落入識陰中的應成派中觀，欲於依仗因緣而生滅有爲之蘊處界法中，取彼意識而安立爲常住之本住我法，理皆不得成；於主張識陰意識常住不壞的前提下，不斷我見，而意識亦已於正教量及現量上被證實爲生滅法，不是自在常住的實我，卻又不許有本識—如來藏—阿賴耶識（異熟識）本住法，則因果業報及修行成佛的正理悉皆不能成立，試問：彼等牽強附會、隨意轉計，導致不離斷、常二邊，處處過失，如是都非正理之邪說，處處違背世尊聖教而又非毀佛法，如是事實所顯示之應成派中觀月稱、宗喀巴、印順等所主張者，爲是佛法？爲非佛法？如果彼等之主張真是佛法，那麼世尊所說「五蘊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及《心經》所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即成爲邪說。墮入識陰中的六識論應成派中觀所說，所有正信佛弟子應許或應不許？倘若彼等之主張非屬佛法，即是外道見，則應令彼回歸其喇嘛教之名義，不應繼續假藉佛教之名義而妄託爲世尊所說法；亦不應竊取佛法之名相，吸取佛教之資源壯大其喇嘛教之邪見勢力而戕害佛教正法，誤導佛教界墮於斷見與常見中，此乃一切有智慧之佛弟子所應警覺之處。（待續）

邪箭噬語

— 破斥藏密外道多識喇嘛
《破魔金剛箭雨論》之邪說
(連載七)



— 陸正元老師 —

第五目 移花接木、惡意栽贓、張冠李戴

我們再來看看**多識喇嘛**所用的另一種手法：自行編造一些平實導師不曾說過的話，卻栽贓說是平實導師所說，以此誤導眾生。

一、**多識**說：【前面說「密宗妄以為如來藏有覺知」（《狂密與真密》251 頁）、「如來藏離見聞覺知，散見三乘諸佛經中，佛反復開示此理」（見《狂密與真密》255 頁）；（看來蕭平是¹所說的「如來藏心」無覺知，性同石頭、泥巴）後面又說：「斷除煩惱障之後，唯餘第八識以見聞『覺知』而獨存。」（見《狂密與真密》270 頁）「如來藏是第八阿賴耶識。」（見《狂密與真密》251 頁）

前面說「如來藏有覺知是密宗的妄見，佛說如來藏離見

¹ 案：**多識喇嘛**錯植，應為「實」之誤。

聞覺知」；後面又說「斷除煩惱障後，第八識以見聞覺知而獨存」，而「第八識就是如來藏」。前面否定如來藏「有覺知」，後面又肯定如來藏「有見聞覺知」。

既然說，如來藏離見聞覺知是佛說，怎麼會斷除煩惱障後，第八識如來藏以「見聞覺知而獨存」呢？既然斷除煩惱障後，第八識如來藏有「見聞覺知」，又怎麼能說，如來藏有覺知是密宗的「妄說」呢？難道說：密宗說如來藏心有覺知是妄說，而蕭道士說斷除煩惱障後，第八識（如來藏）能以見聞覺知而獨存之說是正說？是不是密宗說對的，也是錯的；蕭平實說的錯的，也是對的呢？難道對錯沒有客觀標準？如果蕭平實不是得了健忘症，怎麼會「自己拉屎自己吃」？²自相矛盾到如此地步？】（《破論》p.080~081）

略評：平實導師真是如是說嗎？茲節錄原文如下：【復次，大涅槃及無餘涅槃，皆依第八識而立名：斷除煩惱障之現行，捨壽後不復受生，唯餘第八識離見聞覺知而獨存，說名無餘涅槃；斷盡煩惱障之習氣種子隨眠，及斷盡所知障之一切無明隨眠，具此二法之第八識，說為大涅槃。】³平實導師所說，明明是「斷除煩惱障之現行，捨壽後不復受生，唯餘第八識『離見聞覺知』而獨存，說名無餘涅槃」，從來不曾有一處說過「斷除煩惱障之後，唯餘第八識『以見聞覺

² 編案：「大香名屎，小香名尿」，可見喇嘛們對他們暱稱為「大香、小香」真是朝思暮想，對這些屎尿之物還真是念念不捨，時刻不能忘懷，連文字作品罵人都塗得到處是。

³ 平實導師《狂密與真密》第一輯，初版六刷，正智出版社，p.270。

知』而獨存」，**多識喇嘛**在印行流通的《破論》中就敢公然以偷天換日、移花接木、顛倒黑白的惡劣手法來欺瞞眾生，而這位號稱講求學術嚴謹的學者——**多識喇嘛**，還大言不慚地說「難道對錯沒有客觀標準？」想要用這樣的話來籠罩眾生，想要展現出來他自己乃是依據客觀的標準來論法論事；但是今天舉證出來，原來**多識喇嘛**的「客觀標準」乃是竄改別人文字的內容，如此「移花接木、惡意栽贓」的手法也太不入流吧！因為事實擺在眼前：明明平實導師《狂密與真密》中的乃是「離見聞覺知」，**多識喇嘛**卻惡意更改為「以見聞覺知」，這是何等顛倒，流通的書籍乃是鐵證，「對錯的客觀標準」早已經展現出來了！如果**多識喇嘛**「不是得了健忘症」，那就是所謂「藏傳佛教」乃是喇嘛教淫亂的底細被揭穿以後，導致**多識喇嘛**「惱羞成怒」而昏了頭、看走眼；再不然就是**多識喇嘛**惡意造假，但這樣造假的作法也未免太粗糙。但是筆者回身想想，造假本是西藏密宗喇嘛教的一貫手法，從古到今這些假冒佛教人士的喇嘛們，頂著藏傳「佛教」的名聲來傳外道雙身法，如今**多識喇嘛**更用這種「移花接木」的手法來竄改《狂密與真密》的內容，然後再「惡意栽贓」平實導師為「自己拉屎自己吃」、「自相矛盾」，從這裡就可以看出藏傳佛教喇嘛一貫「造假證據」然後「惡意栽贓」的伎倆。

再者，**多識喇嘛**這樣「造假、栽贓」的作法，假設他有受菩薩戒的話，那就是犯下具足「根本、方便、成已」之十重戒的大妄語業及毀謗勝義菩薩僧之重罪，如是作為會是深

信因果的出家人嗎？那麼這些號稱藏傳「佛教」的出家人如**多識喇嘛**者，表面打著佛教出家人的清淨表相，然後說雙身法為金剛乘的「無上密」，難怪藏傳「佛教」最高領袖達賴喇嘛才會於書中說：【修習密教必須隱秘】⁴，而修習密教「必須隱、必須秘」之目的無它，就是要在背地裡暗修所謂的不可見人的密法——無上瑜伽，這樣的淫亂修法會有什麼好事嗎？這樣表裡不一的情形在藏傳佛教乃是比比皆是，已經是久學佛法者間公開的祕密，有智之人自可推知了。

對於第八識如來藏心乃「離見聞覺知」的法義，如《大方等大集經》卷 11：【世尊！一切諸法無作無變、無覺無觀，無覺觀者名為心性。】⁵所說，另外平實導師早在 1996 年就已出版的《正法眼藏——護法集》中亦舉證大量經典（詳第三章中所舉），讓大眾瞭解 佛陀所說如來藏心體性之內涵，說法亦是前後貫通一般，並無二致。於大乘經典中的開示，從來都是依不與六塵境界相應之第八識如來藏而說，絕非藏傳佛教祖師及達賴、**多識喇嘛**等人將生滅之意識心當作貫通三世之真實心，**多識喇嘛**卻說「看來蕭平是⁶所說的『如來藏心』無覺知，性同石頭、泥巴」，從這裡看來**多識喇嘛**所罵的不僅只是平實導師，而是將佛教中諸佛菩薩全都罵進去了，因為藏傳佛教向來就是以外道世俗法來取代佛法的。

⁴ 達賴喇嘛十四世著，黃啓霖 譯，《圓滿之愛》，80 年 9 月 1 日初版一刷，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頁 149。

⁵ CBETA, T13, no. 397, p. 71, a18-20

⁶ 案：多識喇嘛錯植，應為「實」之誤。

多識喇嘛在書中又不斷誣指 平實導師：「在他充滿仇恨和偏見的惡毒攻擊言論中，除了說『一切佛經如此說』之類的謊言，舉不出一條有出處的真實佛語和一條理論根據。」（《破論》p.207）。然而 平實導師所著目前八十多本著作中，處處舉示經文來證明，諸方正邪說法是否符合佛陀正教，只是有些現場演講因為口語化須淺顯易懂而舉證相對較少，但還是有舉出經典說明；由此**多識喇嘛**書中的論述，可以知道他其實只看過其中的一兩本，而且對 平實導師之著作根本不去如實瞭解，就亂作批評而造作毀謗惡業。此外，平實導師的所有著作中，從來不曾顯現出仇恨、偏見、惡毒攻擊的言論，也不曾有謊言；倒是**多識喇嘛**在誣責 平實導師的文字中，卻一再地出現仇恨、偏見、惡毒攻擊的言論，又處處謊言誣賴 平實導師；明眼者一讀即知，早就看出**多識喇嘛**的格調與屬性了。再者，因為眾生緣淺難遇真善知識，故正法不彰；加上 世尊福德無量無邊、餘蔭廣大，以致藏傳佛教外道邪說假借佛教之名，在此佛教肥沃國土上，如春風吹野草般，漫山遍野的佔據地盤、攫取佛教資源。佛弟子又缺乏簡擇智慧，坐令藏傳佛教邪說書籍、論著乃至偽造之經典充斥佛教界，時至今日藏傳佛教邪說舉之不盡；於《狂密與真密》書中所舉示密宗法義之錯謬處，計《大日經》40 餘處、《密宗道次第廣論》約 140 處，另有舉示其餘密教著作者近 600 處，**多識喇嘛**指責 平實導師不曾舉證，乃屬謊言。只因藏傳佛教邪說充斥舉之不盡，《狂密與真密》唯舉其顯而易知的謬論者，就已經讓該書多達 56 萬字，故舉示佛教經論者僅有好幾十處、尤其以 世尊當年預破藏傳

佛教邪法之流的《楞嚴經》爲主，何曾「舉不出一條有出處的真實佛語和一條理論根據」？如此事實具在的「客觀標準」，亦已顯示對錯，而多識喇嘛竟能在此睜眼說瞎話，真是低估廣大信眾的知識水平！反而是在《狂密與真密》第一章中所述，可知藏傳佛教學人在所謂的數十年顯教學程中，只能依其祖師之邪見而修學，從來都不懂世尊及諸大菩薩之經論中的佛法真實內涵。我們在此節錄平實導師於《宗通與說通》一書中所舉證之大乘經的一部分，讓大眾瞭解佛陀所說正法之內涵，期能不被藏傳佛教邪說所矇蔽：

例如《解深密經》佛云：「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爲我。」不意印順法師聞說如來藏阿賴耶已，便執阿賴耶爲外道神我，極力排斥，正墮佛所預斥我見之中。

亦如《大乘阿毘達磨》經中說：「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又云：「由攝藏諸法，一切種子識，故名阿賴耶，勝者我開示。」

三如《如來功德莊嚴經》說：「如來無垢識，是淨無漏界，解脫一切障，圓鏡智相應。」

四如《楞伽經》云：「凡夫無智慧，藏識如巨海，業相猶波浪，依彼譬類通。」又云：「心名採集業，意名廣採集，諸識識所識，現等境說五。」又云：「譬如海水變，種種波浪轉；七識亦如是，心俱和合生。謂彼藏識處，種種諸識轉。」又云：「甚深如來藏，而與七識俱；二種攝受生，智

者則遠離。」又云：「五法三自性，及與八種識，二種無有我，悉攝摩訶衍。」

五如《如來藏經》佛云：「我見眾生種種煩惱，長夜流轉，生死無量，如來妙藏在其身內儼然清淨如我無異。」

六如《大般涅槃經》佛云：「眾生『我』者不得如是從身而出，住在異處。」

七如《佛說不增不減經》佛云：「舍利弗！甚深義者即是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者即是眾生界，眾生界者即是如來藏，如來藏者即是法身。」

八如《密嚴經》云：「佛說如來藏，以爲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

九如《占察善惡業報經》云：「如來法身自性不空，有真實體，具足無量清淨功業，從無始世來自然圓滿，非修非作，乃至一切眾生身中亦皆具足。」

十如《薩遮尼乾子所說經》云：「王言：大師！如此法身，當依何法作如是觀？答言：大王！當依一切眾生煩惱身觀，當依……何以故？此身即是如來藏故。」如是極多大乘經中說阿賴耶識，非未曾說。

乃至密宗經典《楞嚴經》⁷云：「阿難！云何五陰本如來

⁷ 編案：此處所言「密宗經典」意指符合法界實相的真密經典，而非藏傳佛教祖師、喇嘛、活佛等，因誤解、曲解《楞嚴經》經義，而推崇之「藏

藏妙真如性？……云何六入（見性聞性乃至知覺性）本如來藏妙真如性？……云何十二處本如來藏妙真如性？……云何十八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則意與法及意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又云：「陀那微細識，習氣成暴流；真非真恐迷，我常不開演。……此阿毘達磨，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一再宣示十八界乃由如來藏假藉諸種因緣而生，與如來藏非一非異；非離如來藏而由因緣或自然生。

如是，「極多的大乘經中」，處處說有阿賴耶識，不勝枚舉，非如印老所說之「並未說到」。⁸

當 平實導師這些文字說明萬法都由如來藏中出生，實證如來藏者才是佛法中的真修實證者，但密宗所有上師們都無智慧實證而成爲未悟的凡夫；並且 平實導師舉出無數教證與理證，證明密宗根本不是佛法、佛教，導致密宗信徒開始對密宗產生懷疑；因此**多識喇嘛**等藏傳佛教上師、法王、活佛、仁波切等，因爲 平實導師《狂密與真密》的出版流通，而惱羞成怒的「**惡意栽贓**」，想要以此方式讓大家不信 平實導師所舉事實，想要讓藏傳佛教無上瑜伽雙身法的秘密能夠繼續依附在佛教中流傳，能夠「**姪姪相傳**」的弘揚「藏傳佛教」；但是 佛陀睿智，早於二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經預告藏傳佛教底細的事實，我們再舉出《楞嚴經》卷 9 佛語預示諸魔於末法時世：**【在**

傳佛教」密續之經典！

⁸ 平實導師《宗通與說通》，初版十刷，正智出版社，2000 年 12 月，頁 203～205。

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體，或自現形，皆言已成正遍知覺；讚歎姪欲，破佛律儀；先惡魔師與魔弟子姪姪相傳，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則九生，多踰百世；令真修行總為魔眷，命終之後畢為魔民，失正遍知，墮無間獄。】因此根據《楞嚴經》的佛語開示，就知道藏傳佛教乃是魔師魔民。套句俗話說，藏傳佛教這些魔子魔孫真是「鳩佔鵲巢」、「乞丐趕廟公」，**多識喇嘛**這種藏傳佛教「活佛」自己才是「公然站在敵對的立場上不擇手段地誣毀一切正宗佛教、實際上是反對佛陀釋迦牟尼」，這樣公然「反對佛陀釋迦牟尼」的藏傳佛教上師如**多識喇嘛**等，卻欲將摧邪顯正、復興佛教的平實導師誣謗為邪魔外道之流，真可說是「司馬昭之心」啊！但是這樣的手段卻是低劣與粗糙的，如今經筆者舉證出**多識喇嘛**的栽贓與說謊事實，有智學人可以針對前後文與經典比對，應更了知「藏傳佛教」喇嘛們的落處，筆者藉此因緣能教化大眾認識藏傳佛教邪淫的底細，**多識喇嘛**亦是有緣起的大功德，與筆者共同完成此一番佛事，望**多識喇嘛**及有緣藏傳佛教學眾能及早懺悔惡業而回歸正道。

又**多識喇嘛**說：「看來蕭平實所說的『如來藏心』無覺知，性同石頭、泥巴。」然而如來藏離見聞覺知，不但是諸佛以及諸等覺、妙覺菩薩們的聖教，也是理證上的法界事實，平實導師諸書中有極多藉由現觀而作的敘述，**多識喇嘛**是不曾讀過的，才會講出這樣的話來。由**多識喇嘛**這句話已經證實**多識喇嘛**是不曾實證如來藏心的凡夫了，然而如來藏心離見聞覺知，卻只是不在六塵中生起見聞覺知，而另有六塵外的知覺

性，絕非**多識喇嘛**之所能知，所以**多識喇嘛**把如來藏心比喻為石頭、泥巴，可見**多識喇嘛**是連大乘經典都沒有讀過的少聞無知者。如來藏心有種種性用，並非如同**多識喇嘛**所說的石頭、泥巴，這是唯證乃知的事，也是聖教中所說的正理；**多識喇嘛**連讀都不曾讀過，竟也能當佛學教授，可見聘他為教授的佛學院是識人不明，也是無才可用，竟然可以濫竽充數到這個地步。而**多識喇嘛**的無知與少聞寡慧，也在他自己的文章中顯露無遺。

二、**多識說**：【「空法」破壞了世宗正法？更可笑的是，說什麼「應成派說空法是破壞世宗正法」。也只有對佛法一竅不通的外道蕭平實之類才能說出如此荒唐的話來。別說懂得佛法，就連稍有見聞的世俗學人都知道佛稱「空王」，皈依佛教稱「遁入空門」，中觀之理稱「空觀哲學」。】（《破論》p.062）又說：【反證式：一切佛法都是世宗所說，凡世宗所說法都不是「破壞世宗正法」的。緣起性空說是佛說，以上舉多部經典為證，故緣起性空說不是破壞世宗正法的。】（《破論》p.077）⁹

略評：經遍查平實導師所有著作中，並無任何一處寫有「破壞世宗正法」的字眼，應是**多識喇嘛**的誤寫錯別字，即使真有誤寫之處，任何人也可輕易推知所指的是「世尊正法」。**多識喇嘛**自己書中錯別字多至不勝枚舉，遣詞用字非常散漫而不嚴謹，卻無中生有的舉示「世宗」兩字栽贓為平實導師所說之法，大做文章；比起前述毀謗、污蔑、顛倒事實、說謊、信

⁹ 此處**多識喇嘛**所說的「世宗正法」，應為「世尊正法」之錯別字。

口開河、惡意曲解推論、斷章取義等等手法，可說更加草率與粗糙了。我們就當作他說的「世宗」即是「世尊」而作辨正。**多識喇嘛**這裡說：平實導師破斥應成派所說的「否定第八識阿賴耶識如來藏而說一切法緣起性空」是標準的斷滅論，這樣的空見乃是惡見，無藥可治。**多識喇嘛**認為平實導師的看法不符世尊正法。如《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8〈11 發菩提心品〉中佛的開示：

佛告文殊師利：「善男子！諸心法中起眾邪見，為欲除斷六十二見種種見故，心心所法我說為空，如是諸見無依止故。譬如叢林蒙密茂盛，師子、白象、虎狼、惡獸潛住其中，毒發害人，迴絕行跡。時有智者以火燒林，因林空故，諸大惡獸無復遺餘，心空見滅亦復如是。又善男子！以何因緣立空義耶？為滅煩惱從妄心生而說是空。善男子！若執空理為究竟者，空性亦空，執空作病亦應除遣。何以故？若執空義為究竟者，諸法皆空無因無果，路伽耶陀有何差別！善男子！如阿伽陀藥能療諸病，若有病者服之必差；其病既愈，藥隨病除；無病服藥，藥還成病。善男子！本設空藥為除有病，執有成病，執空亦然，誰有智者服藥取病？善男子！若起有見，勝起空見；空治有病，無藥治空。¹⁰

筆者語譯並略釋這一段經文：

佛告訴文殊師利：「善男子文殊師利啊！因為眾生於諸心

¹⁰ CBETA, T03, no. 159, p. 328, b27-c8

及心所法中，生起了眾多的邪見，爲了想要除遣斷絕六十二外道見等種種邪見的緣故，因此對於諸七識心及心所法，一切都是三界有之法，一切都是緣生緣滅的緣生法，因此我說此心、心所法必定將會壞滅而成爲空無；由於這樣的原因，如是種種邪見就無所依止，因爲六十二外道見都是執著這些三界中的心、心所法爲常住不變的法。就譬如叢林樹木乃是蒙密茂盛，當中有許多獅子、白象、虎狼、惡獸……等動物潛住其中，這些野獸性毒猛發而害人，使得叢林中迴絕人煙與行跡。這時有智慧者爲除此毒害，乃以大火燒此叢林；由於叢林燒空的緣故，諸大惡獸無所藏身而全部離去了。我們觀察七識心及心所有法乃是緣生性空而不真實，所以說一切法空；如同以智慧火焚燒邪見，因此諸惡邪見不能再住於心法林中而隨之滅除，也是同樣的道理。又善男子啊！我以何等因緣而要建立諸法空相的義理呢？乃是爲了要滅除執著三界有等煩惱，而這些煩惱乃是從執著七轉識妄心等三界有而生起的，爲滅此諸邪見、煩惱而說是一切法空相。善男子啊！若是執著一切法空之理爲究竟者，不懂一切法空只是說三界有等一切法空，竟然連空性心如來藏亦空，否定如來藏心的存在；這樣執空作病的情形，也應該要除遣。是因爲什麼緣故這樣說呢？因爲如果執著一切法緣生故空的義理爲究竟者，他就會主張說一切法皆是緣起性空，成爲無因無果的斷滅論者，這樣又與路伽耶陀惡論破論的順世外道有何差別？¹¹善男子啊！如無價不死藥阿伽陀藥能夠治療種種病，若有

¹¹ 這個順世外道，與藏傳佛教喇嘛教的宗旨完全符合，我們看《丁福保佛學大辭典》的解釋條：【(流派) 順世者，梵名路伽耶 Loka^yata, Ca^ka。

種種病者，若服用這個不死藥以後，必定能夠減輕病況而痊癒，其病既然痊癒了以後，所服用的藥物也隨著病的除滅而消失了；若是無病的人故意服藥，這藥反而會害他造成疾病。善男子啊！如來原本施設建立蘊處界諸法緣起性空這個『空藥』，乃是爲了除遣眾生執著蘊處界我真實不壞的『有病』，然而修學佛法而執著一切法空這個『空藥』，就撥無一切法而將緣起性空所依的如來藏也不分是非而一體否定，就會被這個緣起性空的『空藥』所害，道理是一樣的。有哪一位有智慧的人沒病而會去服藥取病呢？善男子啊！若在心中生起意識常住不壞的『有見』，都還勝過生起『一切法空』而墮入斷滅空的邪見者；因爲緣起性空一切法空這個『空藥』可以對治執著三界有的生死輪迴病，但是卻沒有別的法藥可以對治執著一切法空而撥無因果的那些邪見人。」

因此藏傳佛教喇嘛如**多識**者，皆是執言取義之徒，因爲他們主張一切法空，不知道佛說一切法空只是在陳述現象界的一切法空，不曾函蓋現象界一切法之根源如來藏；**多識喇嘛**卻把世尊針對現象界蘊等諸法所說的一切法空，套在實相法界的如來藏頭上而主張如來藏不存在所以不必實證如來藏，反對別人弘揚實證如來藏的微妙法門，是不懂實相法界與現象法界的無

是教祖也。出生年代雖不明，然較釋迦出世似少在前。其主張以否定聖教，拒絕道德徒，**滿肉體之欲望爲目的**，唱極端之物質的快樂主義，故稱爲順世外道。】藏傳佛教喇嘛教亦是如此，喇嘛活佛們爲了極端滿足「無上瑜伽第四喜」肉體淫樂慾望，以此「**滿肉體之欲望爲目的**」而勤修雙身法，此乃標準順世外道也。

明者，才會以張冠李戴的說法來誣責 平實導師。佛可以稱為「空王」，佛門可稱為「空門」，但是佛所說的空，並不是藏傳佛教宗喀巴等人否定第八識阿賴耶識實相心以後之「一切法空、緣起性空」的斷滅空¹²；而佛所說真實空的正理，阿含部《央掘魔羅經》卷 2 經文 央掘魔羅菩薩¹³就已經開示過了，藏傳佛教一切法王、喇嘛們卻都不曾讀過，**多識喇嘛**當然也在其中。恭錄經文如下：

譬如有愚夫，見電生妄想，謂是琉璃珠，取已執持歸，置之瓶器中，守護如真寶；不久悉融消，空想默然住，於餘真琉璃，亦復作空想。文殊亦如是，修習極空寂，常作空思惟，破壞一切法；解脫實不空，而作極空想，猶如見電消，濫壞餘真實；汝今亦如是，濫起極空想，見於空法已，不空亦謂空。有異法是空，有異法不空：一切諸煩惱，譬如彼雨電，一切不善壞，猶如電融消；如真琉璃寶、謂如來常住，如真琉璃寶、謂是佛解脫，虛空色是佛，非色是二乘；解脫色是佛，非色是二乘；云何極空相，而言真解脫？文殊宜諦思，莫不分別想。譬如空聚落，川竭瓶無水，非無彼諸器，中虛故名空；如來真解脫，不空亦如是，出離一切過，故說解脫空。如來實不空，離一切煩惱、及諸天人陰，是故說名空。

¹² 事實上藏傳佛教否定如來藏以後主張一切法空，又恐墮入斷滅空中，於是又建立意識心為常住，返墮常見有之中。

¹³ 實際上 央掘魔羅菩薩乃是「南方一切寶莊嚴國，一切世間樂見上大精進如來」倒駕慈航示現，故其開示亦同佛說，是至教量。詳見《央掘魔羅經》卷 4。

而平實導師早於《宗通與說通》中語譯說明，**多識喇嘛**卻不曾讀過，以致自生誤會。爲利樂**多識喇嘛**及尙未讀過者，因此筆者恭錄平實導師書中之語譯供養大眾：

譬如有愚癡凡夫，見天降冰雹而生虛妄想：冰雹是琉璃珠。便執取冰雹回家，放置於瓶子陶器中，謹慎看守如護真寶；不久之後全部融解消失，這愚夫不知是何道理令琉璃珠消失，於彼空作妄想默然而住，由此緣故於其餘真正琉璃珠，亦以爲會融消變空。你文殊也像這愚人，修習極空寂之法，常於一切法作空無之思惟，因此破壞一切法之法性；解脫其實不是斷滅空，而你卻作極空之想，好像愚人見冰雹融消了，思想混濫便以爲其餘真琉璃珠也不真實；你如今也像那愚人，浮濫的生起一切法空之極空、究竟空妄想，見到了蘊處界空法以後，那不空的本際你也說是空。有另一個法是空，有另一個法不空：所謂空的法是說，一切諸煩惱，好像那如雨般降下的冰雹，一切不善煩惱悉皆毀壞，好比冰雹融消一樣；所謂不空是猶如真的琉璃寶——是說如來常住不滅，猶如真琉璃寶——是說佛的解脫。有色法如虛空一般示現化身，是佛境界；滅除一切色法，是二乘境界；解脫之色是佛境界（藉無漏有爲法利益有情永無窮盡），滅一切色法是二乘境界（入無餘涅槃永取寂滅）；云何一切斷滅之極空相（一切法空）而可說是真正的解脫？文殊！你應當詳細正確的思惟，不可不於此理作分別想。譬如已經人去樓空的村莊、枯竭的河川、瓶中無水，並非沒有了村莊、

河川、瓶子，由於其中已經虛無了，所以說是空；如來的真實解脫不是斷滅空的道理也像這樣，是由於出離一切過失，所以說之為解脫空。¹⁴

對於 文殊菩薩刻意扮演一般佛弟子誤會空法所說的一切法空—將誤會實相空性的佛弟子所認定「實相法界如來藏也是空無」的邪見—央掘魔羅菩薩下了一個評論：【嗚呼蚊蚋行，不知真空義；**外道亦修空**，尼乾宜默然。】¹⁵，因此一切藏傳佛教喇嘛、活佛、格西等如**多識喇嘛**者，同以六識論為基本架構所修中觀之「空、一切法空、緣起性空」，皆是 央掘魔羅菩薩所斥之「**外道亦修空**」。然而外道修空者是全面否定意識心的，因為已經現觀意識心生滅不住；但**多識喇嘛**等藏傳佛教外道卻連意識的生滅性都還無法觀察出來，還主張雙身法的意識境界是常住法、是成佛之法，顯然不如斷見外道。若**多識喇嘛**要一字一句解說「緣起性空」，我們查電子佛典 CBETA 中並無「緣起性空」的用詞，唯有一處《放光般若經》卷 18：「以十八性空、以十二緣起性空故。」的文字較為接近。就算「緣起性空」是指《大寶積經》所說「諸法緣起，自性本空」，但也不能用藏傳佛教一貫之技倆，將 佛所開示之聖教「只取其字、不解其義」；若如此，則佛語開示中亦多有「常見見、斷見見、破戒」乃至「破法行異道」皆是佛語開示中之用詞，依藏傳佛教所謂的「嚴密完整的理論體系」教育訓練下，當

¹⁴ 平實導師，《宗通與說通》，正智出版社（台北），2000 年 12 月，初版一刷，頁 293-294。

¹⁵ CBETA, T02, no. 120, p. 527, b16-c15

然也就會認為「常見見、斷見見、破戒」乃至喇嘛們的「破法行異道」，都不是破壞「世尊正法」的邪說、邪行。

三、多識喇嘛說：【我勸告你蕭平實重新上佛教小學，以彌補你的先天不足。學好佛學基本知識再來和我藏傳佛教較量好了。此話說得並不過分，請看下面的例子：說什麼「大乘羅漢就是佛與菩薩」。在這句話中表現出「佛」與「菩薩」的概念都分不清。

在大乘佛教中，佛和菩薩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菩薩分見道以下的賢菩薩和見道後的一到十地的聖菩薩兩種。佛是斷證功德圓滿的無學地覺者——即無上正等正覺，而菩薩是未得正等正覺的有學地眾生。菩薩雖分凡聖兩種，只是從有無真智慧的分別，在破二障和成就萬種功德方面，雖第十地菩薩，也和佛截然不同。把佛和菩薩認作相同的階位，其佛學知識與念佛老太婆相差無幾。羅漢的全名阿羅漢，是破除三界煩惱障的階位。小乘無學位稱為阿羅漢，大乘的佛陀稱大阿羅漢。一般羅漢只指小乘果位，如十八羅漢，五百羅漢等。】（《破論》p.083）

略評： 根據多識喇嘛這一段說法，就知道這個號稱「天堂寺第六世轉世活佛，西北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西藏大學客座教授」所寫之文章是多麼粗糙與不嚴謹，因為平實導師書中明明是引文——引用藏傳佛教祖師的文字，不是自己的主張；而這位號稱「活佛、教授」的多識喇嘛，卻因氣急敗壞而喪失理智，爲了要罵平實導師而這樣寫出來，反而罵到藏傳佛教自家人，真是糊塗到了極點，這位藏傳佛教大

學「教授」的智慧看來似乎不如國民中學的學生。我們來看一下平實導師書中原文：【除此而外，觀想之法又因觀想中脈及壇城等，而有許多之演變及衍生之法，茲舉其一為證：「人身有七萬二千脈，一脈一壇城；七萬二千毫毛孔，一孔有一羅漢（原註：羅漢係統稱，有大小乘之別。大乘羅漢即是佛與菩薩，小乘羅漢乃緣覺聲聞也）。」（62-51）。】¹⁶

筆者於此再教導**多識喇嘛**如何閱讀標示甚為清楚的《狂密與真密》：於《狂密與真密》序文中平實導師已有清楚說明，因為引用藏傳佛教書籍達二百餘冊，為節省版面篇幅故以括弧及數字代表引文出處，並將所引用之書目詳列於書後，俾便讀者對照查證。例如此處文字所註（62-51）即表示摘錄於所列參考書目之第62本51頁之內容。這樣標示清楚的文字，理應是懂得閱讀書籍的中學生該有的本職學能，而名為「大學教授」的**多識喇嘛**居然弄不清楚；可見**多識喇嘛**在藏傳佛教的教育訓練下，已經變成是搞不清狀況的愚人了！而他提出來批判的這段文字，正是平實導師引用藏傳佛教喇嘛道然巴羅布倉桑布講述之《那洛六法》書中之文句及原書之註解說明之內容，並非是平實導師之語，而是平實導師提出的藏傳佛教證據，並且加以破斥。**多識喇嘛**大概是因藏傳佛教邪淫的底細被揭穿而急怒攻心，導致情緒過於激動，不分青紅皂白的隨意翻一翻就亂罵一通，將引用文中藏傳佛教祖師所說言句當作是平實導師所說，已經是敵我不分而亂殺一場了。對於這樣的「活佛、教授」水準，吾等夫復何言？筆者亦於本章節的第一目中揭穿

¹⁶ 平實導師《狂密與真密》第一輯，初版六刷，正智出版社，p.64～p.65。

多識喇嘛書中栽贓、無根毀謗、無根污蔑而說平實導師【藏傳佛教書唯讀過《土觀宗派源流》而已。】（《破論》p.082）將平實導師書中廣引藏傳佛教文獻之事實視而不見。而這裡多識喇嘛卻又展現出一個事實：弄不清楚對象而亂罵一通，讓有智之讀者可以透過筆者這樣前後的舉證，就知道多識喇嘛不但是程度淺薄，而且讀不懂《狂密與真密》的辨正內容，卻又慣於瞎扯淡、說謊言。而其文章漏洞百出、抄前略後，連對方的文字意涵都不懂，筆者實在懷疑這個號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的中文程度怎麼是這樣的水平。在這裡，筆者套用多識喇嘛自己的一段話回饋給他：【勸告你多識喇嘛重新上國民小學，以彌補你的先天不足。並學好國學基本知識再來寫文章與人較量好了。】

再者，多識喇嘛說：【佛是斷證功德圓滿的無學地覺者——即無上正等正覺，而菩薩是未得正等正覺的有學地眾生。】從這樣的說法，也赤裸裸地展現一個事實：多識喇嘛乃是他自己所說【表現出對「佛」與「菩薩」的概念都分不清。】因為從斷除三界煩惱障的觀點來說，八地以上的菩薩就已經是無學地的聖者¹⁷，而非多識喇嘛說的「有學地眾生」，不說別的功德，光是八地菩薩念念入滅盡定及於相於土自在無礙的證境，連三明六通的定性聲聞大阿羅漢都無法思議，豈是多識喇嘛誹謗說為「有學地眾生」。更何況九地、十地菩薩的無邊功德，都是藏傳佛教喇嘛這些凡夫異生及二乘愚人無法思

¹⁷ 在實質上，初地菩薩並非不能成為阿羅漢，只是留惑潤生，故說仍屬有學。這也是多識喇嘛所不懂的義學。

議的。甚至三賢位證悟明心的七住菩薩智慧境界，連三明六通的不迴心阿羅漢都不懂，如今**多識喇嘛**是未斷我見的凡夫，竟然也敢誹謗無學位的菩薩為「有學地眾生」；由此可知藏傳佛教喇嘛如**多識**者，展現這種「佛學知識」的無知程度，竟然還被冊封為藏傳佛教正式的「活佛」，可想而知藏傳佛教法王們的水平了，至於被封為活佛、喇嘛的所有上師們，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多識喇嘛**卻洋洋得意寫文章謾罵佛法中的實證者，反而讓人看清楚他們的底細，故筆者再次勸告**多識喇嘛**：**【學好佛學基本知識再來寫文章與人較量吧】**。

三者，若是精進實證念佛法門得力的老太婆，都是超勝於**多識喇嘛**這類不學無術、唯圖虛名、不堪檢驗的「假學術研究」者，**多識**用這樣輕蔑的口吻說：**【其佛學知識與念佛老太婆相差無幾】**，這樣的說法只是具足展現其嬌慢的惡習。只有不求實證狂妄之徒，才敢輕視這些精進修學的年老實證者，佛世尊於經中亦常常告誡弟子要「不輕未學」。而**多識喇嘛**這樣的嬌慢也可以稱為「天堂寺第六世轉世活佛，西北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西藏大學客座教授」？像這樣的佛學水平與知識水平，令人懷疑那些活佛等名號有什麼價值可言？換個角度來說，像**多識喇嘛**這樣的「佛學知識」，這對於智慧的增上及解脫的功德有何利益呢？只能用來追求藏傳佛教雙身法中的遍身淫樂輪迴之法，有智的讀者還是少學此等「鄙陋的佛學知識」為妙，因為盡是邪見故，錯誤百出故。

（待續）

廣論之平議

—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之平議

正雄居士

(連載十八)

第四目 增上果

六根所對的六塵境稱為相分，相分又分為內相分與外相分。內相分是說五扶塵根觸外五塵後，由阿賴耶識在五勝義根處，變現與外相分境一模一樣之似色非色境，稱為內相分。六根觸此內相分境而生六識，至於外相分是指器世間，無量無數三千大千世界、山河大地、花草林木、地水火風以及有情身。外相分中的人身，是由有情各自的阿賴耶識藉父精母血、四大、業種之緣而變生的正報；而山河大地……等器世間之依報，則是由共業有情阿賴耶識之法種及異熟等流種為因，共同變現而成，並非如一神教所說「由上帝或大梵天所創造的」。

再說，眾生之前五根是由眾生各自別業所感，以致別別眾生之相貌身量各各不同，譬如人身有別於畜生身；乃至同為人類，卻有男女面貌美醜、身量高矮等等的差異；由於有情各自

所造業種不同，因此受用的色、聲、香、味、觸等五塵也各各相異，這就是增上果之不同。

因此眾生造了十惡業道，所感的異熟果及等流果為正報以外，復感增上果的依報。如同《瑜伽師地論》卷 60 所說：

- 一、**殺生增上果**：於外在環境中，飲食、蔬果、藥物皆少有光澤與勢力，而食物吃了不易消化，飲用水質不乾淨，藥物不能治病，容易生病，因此有情壽命未滿即已中夭。
- 二、**偷盜增上果**：於外在環境中，土地乾枯，蔬果不能生長，或果實中虛而不充實，種植雖多而無雨水潤澤，所生果實都乾枯不全，或全無果實，或容易腐敗。
- 三、**邪淫增上果**：外在環境中，到處都是大小便污垢穢泥，臭味充滿逼迫難嗅，所住之處多生不淨臭惡之物，凡諸所有皆不可愛樂。
- 四、**妄語增上果**：從事農作、漁撈、行船等世俗事業，不能溫飽滋養生計，更無餘息可得；就算偶爾有稍少便宜之利，也唯獨一次，而且有很多令人恐懼害怕的因緣產生。
- 五、**離間語增上果**：外在環境中，地面坑洞不平，丘陵深坑阻隔險峻，乃是寸步難行，而且有很多令人恐懼害怕的因緣。
- 六、**粗惡語增上果**：外在環境中，地面很多枯枝燒木、荊棘毒刺、瓦石沙礫，沒有水池湧泉，河床乾枯，田地都是鹽鹹，丘陵坑險，而且有很多令人恐懼害怕的因緣。
- 七、**綺語增上果**：外在環境中，所有果樹，果不結實，不是時

節卻結果並且似熟不美；而真正時節卻又不結果，又所結的果也不會熟，樹根不堅固，容易枯死，又沒有地方可作休閒娛樂之處，園林池沼多不可樂，而且有很多令人恐懼害怕的因緣。

八、**貪欲增上果**：外在環境中，一切世間的勝妙事，隨著時間而漸漸衰微，所有氣味唯減不增。

九、**瞋恚增上果**：外在環境中，瘟疫流行，災橫擾惱，怨敵驚怖，猛禽、猛獸、毒蠍、毒蛇、蜈蚣、魍魎、藥叉及諸惡賊等充斥。

十、**邪見增上果**：外在環境中，所有第一勝妙花果，都隱沒不見了；諸不清淨的東西，看起來好像清淨；諸苦惱的事物，看起來好像安樂；不是可以安居的地方，不是可以救護的地方，不是可以歸依的地方。

以上爲十惡業道之增上果，反之，即是十善業道之增上果。

第五目 士用果及離繫果

士用果：士者，即是士農工商等世間人；世間人利用各種資具，以得到各種財物而受用之，謂之士用果。譬如農人利用耕種，而有作物之收成受用；商人利用買賣而有錢財之虧盈受用；工人利用工具製造工業品之受用等等。

離繫果：乃是修八支聖道，滅諸煩惱，如斷除我見、我執，離開三界繫縛之果報。此果報，十不善業中無；唯於佛法中修八支聖道，滅諸煩惱，造十善業道，而轉成清淨之業，方能得

之；若諸異生凡夫，不斷我見而以世俗道滅諸煩惱，此不究竟故，所以非離繫果。

第六目 密宗自創之果—密宗如何竄改佛教的五果

畢瓦巴著《道果—本頌金剛句偈註》301～302頁說：

- 子一、等流果者：若界淨分固於臍，臍輪輪周數掌際，如鏡面或雙覆口碗相對，以指觸不可得且甚白具光澤。如此，能去除白髮及皺紋，身之肌膚得轉柔嫩。
- 子二、異熟果者：界淨分固於心間，以如遍入天子之力而無敵。
- 子三、士用果者：界淨分固於喉間，舌能至眉間、二肩高圓、貪欲、身極暖熱、生貪執、吮小舌乳（嚙津），能多日不食，且身不憔悴。
- 子四、無垢果者：菩提心固於頂輪，其壽能達二百歲等，非永不死。¹

句中的「界淨分」是指男女淫液。「界淨分固於臍」，是說若性高潮時從混合了女方淫液的精液中提升其中的淨分（氣分），從海底輪向上提升而安住於中脈的臍輪之中；以如此的無上瑜伽雙身修法來籠罩大眾，妄想可使皮膚潔白無皺紋，說是唯識學中的「等流果」，其實是風馬牛不相及，真是胡扯一通。說「界淨分固於心輪」，也就是若性高潮時從精液及女方淫液所提升之淨分能安住於中脈的心輪，就會有天子的大力量，所向

¹ 《道果—本頌金剛句偈註》，畢瓦巴 原著，薩嘉班智達 講釋，法護 漢譯，大藏文化出版社。

無敵，說是爲「異熟果」，此亦是可笑的妄想，與佛法中說的異熟果全無關聯。又說「界淨分固於喉間」，亦即若修雙身法者於性高潮時，從精液及女方淫液所提升之淨分能向上安住於中脈的喉輪，則對雙身修法有很多利益，可以多日不吃食物，身體也不會憔悴，說是「士用果」，亦是與佛法完全無關的可笑妄想。又說「界淨分固於頂輪」，其意思是說，若性高潮時從精液及女方淫液所提升之淨分能向上提升而安住於中脈的頂輪，則能擁有二百歲壽命，說是「無垢果」，更是荒唐無稽；因爲現見藏傳佛教祖師，上從佛護、月稱、寂天，中如蓮花生、阿底峽、宗喀巴，下至歷代祖師、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各大小活佛仁波切……等，沒有一個人是超過百歲的，更多的是貪淫不止而夭折短命，由此已經揭穿密宗的謊言。密宗喇嘛們都號稱已經成就藏傳佛教的最高修證，所寫的論中也誇口說「其壽能達二百歲」，卻總是短命夭折的居多，由此可知信受、修學藏傳佛教者真是荒唐愚癡。如是密宗所自創之藏傳佛教的四果若是真實法，於現今社會中，那可真是妙藥、妙處方；所有的健身房、美容坊、醫院、藥局等等，都得要關門了。如果公開說與世人聽聞，必會令人聞之噴飯；但藏傳佛教行者卻以隱晦的文字書寫成書，用佛法之名相包裝流傳四方，欺瞞世人說爲佛法，此乃是對諸佛世尊莫大的侮辱與毀謗，真是末法時期群魔亂舞之現象，學子應審慎抉擇之。

密宗更以移花接木的手段，將顯教方廣諸經所說之異熟果等五種果報，胡亂解釋成密宗雙身修法的不倫不類藏傳佛教的五果。畢瓦巴著《道果一本頌金剛句偈註》445 頁說：

「離繫果」乃以暖相之次第堅固從而於自他之身升現本尊，語升現密咒，意升現無分別禪定相續不斷。

又因此得盡知旁生等類之語，亦能應其語而語，凡諸所現能覺無礙，為「異熟果」。

復次，身內樂受不斷，縱以苦緣交迫而亦生樂不絕者，為第三之「等流俱生果」。

復次，煩惱倏息，八法之分別遮滅，一切之所執者小，為「士用果」或「無垢果」。

意謂：由於雙身修法所得的樂觸，達到最高點，男女自身就能轉化為本尊，語生咒語，意生無分別定，謂之為「離繫果」。又因此而可以用畜生之語言與畜生溝通，說此為「異熟果」。又因此種淫樂受用不斷，說為「等流俱生果」。由於樂觸高潮，煩惱很快息滅，世間八風漸滅，此時謂之為「士用果」或稱為「無垢果」。密宗如此完全捨棄唯識增上慧學的解脫與清淨內容，唯取名相並全面轉易為使人淪墮三惡道的欲界中最粗重邪淫境界，不但不能使人脫離欲界愛，並且還是大力增長欲界愛而導致死後必定要下墮三塗的邪法；如果說此是佛法，則佛道也就不必這麼辛苦去修學了。

親見報身佛說法乃是地上菩薩才能做到之事；凡夫菩薩明心而證得般若慧後，得根本無分別智，以此漸修才能生起後得無分別智。菩薩具足般若別相智以後，進修相見道位的般若智慧及熏習一切種智，以通達般若見道之智而生起無生法忍，獲得初分的道種智，始成為初地入心。此後復積極聚集福、智資糧，進修一切種智，漸能地地入心、住心、滿心，圓滿諸地功

德，才能遠離下劣身口意行，因而稱為大菩薩的離繫果。如此次第漸修漸進，方得圓滿。而藏傳佛教卻把顯教大菩薩之解脫與智慧「果證名相」，套在會使人淪墮三塗之藏傳佛教雙身修法上。

畢瓦巴於 445～446 頁又說：【親見化身佛陀，自性中明現本尊，生起次第堅固乃離下劣身。以百種語向百種所化之眾生說法，離下劣語。心中升起無根本、後得二位之定，離下劣意；以此等功德乃為「離繫果」。】此段文是補充上一段藏傳佛教之離繫果。其意謂：密宗雙身修法，達到高潮，樂境不退，就可一蹴即成離繫果。佛法真悟之人聞之，不免嘖飯。

再說菩薩必經由明心見性，實證根本無分別智及進修後得無分別智，才有實相般若之智慧。絕非藏傳佛教依雙身修法，達到「樂空不二」可說為空性慧。如果認為密宗之雙身修法可以令人成佛，則世間夫妻若懂得淫行技巧者，只要了知樂觸空無形色、樂空不二，早就都已證得離繫果而成佛了，又何必辛勤修學佛法呢？只要結婚以後讀過密續「樂空不二」的閨房秘笈就都可以成「佛」了，因此證明藏傳佛教許多說法是多麼的荒唐。再說藏傳佛教所謂樂境不退的「無分別智」，其實仍是意識心，仍是分別心；因為意識必須時時刻刻注意分別樂境有退或無退，時時採取行動保持樂境不退，這就是意識分別心，不可說雙身法行為中懂得保持樂境不退就是無分別智。再說樂觸的感覺，也是由於意識的分別才能感受，所以藏傳佛教所謂的無分別，其實仍是意識的分別境界，藏傳佛教卻說意識不起語言文字等相，便是已住無分別定慧中，這是誤會 佛說的無

分別真義。佛說的無分別，是指無始以來就無分別的阿賴耶識心性，阿賴耶識會了別末那識之作意及思心所，以及前六識的心行，但不於六塵境及諸法塵生起諸分別，故名無分別心。《維摩詰經》講的「知是菩提，了眾生心行故；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即是此意；菩薩證悟無分別心阿賴耶識後，現前觀察此一實相心從來本無分別，但同時有意識能領受及現觀實相心的從來無分別，了知法界實相的狀況而生起智慧，這才是所證得的無分別智；不是將意識住於無分別狀態下而說證得無分別智，意識心無分別時是沒有智慧的，不能說意識心無分別時仍然有智慧；而且，意識心不分別諸法時，其實還是有不藉語言而能了別六塵的慧心所，依舊能分別六塵，仍然不是真的無分別。

畢瓦巴於 446 頁補充藏傳佛教的異熟果說：【又穿山透壁而無礙，納三千世界於一粟而無大小，能以一變多，復以多變一等，以此功德而為「異熟果」。】穿山透壁，一多互變，乃是今生修神通的修得者，或過去生修神通報得者之境界；眾生修習四禪八定具足後，再修神通加行，即可得神通，但這不是異熟果報。再說過去生有修神通加行，而致今生得報得神通，乃是異熟生，仍然是異熟果報的依報。而此決不是由藏傳佛教雙身修法所能得者，藏傳佛教雙身修法的修習反而會喪失已有的報得神通，因為淫欲貪會退失禪定障礙神通之修證與保任故。所以，藏傳佛教古今諸師所謂的大神通都是在世時沒有神通，死後就被徒眾喧染成大神通；想要尋找一位還活著的密宗行者，說有大神通而能通過檢驗，絕無可能！因為，雙身法

的樂觸追求，是與禪定神通境界的發起背道而馳的。

顯教諸經論所說的等流果，乃是有為法之種種果報，是要因異熟果之異熟生而有，並非獨立存在。畢瓦巴於 446 頁又補充藏傳佛教的等流俱生果說：【又以心氣入中脈，雙跏於尊母，無漏之樂得相續不絕者為「等流俱生果」。】大意謂：「若以清淨分的菩提心，也就是精液及寶瓶氣，而流入明妃之中脈海底輪內，並觀想本尊父母交合雙運，而令精液不漏洩，使樂觸相續不斷，是為等流俱生果。」藏傳佛教雙身修法，以樂觸不斷作為等流俱生果，與佛菩薩經論說的等流果，真是天壤之別，毫不相干，純屬外道論。畢瓦巴再補充藏傳佛教的士用果或無垢果說：【又、景象等諸定如其所有而止，所斷不順之類力小，對治之智力大，成妄進退道者為「士用果」或「無垢果」。】藏傳佛教想要利用男女雙運，或觀想中脈明點及寶瓶氣，說能得到世間的禪定、智慧，那只是藏傳佛教的妄想；因為雙身法的修習是與世間禪定、智慧的證得背道而馳的。

300~303 頁畢瓦巴說：【由修道而生之受用覺受為諸法極淨真實下固四喜之見。其亦謂：「以等流為滅白髮，以異熟為能做力，能為士夫增長相，以無垢轉成無死。」】意思是說世間人如果以藏傳佛教之雙身法作為修道行門，住在邪淫樂觸的意識境界，說為能得藏傳佛教的四或五種世間果報：不老之等流果、體壯之異熟果、俊美之士用果、長命之無垢果。但是現前觀察欲界一般眾生之貪欲為道，其中有許多也已瞭解密宗的雙身法樂空雙運、樂空不二的道理了，照理說應該符合藏傳佛教之修行法，卻總不見有人得如上之果報，生老病死仍

不斷的演出；且不說一般眾生，單就藏傳佛教自稱已證得大手印、大圓滿之諸多古今一切「上師、活佛、法王、仁波切」們，多有已實證雙身法所謂的等流……諸果，仍難逃世間生老病死之苦，此又當作何解釋來誑惑眾生？由此可知，藏傳佛教之所謂果報，都是妄想境界，不切實際，而且多為貪著欲界我、我所、淫樂，故說密宗所說的五果全為自創，只是盜用佛法名相，欺瞞想要修學佛法的眾生而已。所以說藏傳佛教之法，絕無可取之處，絕非佛法，所說所修都與佛法相違背。有智之人，應善揀擇，不要被藏傳佛教之人所欺誑，如此才是佛教界之幸，眾生之幸也。

第七目 四力對治

爲了避免造作十不善業而使惡業增長，須依四力來作對治，四力者如法稱造，法護、日稱等譯之《大乘集菩薩學論》卷 10〈8 清淨品〉說：

《四法經》云：佛言：「慈氏！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滅先所造久積過罪。何等爲四？所謂悔過行、對治行、制止力、依止力。復次，悔過行者，於不善業行多所改悔。二、對治行者，謂造不善業已，極爲善業，及餘利益之所對待。三、制止力者，由讀誦禁戒，得無毀犯。四、依止力者，謂歸依佛法僧寶，亦不棄捨菩提之心，由能依止是力，決定滅彼罪等。」佛言：「慈氏！是爲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滅先所造久積過罪。」²

² 法稱造，法護、日稱等譯《大乘集菩薩學論》卷 10 (CBETA, T32, no. 1636,

這裡所說的四力：

- 一、**悔過力者**：由於往昔所造諸惡業習氣種子無量無數，存於阿賴耶識中，此惡業習氣種子隨時都可能現行，所以我們要破壞它，不要讓它現行；又往昔曾經於諸親友作過很多傷害之事，成爲怨親債主，這些怨親債主都會成爲修學正法時的障礙；因此修學佛法時要用各種懺法真誠懺悔，如大悲懺、三時繫念、八十八佛懺、水懺、梁皇懺等等方法懺悔。
- 二、**對治力者**：要經常讀誦經文，勝解經義，依教奉行，多持楞嚴咒、大悲咒，造立佛菩薩聖像，於佛菩薩前多作供養，多持念佛菩薩聖號，觸證空性心如來藏而入內門修習甚深佛法等等。
- 三、**制止力者**：就是讀誦禁戒，得無毀犯，並能守護身口意行，令諸惡業永不復作。
- 四、**依止力者**：謂修三歸依，發菩提心、受菩薩戒，並求證佛菩提果，由此依止之力，決定能滅先所造久積過罪。

《廣論》中也說要依《四法經》³修四力對治，《廣論》144頁說：【慈氏！若諸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則能映覆諸惡已作增長，何等爲四，謂能破壞現行，對治現行，遮止罪惡

p. 106, c29-p. 107, a3)

³ 案：漢譯《四法經》共三個版本，皆無此段經文，乃法稱所造《大乘集菩薩學論》卷10提及。

及依止力。】但是，依《廣論》所解說的四法內容，卻是曲解《四法經》，不可能對治惡業的增長，反而是讓已作惡業更行增長。爲何如是說呢？譬如：破壞現行力，《廣論》145 頁說：【應由勝金光明懺及三十五佛懺二種悔除】。《勝金光明懺》是從《金光明最勝王經》卷2〈夢見金鼓懺悔品〉第四中所節錄出，是個很好的懺悔文；但是唱頌此經文之前，必須先瞭解此經乃是第一義諦之法，此經不是宗喀巴所說「無因論的一切法空」邪見；如果要用此經文作懺悔，必須先瞭解五蘊十八界法的虛妄，以及如來藏的真實，否則作懺仍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而宗喀巴主張意識是不生滅心，並且不許有第八識如來藏存在，都與此經的法義相違，在我見如此深厚，並且錯解此經真義下，在表相上以此經文唱頌作懺，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又《三十五佛懺》是出自《決定毗尼經》，本來與《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中的五十三尊佛合稱八十八佛，爲漢地佛門主要而且很普遍的懺悔文。如果只依《三十五佛懺》，則必須依《決定毗尼經》原文次第作懺悔，絕不能改變經文一字；若擅自改變經文，則如同魔說。但是藏傳佛教三十五佛懺文有作如是解說：「宗喀巴大師修頂禮時，親見三十五佛現身空際，而後乃造修觀儀軌，佛名前後略有不同，亦依藏儀微有移動，順序觀修故，不得不爾。」依藏傳佛教儀軌而作改變，又加註觀想儀軌等等，以適應無上瑜伽雙身修法，如是等同魔說之懺悔文，如何能懺除諸惡業？而宗喀巴謊稱親見三十五佛現身，贊同他的雙身法，全都是夜叉、鬼神假冒佛菩薩名義示

現，用來欺瞞學佛人，只是自欺欺人之譚。

《宗喀巴大師傳》39 頁有說：【時又畫三十五佛，畫師不知身色及手印等，曰：「如何畫之？」請問大師，師祈禱之，諸佛畢現，遂以所見者而畫之。】謊稱所見鬼神為親見諸佛，或者根本全無所見而謊稱有所見之後，經過宗喀巴的修改，本來應當是三十二大人相、八十隨形好的金色光明、佛佛道同的莊嚴之像，卻變成了五色雜陳的羅刹、夜叉等等鬼神所化之像，例如：「金剛不壞佛，誦時觀想此佛住於上方，其身黃色，二手結說法印，一切相好莊嚴趺坐。作是觀想，能消過去世中一萬劫罪業。」其餘尚有紅色、藍色、白色、綠色等色身顏色，所結之手印，又是雙身修法的手印，你說這難道不是鬼神所化現的假佛嗎？真佛絕對不是這樣子的。因此，以宗喀巴講的《三十五佛懺》作懺悔，不但不能懺除諸惡業，反而是增長惡業，是增長鬼神相應種子的惡法，捨報後在未來世必定成為諸羅刹、夜叉等等鬼神的眷屬。這也是藏傳佛教以自己創造的外道法，用來取代佛教的正法。

又第二力者，《廣論》145 頁宗喀巴說：【依止甚深經者，謂受持讀誦般若波羅密多等契經文句。勝解空性者，謂趣入無我光明法性，深極忍可本來清淨。】受持讀誦般若經，有助於對治現行，但非究竟，因為般若諸經並非宗喀巴說的甚深經，與宗喀巴所謂的般若法義完全不同故。而且，般若仍不是最甚深經，第三轉法輪的增上慧學一切種智才是最甚深經；然而宗喀巴在《了義不了義善說藏論》中，卻誣謗第三轉法輪最甚深唯識增上慧學諸經是不了義經。《解深密經》中已說般若

經是有上有容之法，其意思是般若經之上還有更深妙、內容更廣的經，是故《解深密經》說般若經相對於第三轉法輪經典，是不究竟之法。因此，如果能受持讀誦三轉法輪方廣諸經，才是依止最甚深經、最了義經，才是真正能夠對治現行之斷除，乃至能斷除習氣種子及無始無明隨眠。又真能持誦般若經，主要的還是在於觸證經中所講的「非心心、無心相心、金剛心、無住心……」等名所說的第八識心，而非宗喀巴所說的，僅是嘴巴唸誦而已。

又《廣論》145 頁宗喀巴說：【勝解空性者，謂趣入無我光明法性，深極忍可本來清淨。】這句話表面上看是正確的，但是宗喀巴所說的空性，卻是一切法無自性，無自性故空，所以他說的空性就是一切法無常故空的一切法空，與斷滅空一樣，又與他所建立意識心常住不壞的說法自相矛盾。這也與佛說的不一樣，佛說的空性是阿賴耶識，阿賴耶識本體如虛空、無形無相，卻有真實體性，能生一切法，故說為空性。瞭解了空性，進而求證空性，證得空性而於甚深空性安忍不退轉，這才是真正的能夠對治現行。如果按照宗喀巴所認為的以一切法空為空性，則成為斷滅見外道；但宗喀巴又說意識是常住不滅的，又具足常見外道見。

同頁宗喀巴又說：【依念誦者，謂如儀軌念誦百字咒等，諸殊勝陀羅尼。此復乃至見淨罪相，應當念誦。】藏傳佛教之百字明咒，不必作另外的說明，只抄錄一段吾師 平實導師所著《狂密與真密》1197 頁所描述即可明白，如云：

密宗各派一向倡言：「唸誦百字明可以懺罪」，然實

唸誦百字明者，乃係向鬼神懺悔，趨向鬼神道爾，何懺之有？何悔之有？而密宗諸人普皆不知其意涵，乃竟以「密宗有此百字明懺悔法門」而自豪。今將百字明之意譯頌文列出，以供有智之人判斷之，自知其意之邪謬也：

敬禮大金剛密誓（敬禮雙身修法之護持者——嘛嚕嚩），頓然顯自性清淨（頓然顯出淫樂空性之自性清淨），于大金剛心佛位（于成就第四喜之大金剛心佛位），令我得堅固安住（令我可以不洩明點而得堅固不軟，因此安住大樂而不中斷），令我顯真實自性（令我顯出樂空不二之真實自性），令我具最極勝樂（令我具足第四喜之最極勝樂），令我顯廣大自性（令我顯出樂空雙運時之覺知心廣大自性），令我隨貪之自性（令我永遠隨順貪欲之自性），令我得一切成就，令我成一切事業，令我心具足大勇，令我起五智大用。大善逝一切如來，金剛本體（謂男人性器官勇猛不洩之本體，於女性則謂為金剛蓮花本體。）莫捨我，令我住金剛自性，具大密誓大勇心，于法無生本體阿，起空樂大智慧吽，降伏一切魔仇呸。(35-172)⁴

如是百字明之意譯，已可具足顯示其意涵——以雙身法之修證，及以雙身法之精進合修，作為密宗行者懺悔罪業之意涵也。而雙身法之邪淫荒謬，世間萬法無有能出其

⁴ 引自 平實導師《狂密與真密》第四輯，其中（35-172）乃是原文引自《曲肱齋全集》（四），陳健民著，徐芹庭編，普賢王如來佛教會，1991.7.10 出版精裝本，頁 172。詳細內容說明，請參閱《狂密與真密》四輯。

右者，絕非佛菩薩之所傳者；吾人可以確定：百字明必是鬼神、夜叉假冒諸佛菩薩形像及名號而妄傳者。如是百字明之懺悔法，越是勤加懺悔者，越是墮落，離佛道越遠，云何而可言為更勝於顯教懺悔之法？無是理也，有智之密宗行者當深思之！

此段引文即可以顯示密宗百字明之不如正理。

如是密宗之三十五佛懺與百字明懺悔法，無論是日日懺、月月懺、年年懺乃至百年懺，一定無法得淨罪相，反而更加墮落。所以懺悔必定是要如理如法之懺法，如大悲懺等而作懺悔，才能把罪惡懺除清淨。

又如誹謗正法者是極重罪，更要當大眾面前懺，對眾懺後更要天天懺，直到見好相為止。什麼是好相？如《梵網經》卷2說：

若有犯十重戒者，教懺悔。在佛菩薩形像前，日夜六時誦十重、四十八輕戒，若到禮三世千佛得見好相者，若一七日、二三七日乃至一年，要見好相。好相者：佛來摩頂、見光、華、種種異相，使得減罪。若無好相，雖懺無益。

這是《梵網經》說的「見好相」。而《廣論》145頁說：【好相者如《準提陀羅尼》說：「若於夢中夢吐惡食，飲酪乳等，及吐酪等，見出日月，遊行虛空，見火熾燃，及諸水牛，制伏黑人，見苾芻僧苾芻尼僧，見出乳樹、象、牛王、山、獅子座及微妙宮，聽聞說法。」】《準提陀羅尼》是密教的儀軌，

若依《準提陀羅尼》所說的夢見好相，有時很難作準確的觀察，因為平常人也有可能夢見如是景象。

又第三力者，宗喀巴說：【謂正靜息十種不善。】於密宗道修行者中是不可能作到的。其實十不善業的靜息，並不是藏傳佛教修行人做不到，而是藏傳佛教的法義及戒條規定，使藏傳佛教修學者不得不繼續造作不善業；在藏傳佛教中，除了偷盜之外的九種不善法，所有人都必定要努力修加行的，譬如：藏傳佛教口說倡導慈悲心卻鼓勵要吃眾生肉；倡導清淨修行卻規定要師徒、師兄姊一起亂倫合修樂空雙運……等，前已細說，此不再贅述。

又第四力者，宗喀巴說：【謂修皈依及菩提心。】之前也多處敘述藏傳佛教歸依之不如理處。藏傳佛教歸依之三寶、四寶，其實都是歸依鬼神、供養鬼神及上師；祈求鬼神加持色身健康、生意興隆，其結果是被鬼神所繫縛，死後終於下墮惡趣。至於藏傳佛教的發菩提心，於本書前章已有描述，並將在本書說明上士道時再詳細評論之。不過，此處再引吾師 平實導師於《狂密與真密》1201 頁的一段文，作為本書下士道菩提心之結語，謂：

發菩提心者，乃是發起勤求佛菩提之決心，方名發菩提心；宗喀巴則以誦咒而謂為已發菩提心，違佛真旨也。而勝義菩提心乃是一切有情本自具足現成運作之第八識如來藏，佛於般若諸經中說之為空性，宗喀巴則謂：「所觀想心中月輪上之金剛，即是空性之本體」，顯然誤會空性之真實義也。

密宗所說之發菩提心，悉皆不在真求佛道上用心，而在淪墮欲界最粗淺境界之淫樂上用心，而狡辯為「樂空雙運、樂空不二」之即身成佛法。然而實與佛說空性之正理完全違背，亦與佛說二乘解脫道之涅槃正理完全違背，應名真發輪迴之心者，絕非真發菩提心者也。

宗喀巴復令密宗行者依於慶喜藏之邪說⁵，而於觀想月輪之情境上用心，誤認所觀想之月輪為世俗菩提心，妄配所觀想月輪上之金剛為勝義菩提心，知見膚淺若此，云何密宗黃教諸人推之為「至尊」？其實乃是於三乘佛法俱未入門之凡夫也，有智之人何堪受此誑騙、而續修彼黃教宗喀巴所傳之雙身修法及觀想之法？是故一切有智之密宗行者，當速探究三乘佛法中發菩提心之真正意旨，當速探究三乘佛法中實證勝義菩提心之真正意旨，莫為密宗邪謬知見之所誑惑。

這是給宗喀巴的隨學者的當頭棒喝！（待續）

⁵ 案：本書於上士道之平議時將會作說明。

滅除大妄語業

—略評—西行者的眼見佛性—

—正慶居士

(連載二)

所以禪宗的「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這個公案，一切佛子若真能如實參得，也就能與惠能大師一鼻孔出氣。惠能大師證悟「(世俗)一切萬法不離(勝義)自性」，現觀這個勝義自性，是「本自清淨」的、是「本不生滅」的、是「本自具足」的、是「本無動搖」的、是「能生萬法」的。爲什麼惠能大師說這個本體、本心(勝義自性)，現觀時有如是五項功德性？特別是能生萬法的自性，那是因爲這個本體、本心(勝義自性)雙具「空」與「不空」二性的緣故，這顯然是說心體的功能性而非指佛性。

雖然禪宗參禪的證悟，有人只能證悟明心(破初參)，有人除了觸證本心之外，並在此時現觀中的一兩秒鐘內還能眼見佛性(破初參同時過重關)，有人甚至一悟徹底(連破三關)，參禪事畢。但是真正的眼見佛性之人，他絕對不會將惠能大師當時證悟現觀到的真心如來藏具有的這五項功德性，說成是

眼見佛性時所見的佛性之功德性，或說是眼見佛性之佛性爲何物上的知見，或說是眼見佛性之時節，或說是眼見佛性之境界相。惠能大師於宗門參禪三關之中，若不只是證悟真心如來藏破初參明心而已，那麼他必然知道明心的內容與眼見佛性的內容之不同，必然不會把現觀知道的真心如來藏之五項功德性，反說成是眼見佛性時之佛性境界有這五項功德性；或反說成不但現觀真心如來藏有這五項功德性內容，而且也是現觀佛性有這五項功德性內容。一西行者將此真心如來藏的五項功德性內容，等同於眼見佛性之佛性的五項功德性內容，或說爲眼見佛性之時節，或說爲眼見佛性的佛性之爲何物，或說爲眼見佛性之境界相，顯然他未嘗眼見佛性。

平實導師多年來屢次跟他說：「你沒有眼見佛性，只是解悟了佛性。」⁸甚至於到後來，大約是 2001 年或 2002 年的時候，在台北正覺講堂，平實導師於講課下課後，不得不在小參室裡，當著幾位同修面前，當面再跟他說：「你沒有眼見佛性。」但是他都不接受勸誡，每次他都與平實導師爭辯說他有眼見佛性；但他說有眼見佛性的這個話，顯然是不如實語，唯是恣意想像。一個真正明心並且眼見佛性之人，決不會這樣囫圇吞棗，他不會不知「惠能大師向弘忍大師呈報這個五項功德性的旨意，乃是在說明他現觀真心如來藏的五項功德性內容，而不是在說明現觀及領受眼見佛性之佛性的內容或境界相」。如果真要說明眼見佛性的內容或境界相的話，他會如同《指月錄》所記載克勤大師的說法：「金鴨

⁸ 案：實爲方便說他有「解悟」。

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

眼見佛性，是親眼看見佛性的神用，換句話說：是眼見如來藏在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上顯現的性用，不是如來藏的成佛之性，也不是色、聲、香、味、觸、法等六根的自性，更不是一西行者所謂「見性」的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識的見聞知覺性。眼見佛性，是必須眼見為憑的，而且必須在山河大地上清楚的眼見自己的佛性，不是恣意想像來的，是要以父母所生的肉眼親見始得。要在有情眾生身上眼見各各有情眾生的佛性，也能在各各有情眾生的身上眼見自己的佛性，也能在一切無情物的上面去眼見自己的佛性；譬如牛糞、狗屎上面，乃至樹木、花草上，都能眼見自己的佛性。若能如此，纔是真正的眼見佛性。而且正當過重關而見性時，這個眼見佛性是一見便了，一翻兩瞪眼，沒有繼續整理體驗「祂」的存在之問題，只是去領受、享受初見佛性時的境界相；一西行者所傳的見性，卻都是要在六識自性上整理，同於自性見外道。但一西行者所說的佛性是六識的自性，即不能符合眼見佛性者在山河大地上看見自己佛性的證境；因為他無法在山河大地上看見自己六識的自性，與見性者可以在山河大地上眼見自己佛性的證境大不相同；這也證明一西行者並未眼見佛性，只是反墮自性見外道所墮的六識自性中。

再者，真正的眼見佛性之同時，世界如幻觀便已成就，從來都不必整理；當時即已眼見山河大地如幻，這是真正眼見佛性時，伴隨著出現的解脫功德。若不能如此，不可謂為

已經眼見佛性；返觀一西行者所謂的見性，都是要在「見」後整理六識的自性，並非如來藏直接顯示的佛性，並非見性者只需加以領受而不必整理的佛性。是故如果有人說：「見性後，要去整理體驗。」而不是單純的領受、享受佛性，那麼說這句話的人，他就是沒有眼見佛性。是故，不能以現觀真心如來藏具有如惠能大師說明的五項功德性內容，據以說是眼見佛性之佛性的內容或境界相，或說是眼見佛性的時節，或妄說眼見佛性的佛性之爲何物。宗門的明心與眼見佛性二法，差別大矣！如果沒有如實以父母所生的肉眼親見，縱使經由如實親見之人來告訴你，爲你全部描述出來以後，你縱使已經明心了，也只是隔靴搔癢，搞不清楚真正的癢是在何處；永遠只能猜測，只能恣意想像，仍不知親見者所見之內涵。真正明心證真的人，則聽受以後一定會以明心的如來藏境界來領受，而自以爲確實已經見性。因爲，用明心的智慧境界來套眼見佛性者所說的境界，都可套得上去而沒有差距〔編案：理真實故〕，一定會自以爲知道見性的境界了，但卻不是真正的眼見佛性。因爲，明心者無法在山河大地上眼見自己的真心如來藏的自性（只會誤以如來藏的自性，作爲見性者所見的佛性），但所有眼見佛性者卻能在山河大地上眼見自己的佛性；也因爲眼見佛性是現量境界，由不得人自意妄想，不能勉強。如果自以爲是，加上好爲人師，或希求受人恭敬而聚眾開堂授徒，並且爲人作錯誤的印證，那是貽害徒眾的事，於己於人，都是作孽。這在佛法中，都是極嚴重的事，佛曾教誡說：「是魔說魔事，非佛法教故。」所以，知與不知，

那是兩樣情；被實證者舉出自己的錯誤以後，已經騙不了自己，是故說：「若是知有底人，細嚼來嚙；若是不知有底人，一似渾崙吞箇棗。」這是 克勤圓悟大師說過的話。

至於惠能大師現觀到的真心如來藏五項功德性內容之說明，若要具言，恐成繁文；因限於篇幅，筆者不擬闡述，僅舉一二經論爲之證明，亦以此爲惠能大師證悟大乘法道的明證，請讀者諒察，茲恭錄如後：

(1)、「本自清淨」——《大乘密嚴經》卷第 2：

一切眾生阿賴耶識，本來而有，圓滿清淨，出過於世，同於涅槃。譬如明月，現眾國土，世間之人見有虧盈，而月體性未嘗增減。藏識亦爾，普現一切眾生界中，性常圓潔不增不減。……如月在雲中，性恒明潔，藏識亦爾，於轉識境界習氣之中而常清淨。如河中有木，隨流漂轉；而木與流，體相各別；藏識亦爾，諸識習氣雖常，餘俱不爲所雜。諸仁者！阿賴耶識恒與一切染淨之法而作所依，是諸聖人現法樂住三昧之境，人天等趣，諸佛國土悉以爲因，常與諸乘而作種性，若能了悟，即成佛道。

這是說，真心如來藏具有出生萬法的功德，特別是本自清淨而非將原來染污的意識心修行轉變成清淨心，所以真心如來藏是大乘聖人所證悟的標的，由此證明惠能大師所悟正確。

又如《勝鬘經》卷第 1：【如來藏者，是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間上上藏、自性清淨藏。此性清淨如來藏，而客塵煩惱、上煩惱所染，不思議如來境界。】又如《大寶積經》卷第 36：【(勝義)菩提心者，最勝清淨，性不染故。】又如《成唯識論述記》卷第 2 如是述說：【問曰：「此心之相，體是有爲，何故乃說虛空無爲？」論：「此所現相，至假說爲常。」述曰：「所現空相，前後相似，無有改易，唯爲一類豁虛空等相，故假說爲無爲，而理定無實有本質，此如顯揚第十八說。若有漏心所緣現相，多分苦諦所攝；若善、不善心等，亦集諦攝。論據多分但說苦諦，無漏心者道諦所攝，實非是常，即是生滅、非生滅門依他性攝，下三性中自有誠證。」論：「二依法性假施設有。」述曰：「此顯空等依真如立。」何者是法性？論：「謂空無我，至非一異等。」述曰：「此空無我所顯真如，離有、離無、離俱有無、離俱非有無，心行處滅，言語道斷，與一切法非一非異，等者等取非即離等，此前總顯法性之體。」論：「是法真理，故名法性。」述曰：「釋法性名，性者體也。諸法真理，故名法性。」如何依此假說空等。論：「離諸障礙，至故名擇滅。」述曰：「即此真如離諸障礙，故名虛空；由無漏惠簡擇力故，滅諸雜染，雜染之言通有漏法；究竟證會，即此真如名爲擇滅，即由惠力方證會故。」論：「不由擇力，至名非擇滅。」述曰：「而此本性不由惠能而性

清淨，名非擇滅；或有爲法緣闕不生，不生之滅顯真理故，名非擇滅，離無漏惠而自滅故。」】都是說此真心本性清淨，證明惠能大師所證的心不是本有染污的意識心轉變成清淨心，而是本自清淨的第八識。

- (2)、「本不生滅」——《宗鏡錄》卷第4：【性相俱融說一心：謂如來藏舉體隨緣，成辦諸事；而其自性，本不生滅。即此理事混融無礙。是故一心二諦，皆無障礙。】
- (3)、「本自具足」——《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第26：【忽若悟得此心本來成佛，究竟自在，如實安樂，種種妙用亦不從外來，爲本自具足故。】
- (4)、「本無動搖」——《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2：【云何菩薩摩訶薩善分別自心現？謂如是觀三界「唯心」分齊，離我我所，無動搖，離去來，無始虛僞習氣所熏，三界種種色行繫縛，身財建立妄想隨入現，是名菩薩摩訶薩善分別自心現。】又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38：【菩薩……從無動搖處來，不捨如來不動體故。】真心如來藏從來不曾被六塵萬法所動搖，住於頭部的靈知心則是會被六塵萬法所動搖的，所以常常在了知萬法。
- (5)、「能生萬法」——《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卷第36：【諸有情身，由何「所造、相續不斷」？謂四大種，及「阿賴耶識造作、執持、熏習，功能有無量力。」】又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569：【真如名爲無異、

無變、無生、無諍，自性真實；以無諍故，說名真如。如實知見諸法不生，諸法雖生，真如不動；真如雖生諸法，而真如不生，是名法身；清淨不變，如虛空，無等等，一切三界無有一法所能及者，遍有情身，無與等者；清淨離垢，本來不染，自性明淨，自性不生，自性不起。】

再者，惠能大師證悟這個本體、本心，也就是如來藏、第一性、法身、法性身、真如、如、本法藏、阿賴耶識、含藏識、第八識、……等隨眾生根性而立名的各各異名，《大智度論》卷第 18 說：【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隨諸眾生力，爲之立異字。】這個本體、本心的異名，諸如《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說：【(勝義)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又如《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八說：【第八識，亦謂之阿賴耶識，亦謂之含藏識，含藏一切善惡種子。】又如《人天眼目》卷第 5 說：【此阿賴耶者：即是真心，不守自性，隨染淨緣不合而合；能含藏一切真俗境界故，名含藏識。如明鏡不與影像合，而含影像，亦名如來藏識。】又如《妙法蓮華經玄贊》卷第 3 說：【楞伽經云：「阿梨耶識，名空如來藏；具足熏習無漏法，故名不空如來藏。」】又如《大乘法苑義林章》卷第 7：【法謂差別諸功德義，性謂本體；義之體故，名爲法性。】又如《景德傳燈錄》卷第 28 說：【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又云：

「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由此證明惠能大師所證的心，確實是第八識如來藏，故有本不生滅乃至能生萬法等功德，但不是在說佛性。

貳、四位懿蓮念佛會的學員被一西行者印證認可 「眼見佛性」報告之節錄與評論：

有關四位學員被一西行者印證認可已經證悟真心與眼見佛性，即彼等所說的「心開與見佛」，筆者僅節錄《心開見佛報告》中所謂「眼見佛性」之相關內容的敘述，茲先節錄如下：

（壹）、余西於民國九十五年（2006）三月廿五日撰述

〈余西心開見佛報告〉⁹：

三、體究念佛 - 尋覓佛性

記得多年前，老師在講四加行時，曾請問老師：「什麼是自性？」老師順手拿起一朵花解釋說：「這朵花『名』玉蘭花，『義』可以拿來供佛，『自性』就是香。」我現在才恍然有省，體究佛性就是體究真心的自性，佛性非見聞覺知，但不離見聞覺知，六根門頭祖師意，體究時目光不能全部外放，否則隨塵去了，要稍為內攝。

約又有五年之久，「如何是佛性？」的「一念」深植心田裏，卻沒有什麼明顯動靜！有一天，老師突然找我，

⁹ 一西行者輯述《常憶念佛 自在解脫》一書〈第六章常憶念佛心開見佛報告·第一節 佛子 余西心開見佛報告〉請見懿蓮念佛會網站〈余西心開見佛報告〉網頁：<http://www.inlotus.org/Bigreport/REPORT1-3.htm>

問取目前用功的情形，我如實報告，老師告訴我：「這樣好了！你改爲將『如何是○而不○？』的話頭放在心裡，然後平常照樣用功。」果然後來起了作用，在父親生病住院照顧時，有所相應，並將相應、體驗一一向老師報告；老師要我繼續體驗「衲」，直到可以說的分明：見性與未見性之差異？平時如何可以常見性？見性與明心之非一非異等？

如此又經過約三個月的努力，終於又相應，定慧更深穩，至此以往之公案諸如「呼叫小玉原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及「青色青光、赤色赤光、黃色黃光、白色白光」等公案豁然貫通。於是再向老師報告分明，亦獲肯定。

見性是離能取所取，不經意之照見，正如大般涅槃了義經所說：常與無常……，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背○合○，不○○而去；自性清淨心，無一法可得，本自清淨，逢緣顯境，隨緣不變能生萬法，卻也自在灑脫，歡喜光佛。

評論如下：

一、引用祖語疏誤：余西依一西行者給了「**呼叫小玉原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的祖語公案語句之後，未能查閱祖語原句是否如是，又在被印證認可眼見佛性之後，繕寫報告呈送給一西行者而公開在網際網路給大眾閱覽以前，仍然沒有核對祖語公案原句，改爲正確的「**頻呼小玉元無**

事，只要檀郎認得聲」，這是余西不善修學的結果，不可歸咎於他人的錯誤教導，這是犯了囫圇吞棗的修學態度之過失。

二、余西都在看話尾，沒有看話頭的實際功夫，何況進一步的參話頭？而見山不是山的境界也就沒有，所以就不可能有眼見佛性的時節因緣。

三、余西在此文的開頭說：【記得多年前，老師在講四加行時，曾請問老師：「什麼是自性？」……我現在才恍然有省，**體究佛性就是體究真心的自性**，佛性非見聞覺知，但不離見聞覺知，六根門頭祖師意……。】顯然是落在「真心」的功能性上面，並非正覺同修會依據《大般涅槃經》所證的眼見佛性，誤會真心的自性爲佛性，是將明心等同眼見佛性，顯然在見性破重關上面已犯了大妄語業；這個業種是一西行者造成的，與余西個人無關，他只是被誤導及錯印證。余西又在此文的最後一段說：【**見性是離能取所取，不經意之照見**，正如大般涅槃了義經所說：常與無常……，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背○合○，不○○而去；自性清淨心，無一法可得，本自清淨，逢緣顯境，隨緣不變能生萬法，卻也自在灑脫，歡喜光佛。】

從他的見性報告全文看來，余西說「我現在才恍然有省」一句，這個「我現在」，顯然是在說他眼見佛性之後的「我現在」；而「恍然有省」，當然也就是指他眼見佛性之後的事了。

因此，這開頭的一小段告白，以及此文的最後一段話，都是他自己在呈報他眼見佛性結果後被一西行者認許的知見。

他提出這個知見，是否就代表他真的已經眼見佛性了？這點我們應該擺著在後面來說，先來審察他的參究過程與被一西行者印證認可眼見佛性的過程，那麼在真正眼見佛性者眼中，答案自然就浮現了。余西說：【約又有五年之久，「如何是佛性？」的「一念」深植心田裏，卻沒有什麼明顯動靜！有一天，老師突然找我，問取目前用功的情形，我如實報告，老師告訴我：「這樣好了！你改為將『如何是○而不○？』的話頭放在心裡，然後平常照樣用功。」果然後來起了作用，在父親生病住院照顧時，有所相應，並將相應、體驗一一向老師報告；老師要我繼續體驗「祂」，直到可以說的分明：見性與未見性之差異？平時如何可以常見性？見性與明心之非一非異等？如此又經過約三個月的努力，終於又相應，定慧更深穩，至此以往之公案諸如「呼叫小玉原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及「青色青光、赤色赤光、黃色黃光、白色白光」等公案豁然貫通。於是再向老師報告分明，亦獲肯定。】

一西行者給余西「**如何是覺而不迷？**」的話頭，其實把這句話當作話頭，很容易墮入識陰六識的知覺性中，雖然余西說曾把「如何是佛性？」的「一念」深植心田裏，也是一樣。以一西行者的觀念，應該說他認為眼見佛性的「佛性」境界相就是「**覺而不迷**」吧。

接下來，余西說他相應了，這裡所謂「相應」，當然是指他已「眼見佛性」的意思，因為他這個文章是眼見佛性的報告。不過，在這「相應」結果之前，他並沒有說明他到底有沒有看住話頭，有無這個看住話頭而不會墮在看話尾的實際功夫？之後，又到底有沒有參入話頭，有無參入話頭而不會墮在參話尾的實際功夫？這二種功夫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前面的功夫，就沒有後面的功夫；如果沒有後面的功夫，就沒有眼見佛性的基礎可言；如果沒有眼見佛性的基礎可言，就不可能有眼見佛性的時節到來。然而，這個過程他並沒有說明。既然如此，那麼，這個眼見佛性之前必備的實際功夫，我們似乎是無從就此方面加以檢視，而無法給予肯定或否定了。

但是，余西說他因為一西行者告訴他：「這樣好了！你改為將『如何是覺而不迷？』的話頭放在心裡，然後平常照樣用功。」結果後來，就起了作用，在他父親生病住院照顧時，有所「相應」，也就是自認為「眼見佛性」。這個地方，筆者必須質問：余西憑著什麼「眼見佛性」？憑著「如何是覺而不迷」這句話而看住話頭？或是看話尾？進而參話頭？或仍然是參話尾？或憑著「將『如何是覺而不迷』的話頭放在心裡，然後平常照樣用功」？一西行者這句「然後平常照樣用功」的話，依照他慣常的意思，通常就是教人家「然後像平常一樣照樣憶佛念佛、念咒、誦經……等」的意思。試想：「然後平常一樣照樣憶佛念佛、念咒、誦經……等」，這又哪裡有在看話頭、參話頭？根本沒有真正進入、融入在

參話頭中，這麼又哪能出現疑團，又怎麼能到達、及進入見山不是山的境界相裡面；沒有真正到達、進入見山不是山的境界相裡面，又哪裡來的眼見佛性時節的到來？沒有真正有眼見佛性時節的到來，又哪裡來的眼見佛性？這些每一個環結，各各都是環環相扣的。試問：你既沒有如實、真正的走過來，又哪裡來的眼見佛性？這樣也可以叫作眼見佛性，也不免太唬弄人了！這幾年來，台灣不是流行一句話說「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是危險的」？因此，筆者誠懇相勸余西：「應善處之。」

余西將已經眼見佛性的事，向一西行者報告；報告完之後，一西行者卻告訴他：【要繼續體驗「祂」，直到可以說的分明：見性與未見性之差異？平時如何可以常見性？見性與明心之非一非異等？】這裡，筆者要說：「已經眼見佛性了，還要繼續去**體驗**這個「佛性」而作**整理**嗎？」若是有眼見佛性的話，有就是有，眼前分明領受，只管享受見性的美好境界就是了，何須體驗及整理？若是沒有在山河大地上眼見自己佛性的話，沒有就是沒有，眼前即無可領受，何能體驗及整理？哪有說已經眼見佛性，這種分明領受如手中菴摩羅果於眼前的事實，卻又說出要繼續去體驗菴摩羅果而加以整理的事？這就譬如桌面上的蘋果一樣，如果你眼睛真的有看見桌面上的那個蘋果，那就是有「眼見蘋果」，一見便了，一翻兩瞪眼，絲毫沒有需要再去繼續體驗「蘋果」在不在的事情之必要性，除非你沒有「眼見蘋果」。如果沒有「眼見蘋果」，那就應該說沒有見，應該說繼續參，而不是

說【繼續**體驗、整理**】「蘋果」，因為還不知道什麼是「蘋果」的人，連「蘋果」的模樣都從來沒見過，哪能夠體驗？哪能夠繼續整理？那叫作「空思、夢想」，不是體驗。否則，難道一西行者認為「眼見蘋果」之後，還要再去進一步繼續整理這個「蘋果」嗎？試問：「整理這個「蘋果」是要作什麼？」不是只要問有沒有「眼見蘋果」嗎？如果必須再進一步去繼續整理這個「蘋果」的話，那是叫作「整理蘋果」，不是叫作「眼見蘋果」。所以，說要繼續體驗「佛性」，而不是享受、領受佛性的這種話，分明是外行充內行，不是真正眼見佛性的人。

一西行者告訴余西去繼續體驗他眼見到的「佛性」，後來他說經過約有三個月的努力繼續體驗他眼見到的「佛性」，所以【終於又相應，定慧更深穩，至此以往之公案諸如「呼叫小玉原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及「青色青光、赤色赤光、黃色黃光、白色白光」等公案豁然貫通。於是再向老師報告分明，亦獲肯定。】到了這裡，我們應該再次商量：「什麼叫做『終於又相應』？」既然三個月前就已經「眼見蘋果」了，怎麼進一步去「整理蘋果」，在整理這個「蘋果」、把玩這個「蘋果」三個月後，又說我「終於又眼見蘋果」了。余西是：在整理把玩前是見性？或整理把玩後又一次見性？然後說「呼叫小玉原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及「青色青光、赤色赤光、黃色黃光、白色白光」等公案豁然貫通；在在處處都顯示余西落在識陰六識的自性中，因此也被一西行者印證認可已經「眼見佛性」了。我們要問：「真的親眼看見佛性了嗎？」憑著什麼？是憑著「呼

叫小玉原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及「青色青光、赤色赤光、黃色黃光、白色白光」嗎？余西如果知道有一位參過法演大師的提刑官，他也是認得「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的公案，那就要好好檢視自己一下：

這個公案，法演大師告訴他人說這位提刑官「只認得聲」，什麼是「只認得聲」？也就是說認得六根的自性或六識的見聞知覺性，不是說你耳朵聽得見聲音或認得聲。如果你說你不是「認得聲」，又舉經證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那麼我告訴你，祖師復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且道：佛、祖相違不相違？蹊躑又在何處？又者，法演大師也不是說你眼睛看得見光或看不見光，若你說「見光（青色青光、白色白光）」，那叫見光死；若你說「不見光（青色不青光、白色不白光）」，那叫不見光也死；若你說「見不見光亦不見見光（青色青光白色白光、青色不青光白色不白光」亦「青色不青光白色不白光、青色青光白色白光）」，那叫見不見光都死；恁麼！如何是不死的時節？且仔細：「風吹荷葉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這裡可是毫釐無差，天地不隔。所以祖云：「一擊毫釐兩路分，再審便能明的旨，自然『青、白』不從聞。」所以筆者再次相勸余西：「應善處之。」不忘佛恩，深信因果，把握有限的時光，在「**真正的眼見佛性上**」去用功，老實修行，莫在「**錯誤的妄見佛性上**」用功；如此，倘欲生西也才有個路頭。借用唐代李頎送魏萬之京詩：「莫見『**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蹉跎。」一句送上，願勉之！

（待續）

仍是慈悲一片

——425「穿越時空—超意識」
世紀法筵紀實

編譯組 採訪彙整

(連載一)

慈悲一片

既知畢竟無所得空，偏去慇懃禪子覓空；

弄縴一池春水不空，究竟是為哪宗？

橫挑扁擔，檢點諸方，

惹來渾身腥羶，究竟又為哪般？

大慈大悲一片，化作金剛寶劍，

高懸太虛明鑑，專候伶俐禪辯。

若肯喪身捨命，滅卻空見、我見，

便見金剛寶劍，原是慈悲一片。

只如人間還有伶俐衲僧麼？

過來！

——平實導師

《禪門摩尼寶聚》扉頁 超意境 CD 詞

「超意境 CD」迴響 平實導師的法音，猶如 425 高雄的法雨潤澤，清涼沁心，還有什麼比「慈悲一片」的幽吟，更

能道出 平實導師 425「穿越時空一起意識」這一場世紀法筵的用心！過來！佛子過來！高雄巨蛋萬人相見，穿越時空的相見，過來！

這一場相見，究竟是誰與誰相見？是什麼能穿越時空成就這一場相見？平實導師依舊手執金剛寶劍百里南來，更教法場中正邪相見，籲請大眾隨聞入觀，讓他揮劍為斷三縛結，平實導師放手疾挑常見、斷見、我見、自性見、五現涅槃見等諸外道見，斬落邪見黃沙滾滾，護立八識巍巍如山；塵埃落定的當下，便見假我屍橫遍野，有緣便捧得初果歸航，獲致刀光劍影下的重生。佛說：「百千萬劫法難聞」，平實導師如今坐掌正法巨艦、手執金剛慧劍，領航同船渡至生死彼岸，又須多久修得？

楔子

2006 年，平實導師曾於高雄開講「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辨明佛法的脈絡，揭示生命實相的實證乃是依八識論，釐清六識論者將第七識說為「第七意識」，將第八識說為「第八意識」的邪說。學人經三年的沉澱，對照 佛陀聖教典籍而符契不差，渴望進一步瞭解佛法真實義，進而探求親身實證之路。宇宙間是否真有穿越時空的存在？如果有的話，要如何去體會祂？如何去證悟祂呢？

當這場演講場所決定在高雄舉辦時，我們可以體會到 平實導師的悲憫與睿智。由於佛弟子求法路途的遙遠，南台灣的佛弟子平時要親沐 平實導師法雨潤澤的機會確實難得；而南

台灣佛弟子對正法信心堅固的程度，卻絕不遜色於中、北部弟子，平實導師以是決定接續前緣，繼續完成 2006 年高雄演講尚未說明的部分，將演講場所選在南台灣的高雄，希望透過此次公開的演講，將六識論與八識論做一個鮮明的比對，而將八識論正法幢矗立起來，是故再度於高雄舉辦生命心智科學的饗宴。在法水乾早已久的南台灣，正期待大法雨的滋潤，平實導師慈悲這些渴飲甘露眾生的千呼萬盼，一方面滿足南台灣弟子的渴仰，一方面也正式宣告正覺正法的弘揚，已經正式進入「函蓋南、中、北全台群眾」的時代意義。原本只預計大約容納三千人的會場，然而礙於高雄地區沒有適合的場地，又因為有些場所有使用上的限制，最後才決定於可容納 12000 人的高雄巨蛋盛大舉行。

平實導師曾說：「末法時代的佛教界，有三類人，二種極端。第一類人，以凡夫之身，宣稱已經成佛；這是一個極端。其實這些人都是凡夫，因為我見俱在。第二類為大部分的佛教徒，安分守己，從來沒想過自己可以證得初果或開悟明心，成為菩薩摩訶薩。這種人根器心量太小，老是長他人威風，滅自己志氣。第三類則認為自己三大阿僧祇劫以後還是凡夫，只要不下墮地獄就可以了；這是另一個極端。」所以，平實導師為救護眾生起大悲心，師法 佛陀以【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眾生，令離諸著。】¹

眾緣和合篇

¹ 《妙法蓮華經》卷 1 〈2 方便品〉

因爲五濁惡世的眾生普遍煩惱深重、善根不足、剛強難度，正法的弘傳一向不易，往往要經過長時期不斷的教化，才能扭轉眾生的惡見與煩惱習氣；而要僅憑一場公開的演講法會，接引眾生進入正法尤其不容易，非大智慧、大悲願的大心菩薩，實難以爲之。而能令萬眾齊聚一堂，這種攝受力不是來自譁眾取寵或危言聳聽，也不是來自絢麗的舞台表演效果；不是由於故弄玄虛的炫惑，或是佛學知識堆疊的賣弄；更非因爲仙風道骨的外貌包裝，或僅憑表相的濫言慈語；而是憑藉平實導師樸實無華的真實修爲與佛法內涵的實證智慧，以真實福德、智慧的莊嚴來接引眾生，以及眾生渴仰正法的善根成熟、諸佛菩薩加持的正法威德之力所成就，這場世紀法筵迥異於一般法會之殊勝可貴可想而知。深入淺出的法義、震懾卻不失輕鬆的氛圍，整場演說自始至終幾乎零缺點的整體表現，加上精心準備的禮物，以及種種小細節安排的周到與貼心，處處可以感受到圓滿這場法筵的高度困難，以及包括平實導師在內的全體菩薩所付出的心力。

季春之月，正是乍暖還寒，春雨霏霏的時節，萬物欣欣以向榮。爲了籌備4月25日平實導師在高雄巨蛋體育館「穿越時空——超意識」的演講，正覺同修會的上上下下，老師、幹部、學員全體動員起來。不曾舉辦過如此大型的說法盛會，許多的第一次，許多水到渠成的因緣，正覺碼頭上，人人齊力同心，不怕任務的繁重礙難，唯恐無法盡如人意的完成；不怕不眠不休，只怕沒有盡心盡力。欣逢正法巨艦公開出航，人聲雨聲齊響，但一一聲都匯爲一聲「願盡棉薄之力，報答佛恩、

師恩。」正因為都曾真正深刻領受到佛恩、師恩的深重，都深覺何其有幸於此末法之秋，值遇大善知識出世，正法難聞而得能聞思修證，深受感召而願以荷擔如來家業為己任，所以正覺菩薩們自覺自發、勦力忘軀，各各以一當十，只為讓這大乘菩提巨艦，以天地昂首之姿，乘長風破萬里浪，在平實導師公開以橫掃千軍之姿，開向南台灣的熱情港都，主動揮智慧劍、斬邪見魔、立正法幢、擊大法鼓的重要航程，圓滿宣示正法復興的大時代已然勢不可當！（待續）



我的學佛經歷

— 劉正秀 —



二十六歲那年（1981年），正值風華正茂，對未來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單位團幹，業餘學電大，準備結婚。年底一場沒有任何預兆的大禍臨頭（現在知道是業力所致），突然尿血……。手術後切片檢查——腎癌。那個年代談癌色變，男朋友唯唯諾諾；生性剛強的我，哪能容忍如此之人，毅然分手；身苦還沒恢復，心苦更甚；頓覺人身無常，生命無常。

動手術後，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萬念俱灰；什麼榮華富貴，什麼權力，什麼學位，什麼愛情、前途，真如夢幻泡影……。由於母親早逝，家中上有父親，還有哥哥、弟弟都未成家，一直都是我承擔家事。出院後，身體非常虛弱，爲了照顧他們，我必須要戰勝癌魔；從那時開始走向練氣功，整整三年從未間斷（郭林治癌功），身體漸漸康復。其間對宇宙人生開始探索：爲何同時出生一家的兄弟姐妹，命運各異、長相各異、性格各異？人活著究竟爲了什麼？難道就是爲了繁殖後代？人就一世嗎？人死如燈滅嗎？

在這期間，有因緣看了《覺海慈航》佛教小冊子，覺得好，從那時起（八〇年代末）就知道真理在寺廟。然後訪了好幾個寺院，歸元寺、寶通寺……等，但由於福薄慧淺，沒有遇到善知識，請了很多高僧著作，多是講淨土法門，對西方

極樂世界充滿了歡喜，開始持 阿彌陀佛聖號，希望除了我們這個苦難的世界，真的有個極樂的世界，沒有痛苦等；但看高僧的開示，有這樣說，有那樣說；有的說西方極樂世界就在你心中，……，理不出個頭緒，給我的感覺那只是嚮往，虛無飄渺，只是空虛的人尋找精神支柱。我需要的是真理，而不是精神支柱，那我何必浪費光陰？但從那時開始對佛菩薩充滿了敬仰，家中設佛堂供養西方三聖等，同時請了很多佛經，包括《法華經》；因緣未成熟，看不懂，置之佛堂。

九〇年代初，正值改革開放，所謂百花齊放，打著各種旗號的氣功潤生，有藏密、道教、佛教等；當時已對世間法不感興趣，省吃儉用集錢，全花在求道上。學了藏密（一個叫張海的人），一開始就是供養，各三差五要供養¹，最後無力供養（幾年積蓄錢財全部騙完）。又學過其他的，心靈的結不但未打開，反而越結越深；對於求道，已灰心；但有一點，讀了佛門冊子，知道殺生的過錯，完全接受，從此戒殺。

1993 年「十一」²，到親戚家作客，遇引入佛門結緣的居士，說有一佛門高師，於 10 月 3 日將在武漢市市委禮堂作氣功帶功報告，此師是法輪功的創始人，李洪志「大師」；她已聽過幾次，如何如何了不得，極力勸我去聽。沒動心（十幾年求法，身體已好，只想求道，騙子太多），她說這次絕對不會再受騙，真的是佛門高師。親戚也幫著勸，並說他幫我把票買好了。

¹ 編案：各三差五、隔三差五，亦即三天兩頭、常常的意思，比喻時常發生。

² 編案：大陸國定假日 10 月 1 日的簡稱。

礙於人情、無奈，抱著再上一次當的想法，由親戚帶著，於1993年10月3日去聽了法輪功李洪志的所謂帶功報告；從此誤入歧途十餘年。

李洪志創編的法輪功，打著佛教的幌子，宣傳以真、善、忍為宇宙的特性，標榜他是宇宙最高的「佛」（主佛），其他的氣功、佛教、道教等，都是為他開道，並且教導永遠不參與政治、不干涉國事，真修向善……；能信受他的「法」的人，都是過去從極高層次掉下來的「主佛」；由於悲心，他來把我們從地獄中撈上來；證「法」後，把我們帶回更高的層次。極大的符合了我當時的心態：人的確不是一世，確切的有另外佛世界。加上我從來厭惡政治，病後對世間一切看之很淡，一心想找出離苦海之道，真修實證是我希望的。從此一頭栽進去，認賊為師；於是幸運自己終於找到了宇宙中至高無上的真理，榮耀的成為「主佛」的弟子。從此開始幫助李洪志宣揚歪理邪說毒害眾生、出錢出力。

1999年7月，國家取締邪教法輪功；因對國家的政治運動反感，加之共產黨宣傳的斷滅論的錯誤誤導眾生早有認識，所以對國家的取締根本都置之不理，認為真理必然會招到反對，越反對越證明它是真理；加上對歪理邪說的熏習達六年之久，對於李洪志說他吃了無數的苦就是要把我們從地獄撈出來，感恩不盡；能得到「主佛」的垂憐，太幸運了；是邪魔（舊勢力）在操控國家反對真理——「宇宙大法」，為了真理寧可捨命。這期間很多法輪功的骨幹，抓的抓、躲的躲，我毫不憂慮的挺身而出，到處聯絡法輪功人員，堅定他

們對「大法」的信心。這期間也有過思惟、懷疑，但終究因對真理的渴求而不願深思（也是過去惡業所縛）。

不久，李洪志開始從明慧網發表邪說，鼓勵我們上北京講「真相」，否則不能圓滿（不能成佛）；更覺得這場魔難是「主佛」的慈悲安排，是對我們能否成佛的考驗。我活著的目的不是爲了永遠的解脫——圓滿嗎？做好了爲法捨命的準備，多次上北京天安門廣場抗議；被政府多次送進法教班教育，越教育，越堅信是在提高層次。後政府想送勞教，期間逃脫，在外長達五年流離失所；在外串聯法輪功人員，設立網點、資料點，印製歪理邪說資料毒害眾生。受邪教主李洪志明慧網的指示，編造假報導，擴大大事實向明慧網報導政府侵犯人權、侵害法輪功人員等。當時講什麼「真相」，全都是歪理邪說，謗國主，出賣祖國，毒害眾生。在此，對自己愚癡至極跟隨李洪志所犯的謗三寶、謗國主、禍國殃民的罪業至誠懺悔，永不再犯；並感恩政府的寬大，沒追究刑事責任。

現在回想起來，佛菩薩一直都在冥祐我；在法輪功邪教期間，經常做夢有念佛的聖號，當時認爲是干擾。再次被抓後（政府通緝重點對象），按照李洪志的邪說「全盤否定舊勢力的安排」，絕食、絕水，拼命抵抗（多次被抓，多次從公安眼皮下逃脫，當時認爲是邪教的威德，其實是利用了公安人員的善良），拒不接受任何說教。但心中開始反思：爲何越按照李洪志的教導，越堅定的走出來講「真相」，就越被「迫害」？記得那天迷迷糊糊從睡眠中突然沒有語言文字，但意識了了分明知道是何意，一時間似一堵牆被推倒：「李洪志是騙子，他宣揚的法

輪世界子虛烏有，我成了他利用的反華工具，成了賣國賊……（說成語言時得要文字組成，而當時的領悟是剎那間）。」那一刻生命幾乎是窒息一般，好在一身經過無數魔難，鼓勵自己要堅強，決不能倒下……。清醒後，反觀十餘年在邪教中的過程，那哪是我？我怎麼會如此愚癡？漏洞百出的「法輪大法」，無論從哪個環節都能擊破，不堪一擊；公認聰明的「我」，竟被他愚弄十幾年，幾乎傷命，真可謂業力不可思議。

從法輪功出來後，身心疲憊，想去救那些法輪功人員，但對他們的愚癡無可奈何；又想突入世間法混點，但無論如何不感興趣。人生的艱辛、苦、無常，十幾年求道，求升反墮；這個世間肯定有真理，而真理一定在佛教；因我當初大夢初醒時，頭腦一片空白（很難受，那個境界）。這時 阿彌陀佛的聖號升起，心裡一片寧靜、清涼，所以重新萌發了對佛教的探索。有機緣接觸了淨空法師的碟片，和印光老法師等的書籍；當時法輪功人員不斷想把我重新拉回邪教（永不可能），在外五年多，虧他們照顧生活，對他們情執深重，救他們不了，反而浪費時間，不如努力探究佛法真義，有了本領以後再去救他們。出於這種心態，採取迴避，住到親戚家，認真看法師們的開示，瞭解禪宗已名存實亡，末法時期唯有一條出路：持名唸佛求生西方淨土，老實念佛。念佛可以去一個美好的國土，那裡一切都是眾寶合成，無三惡道，沒有寒暑；色相莊嚴，眾善聚會，沒有病苦；成就後再來度眾生，多好！

二年時間，排除外緣的干擾，除了簡單的生活，就是老實念佛（行、住、坐、臥）。吃飯期間看碟片、印光老法師等的

書籍，睡覺放唸佛機；常讀《無量壽經》，樹立了西方極樂世界就是我的故鄉，浪子今世捨報後一定要回故鄉，隨父修學，有能力再回娑婆廣度有緣眾生。這期間沒看電視、沒看報紙、沒跑道場，老實唸佛。先是持名，後來悟到（因有病中體會）捨報時心力微弱，無力唸佛，後改成心唸心聽（日夜不斷）。2007年10月，突然不唸自唸；剛開始還有相，繼續加功（因當時不知轉折無相念佛），不久後，日夜不斷，什麼聲音都變成了佛號聲；小鳥聲、油煙機、汽車鳴等，都相同；吵得受不了，無法睡覺，精神疲憊、痛苦不堪（從中知道精神病是什麼狀態）。

然後想從那些大德的碟片、書籍中尋找轉進方法，找不到，苦思不得其解。也看到摘錄的蓮池大師開示的體究念佛，但究竟何為體究念佛？沒有弄懂。名號聲吵得我精疲力竭，苦不堪言；從淨土宗大德中（現今）不可能得到解決，開始向外求法，知道《楞嚴經》是佛門照妖鏡，非常嚮往；正好有緣遇到一老居士處有宣化上人當年講《楞嚴經》的錄音帶一百多盤，全部請回，恭敬求法。但只聽了二盤（從前請過宣化上人講的書，看著總覺不對勁，以為自己初學，佛學基礎沒打好），就不想聽；強迫聽，總覺得不對勁；怎麼不對勁？說不出來。看某些淨土宗大德的開示，也有此感（剛開始覺得好），寫信求救北京居士林林長（夏蓮居孫子）夏法勝老居士求救，無回音。期間看萬行、元音老師的書籍，覺得新鮮；晚上做夢，坐在火車上，車翻了。知道解決不了問題。

正好一居士結緣台灣印順法師弟子體方法師講的解脫之道《心經》光碟，初看很被吸引，解脫之道名相今生第一次

聞，裡面講到萬法都是緣起性空，都是因緣和合；觀實際世間的確沒有一法是能夠獨立存在的。但是聽著聽著就發生了恐懼：他說西方極樂世界是太陽崇拜，意思是不存在的（當年未進佛門而入外道，就是因為這樣類似的邪說），那我念佛不是白辛苦了？不對，世尊經典明明白白開示，彌陀世尊四十八大宏願經常讀誦。他又暗示 佛陀滅度了就是不存在了，地獄是 佛陀怕眾生造業，虛設方便之說。心裡忐忑不安，思惟佛絕不會不存在，佛法應是能實證的，否則它怎麼能流傳二千多年？而且很多高僧（看高僧傳）都出身豪門，又想如果我成了佛（其實那時對佛根本就只有敬仰，究竟如何成佛一無所知），也必定會像 彌陀世尊一樣成就美好莊嚴的國土，接引有緣眾生，就停止看。強迫仍看淨空法師和大安法師的碟片；但仍有很多疑惑，對什麼是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無我，怎麼都思惟不透：佛因一大事因緣，四十九年講法，就是要講淨土法門……。疑惑重重，佛法究竟講了什麼真理？似模糊不清。

這時又一居士結緣體方法師的碟片，好奇再次觀看，陷入更大的疑惑不安；他講佛的證量跟阿羅漢一樣，菩薩與阿羅漢的區別僅在於菩薩願度眾生。覺得不對勁：佛的證量怎麼會跟阿羅漢一樣？（但當時對佛菩提道一概不知，名相都未聞）又說阿羅漢入無餘涅槃是「滅相不滅」，一切萬法緣起性空，沒有第一因。這一下把我搞蒙了：原來佛法是在講斷滅。但他講般若、中觀、如來藏，第一次聽到這些名相，很興奮、歡喜，特別是聽到如來藏這個詞。但他說大乘經典《法華經》、《華嚴經》、《楞嚴經》等大乘經典是佛的方便說，就覺得不

對勁。大乘經典既然講如來藏，肯定不是方便說；《無量壽經》、《阿彌陀經》是大乘經典，西方極樂世界一定存在。但如來藏是什麼？般若、中觀又是什麼？總之他說得不對。但又根本不知道他如何不對，同時懷疑是我這人沒善根，別人看沒疑問（我試探過他人），就我問題重重。

那段時間真苦，對世間法毫無興趣，持名唸佛又被吵得頭髮炸，心中開始怨：所謂的大德（有的暗示就是菩薩再來）自己根本沒有老實念佛（一談到行門就錯），只是在紙上談兵，把佛法當世間的學術，看誰的口才高……。無奈，跪在佛前不斷祈求佛菩薩垂憐加被，迫切地希望能遇到真正的菩薩（以前把某法師當作菩薩）。再次有幸蒙佛菩薩冥祐，2007年12月底偶然參加助念，遇一居士，談及體究念佛，他說台灣有一居士大德寫的書，是否願意看？我問：「是否蕭平實居士？」他說是，迫不及待的想看（因我在這一段時間看了一些法師的書中提到此名而謗之，我也正好有機緣拜讀《念佛三昧修學次第》，覺得非常好，很想看其他論著，在佛學書店找，沒找著），那居士正好那幾天有事，我便迫不及待打電話詢問；聽說有空，不客氣上門索求一大包 平實導師菩薩的著作，從此找到真正的菩薩——過去世的恩師（寫到這裡，淚流不止），開始邁向正覺。

2007年12月31日，助念完回家吃完飯後，上香拜過佛，恭恭敬敬打開《邪見與佛法》，從頭至尾一氣看完；太妙了，心中所有疑惑頓消；一本薄書，把佛法的真義講得如此透徹明了，言簡意賅；佛法裡講的什麼是解脫道，什麼是佛菩提道，什麼是外道，佛的證量，阿羅漢的證量，清楚了知。2008

年元旦，開始看《心經密意》，如飢似渴讀著、讀著，心情無比激動，今生從來未聞如此殊勝深妙的開示（以前因不懂《心經》，記不住，看後《心經》自然會背誦）；看了三分之一，淚如泉湧，歡喜欣樂，知道今生總算沒白活，終於找到了真正的善知識，與我過去世的修行接上了。為何那麼多疑問，就是因為意識心是今世，而意根慧力差，但過去世熏習了義正法的種子使意根拒接佛門外道的邪說。

三天看完《心經密意》（幾乎沒休息，除了簡單吃喝），對於佛法有了大致全面瞭解（一天勝過幾年），並且對平實導師深信不疑——菩薩再來。更對平實導師摧邪顯正無比敬佩——有理、有據。從平實導師的示現，才深深體會到菩薩的含義；什麼是無我的內涵，菩薩悲願不忍眾生斷慧命、不忍聖教衰，爲了救眾生回歸正道，爲了續佛如來藏正法，心中只有救眾生迴歸正道（這是我一直的嚮往）。從此如飢似渴拜讀恩師著作（經常淚流不止，在我心中，平實導師及正覺菩薩居住的台灣寶島就是我的娘家），並於 2008 年元旦轉爲無相念佛、拜佛，從此邁向正覺。

在此用函衷心地感謝佛菩薩的垂憐，感謝平實導師的化育法身慧命；浩瀚恩澤，讓這個罪業深重的我，今生能有殊勝因緣得聞熏習如來藏妙法，立誓從今生開始，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直到無量未來。

弟子 **劉正秀**

（編案：2010 年 4 月 27 日是劉正秀菩薩戒正受日）



布施——白淨比丘尼衣裹身生緣

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樹下，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瞿沙，選擇族望娉以爲婦，作諸音樂以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生一女兒，端政殊妙，有白淨衣裹身而生。因爲立字名曰白淨。

年漸長大，衣亦隨大，鮮白淨潔不煩浣染。眾人見之，競共求索。白父母言：「我今不貪世俗榮華，願樂出家。」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尋將佛所，求索入道。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身上白衣化爲袈裟，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爾時阿難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今此白淨比丘尼，宿殖何福？生時自然有好淨衣，裹身而生；出家未久，得獲道跡？」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諦聽，吾當爲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比丘，遊行聚落教化眾生。時有女人見佛及僧，心懷歡喜，持一張氈，布施佛僧，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天上人中，常有淨衣裹身而生。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佛告阿難：「欲知彼時布施氈者，今此白淨比丘尼是！」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白話解釋如下：

佛在迦毘羅衛國（即如來下生之地，為淨飯王所統治）釋氏精舍尼拘陀樹（註一）下講經時，當時城中有一位長者名叫瞿沙，娶了一位門當戶對的望族之女為妻，家中經常演奏種種樂曲來使妻子感到心情愉悅。他的妻子經過十月懷胎生了個女兒，相貌端莊、殊勝美妙，並且穿著天生的白淨衣而出生。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將女兒取名為白淨。

隨著小白淨女漸漸長大，她身上的白淨衣亦配合身形而跟著變大，並且不必清洗漂染便能常保色澤鮮白、質地潔淨。眾人見了都非常愛慕，爭先恐後的前來提親。白淨女卻稟告父母說：「我不貪愛執著世俗的榮華富貴及眷屬恩愛，只希望能出家求道。」父母親因為很疼愛她，雖然捨不得讓女兒出家，但更不忍心違背她的願望。不久就帶著白淨女來到佛前，請求佛允許她出家學道。佛就對她說：「來得好啊！比丘尼。」白淨女當下即頓斷我見煩惱，煩惱髮自落而成出家者，身上天生的白淨衣也立刻變成了出家人的袈裟解脫服，成了非常莊嚴的比丘尼。由於白淨女十分精進的勤修道業，不久即證得阿羅漢果，更修得三明六通，具足了八解脫（註二），而成為人天見了都尊敬仰慕的大阿羅漢。

當時阿難尊者見到白淨比丘尼這般殊勝的成就後，就請問佛說：「世尊！現在這位白淨比丘尼，往昔曾經造了什麼善業？或種了什麼福德？在出生的時候能自然有如此勝妙的白淨好衣，穿在身上而出生？並且能於出家面佛時當下見

道，修道沒有多久，就能圓滿證得大阿羅漢果？」當時世尊就回答阿難說：「你仔細聽好，我為你詳細解說此事的緣由。於此賢劫之中的過去，在波羅奈國有佛出世，佛號是迦葉如來。當時迦葉佛與眾比丘們，在各個城市及村落中弘法以教化眾生。此時有一個女人看見迦葉佛與眾比丘們，內心非常歡喜，所以拿了一件細緻珍貴的毛織布供養佛陀與僧眾，並且發了願後離去。就因為這個布施供佛及僧的功德無比殊勝，所以感得生生世世生於人天之中，並且都有白淨好衣一起出生。而此功德福德的受用延續下來，乃至於這一世遇見了我，出家學道而能證果。」佛接著對阿難尊者說：「要知道當時布施供養毛織布給迦葉佛的人，就是今世的白淨比丘尼啊！」那時候所有的比丘們，聽完佛所說的因緣，各個心生歡喜並且信受奉行。

註釋：

註一：尼拘陀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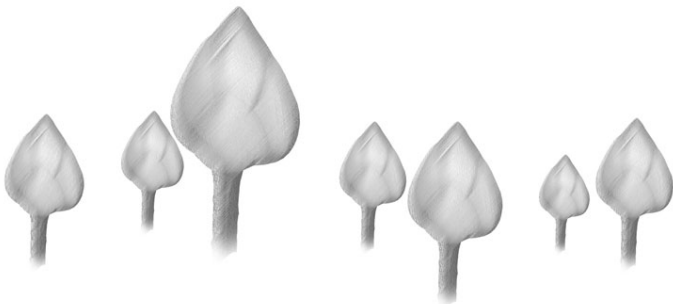
梵語 Nyagrodha、巴利文 Nigrodha，又稱尼瞿陀樹、尼俱陀樹、尼拘律樹、尼拘尼陀樹、尼拘盧陀樹、尼俱類樹、尼拘類陀樹、尼拘婁陀樹、尼拘屢陀樹、諾瞿陀樹……等。屬桑科、似榕樹（Ficus Indica）。《一切經音義》卷 10：「尼拘陀——應云尼拘盧陀，此譯云無節，亦云縱廣樹」《一切經音義》卷 26：「尼拘陀——舊音云無節樹，花嚴音義云：其葉如柿子，葉子似枇杷，子有蒂、性耐老、樹中最高大也。」《一切經音義》卷

70：「諾瞿陀——舊言尼俱陀樹、或作尼俱律、或云尼俱類陀，亦言尼拘屢陀、亦言尼拘盧陀皆一也；舊譯云無節，一云從廣樹。」

註二：八解脫

又稱為八背捨，又名八證法（或九證法），八解脫的實證者又名身證。八種解脫：於有色境界中觀察另一種有色境界的虛妄，解脫於另一種有色境界，這是第一種解脫。內心已無色法可觸可知，住於純屬意識境界中，來觀察一切有色境界的虛妄，這是第二種解脫。滅除身行與口行，捨離二、三禪境界的貪愛而清淨的住於第四禪等至中，這是第三種解脫。已經度過色界的了知，滅除了瞋恚的想陰，住於空無邊處而解脫於色界了，就是第四種解脫。度過空無邊處，住在識無邊處，是第五種解脫。度過識無邊處，住於無所有處，是第六種解脫。度過無所有處，住於非無想亦非有想處，是第七種解脫。度過非無想亦非有想處，住於想知滅(滅盡定)中，是第八種解脫。《中阿含經》卷 24〈4 因品〉：【復次，阿難！有八解脫。云何為八？色觀色，是謂第一解脫。復次，內無色想外觀色，是謂第二解脫。復次，淨解脫身作證成就遊，是謂第三解脫。復次，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處，是無量空處成就遊，是謂第四解脫。復次，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處，是無量識處成就遊，是謂第五解脫。復次，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處，是無所有處成就遊，是謂第

六解脫。復次，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是謂第七解脫。復次，度一切非有想非無想處，想知滅解脫，身作證成就遊及慧觀諸漏盡知，是謂第八解脫。】〔編案：八解脫的法義內涵甚多，礙於篇幅所限，欲知詳細內涵，請參考平實導師所著《阿含正義》第五輯開示。〕





☒、弟子請問《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往生咒)是真咒嗎？這個咒語很多人都在持誦，所以弟子認為此咒的真偽很重要。假設是真咒，弟子以為，求生淨土、超度亡者當以念佛為主，此咒可作為輔助。再者，如果是真咒，持誦就能夠「拔一切業障」嗎？犯過五逆重罪、誹謗正法的惡業，如果至誠懺悔（實相懺悔一般人做不到），再加上持誦此咒，能否將戒罪、性罪都懺悔清淨呢？請為弟子開示。

答：判斷咒語的真假，與判斷經典的道理是一致的，因為經咒都是要幫助我們能夠成就道業的增上，達到成佛利眾及解脫的目標，若違此宗，即非真實咒語，頂多是方便對治咒，甚至有許多是假咒。再者，持誦往生咒亦是念佛的一種，因此持經咒者本身如理作意的憶持乃是關鍵問題，而不是在事相的口誦上面著眼，持咒的時候得要有咒語真義的一分作意在那邊，我們相信持誦往生咒能助使亡者順利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乃是基於確信佛語，信有極樂世界，相信持往生咒可以助人往生極樂世界，自然會有功德出現；若助念者不信有極樂世界，就算真實咒語，再多的事持次數也對亡者無益，因為無根本作意故。

如您所說的「求生淨土、超度亡者當以念佛為主，此咒可作為輔助」，因此於持誦往生咒之時，專注憶念 彌

陀世尊或極樂世界的殊勝功德，亦是念佛的一種；故持往生咒者若具足正信、正念，信受極樂世界真實並願意往生，而且努力實行修集往生極樂之三福淨業行，如是具足信願行者，必能與 彌陀世尊大願相應。但是咒語的持守有分理持及事持兩個部分，且兩者俱而不可分割，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在《正覺電子報》第 37 期的〈般若信箱〉問四回答過，必須理事圓融，不偏不廢，才能圓滿具足持咒之功德，不是單憑事持即能圓滿功德，請您找出來重新閱讀，此處不重複回答。

再者，《大寶積經》卷第 57：【佛告諸大眾、難陀苾芻：「先所作業，果報成熟皆悉現前，廣說如餘。即說頌曰：假使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及《菩薩優婆塞戒經》卷第 7〈業品第 24 之餘〉：【是業有四種：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四者無報。業有四種：一者時定、果報不定，二者報定、時不必定，三者時定、果報亦定，四者時果二俱不定。……如有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定知善惡當有果報，是人能轉重業為輕，輕業不受。若遭福田，遇善知識，修道修善，是人能轉後世重罪，現世輕受。……智者若能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是人能壞極重之業。】因此過去所作惡業，透過實踐如法懺悔而蒙諸佛加持攝受，或值遇善知識而能修道修善，乃至修身、修戒、修心、修慧者，可使業罪減輕乃至滅除；縱所犯兼性罪者，其性罪種子無法透過懺悔等法滅除，

須待未來因緣成熟之時，受此惡業之果的現行親受方得滅之。然眞行菩薩道的行者，面對此宿習惡業種子的現行，卻無礙於菩薩法道的增上，此性罪種子亦可成爲未來「**實踐懺悔、圓滿慚愧**」的因緣，但看行者於業報現行時如何轉依清淨，反以惡業種子爲成佛利眾之逆增上緣。也就是說，菩薩過去無量數劫於因地異生位時所曾造之惡業，於如法懺悔後，確知因果不爽，也於心中生起如理作意的思惟，知道未來面對此一眾生、此一業果，得要勇於承擔並轉易相應之惡心所；若具此作意，在此因地即可轉易少分業性，也知道自已未來世行菩薩道時，業種會一一遇緣現行，待現行時，以此惡業因緣成爲未來菩薩道莊嚴瓔珞成就之緣起；因爲雖是惡業，但菩薩以此惡業因緣來利益此位眾生及未來有緣之佛弟子，轉逆增上緣爲佛事之成就，亦即依逆增上緣之機，而成就一場說法度眾之莊嚴佛事；如經論中所載 佛受孫陀利謗……等九罪報，及本生譚中的種種本緣事蹟，實乃諸佛菩薩藉此惡緣爲方便，示現眾生因果昭昭不爽之正理，使眾生能信受因果正理而趣入正道，這些無非都是利益眾生之悲憫示現。





公開聲明

緣由： 有少數大法師向海峽兩岸佛教界及大陸宗教局誣告：
「正覺同修會是破壞禪宗的新興宗派，他們專門毀謗禪宗正法。」

說明： 1. 此事關乎佛教了義正法的存亡，本會不能無言，故作此聲明回應之。

2. 事實上，本會才是真正的禪宗正法；那些四處誣告的大法師們，所弘揚的都不是禪宗的法門，而是常見外道所弘揚的意識常住思想。從他們為人印證的內容、書中的法義、演講宣揚的禪法中，都已經證明他們所「悟」的都是意識心，與常見外道完全相同，卻與中國禪宗祖師所證的第八識如來藏完全不同。由此證明他們其實不是禪宗，而是寄居於佛門中的常見外道——身披佛教法衣而弘揚常見外道法。

3. 本會所證正是禪宗歷代諸祖所證的第八識如來藏，始從 1989 年開始弘揚至今已逾二十載，始終一貫不變的弘揚禪宗祖師所悟的第八識如來藏，也幫助許多人同樣的實證第八識如來藏，由此證明本會才是真正的禪宗。

4. 諸大法師們由於無力實證，故極力否定第八識如來

藏的存在，由他們十餘年來不斷抵制本會弘揚如來藏正法的明確事實，可以證明他們都沒有實證如來藏，才會公開的否定如來藏（以意識的一念不生，或以意識常住而放下煩惱，作為禪宗的實證標的）。假使他們未來有一天實證了如來藏的所在，他們就必須把目前流通於人間的所有書籍、影音成品，全部銷燬，並向佛教界公開道歉，因為他們誤導學人落入意識境界幾十年，也妄行賺取學人買書的金錢，應該加息返還佛教界學人。

5. 由此證明，他們向兩岸佛教界及大陸宗教局告狀說：「正覺同修會是破壞禪宗的新興宗派。」全是謊言。事實上，他們是惡人先告狀，因為破壞中國禪宗的人正是他們——他們幾十年來都以外道常見的意識境界，取代中國禪宗原本代代相傳的第八識如來藏實證法門，是從根本來改變中國禪宗為常見外道法。而且，本會針對他們所說的常見外道思想，出書加以辨正至今，或已十年、或已五年之久，而他們都無法在法義上作出絲毫回應——從法義上來證明自己不是落入常見外道的意識境界中。由此證明他們的法義確實都是常見外道法，也證明他們才是在實質上破壞禪宗的人。我們指證他們以常見外道法取代禪宗，希望他們回歸禪宗如來藏正法的事實，才是真正護持及弘傳中國禪宗的道場。
6. 這些大法師們若不服本會這個聲明，請向佛教界及大陸宗教局提出證明：他們仍然是依中國禪宗歷代

相傳的如來藏實證法門在弘傳的，並且證明他們已經實證禪宗代代相傳的第八識如來藏了——正確的宣講出第八識如來藏實證後觀行所得的智慧。否則即應收回此前所作對本會的誣告，並向佛教界及大陸宗教局公開道歉。

7. 本聲明將一直刊登於本報，直到他們公開道歉，並獲得大陸宗教主管機關無限制開放本會人員佛教書籍在大陸印行流通為止。因台灣某些大山頭已成為大陸有關單位**統戰**對象，而此諸大法師要求大陸宗教主管機關，拒絕發給本會人員各類佛教著作之書號，制止本會正法書籍在大陸印行流通。（註：大陸的宗教書籍並無出版自由，不能獲得國際書號，必須事前獲得宗教主管機關審核通過，發給宗教類書號以後才能印製流通，類似台灣五十年前的警備總部審核所有著作一樣。所以大陸不像台灣目前可以無限制自由印製流通，也都免費發給國際書號。）本會在此向大陸學佛人公開道歉：雖然多年努力，仍無法在大陸大量出版正法書籍、利益大陸同胞；雖然這是形勢使然，並非本會不曾努力，但我們仍應在此向大陸同胞致歉。



佈告欄

一、本會在台灣與美國，除了本佈告欄第四項所列共修處外，別無其他分會或道場；若有其他道場或共修處以本會名義或法門，招收學員上課共修者，皆非經過本會授權，亦皆與本會無關，敬請所有佛子們注意辨明；若無法確定，可以在本會上課時間來電詢問，或者寫信至台北講堂查詢。又，本會平實導師至今仍未授權任何人在會內、會外為人勘驗或印證，所有人都應在本會舉辦的禪三精進共修中，才會由平實導師加以勘驗或印證。近年有人在會中明心以後，違背世尊「應善觀察根器及因緣，不為少福眾生妄說如來藏妙法」的告誡，私自在會外為諸福德因緣未熟者給予引導及印證，成就了虧損如來的大惡業；並且他們所印證的內容亦多分或少分產生了偏差，導致被印證後前來本會聽經時仍然有許多深妙法義聽不懂的現象；又無悟後指導進修的能力，亦不具有攝受學人的能力，或與被引導印證的學人公然吵架，或產生嚴重爭執及財務糾紛，難免導致學人退轉乃至謗法，是害人害己而且公然違背世尊告誡，嚴重違犯了法毘奈耶（法戒），鑄成虧損法事的大惡業，是為虧損如來。如是等人已經提報親教師會議討論後一致議決：應予開除增上班學籍，在尚未公開懺悔滅罪以前，不許繼續參加本會增上班課程及布薩，並應予公佈之。除不許他們再參加本會的課程及布薩（誦戒）以外，今已依照親教師會議的決議，公佈於本會各共修處，薦請會員、同修們鑑明。

自從本會發佈上述公告以後，另有一貫道之點傳師數人，冒稱為本會上述文字所說之離會者，或冒稱為平實導師早期所度弟子，皆偽稱已被平實導師印證為悟，亦自稱所弘揚之法義是本會的正法。近來又發現原一貫道出身之人，謊稱為平實導師好友，已被平實導師印證……等，其實素未謀面；此人今在大陸廣洩表相密意，自稱已得如夢觀…等；但經本會蒐集其書本或光碟所說內容加以檢查之後，發覺都落入五陰之中，並非真悟。此類人自稱證悟佛法以後，仍然歸依尚未斷我見、尚未明心的聲聞僧，或者仍舊歸依一貫道的老母娘——絲毫不知聲聞僧及老母娘既未斷我見亦未明心，顯然他們尚無慧眼——確實尚未明心——故無智慧檢驗聲聞僧及老母娘未斷我見亦未明心之事實，概屬附佛法外道。此亦應知照本會會員、同修們鑑明。〔編案：本會一向秉承公開化、透明化的原則，始從初成立以來，至今不曾對會內、會外佛教界隱諱內部糗事，常寫在書中，或在講經時明白舉示出來作為實例而說明經義，作為會員學「法」時應該注意修學的「次法」，完全遵守世尊「趣『法、次法』」的教誡。今對此事，一仍舊慣，秉承同一原則而對外公佈之，以免有人誤會而受害。〕

- 二、《正覺電子報》已於 2006 年 9 月更換發報系統，欲訂閱的讀者請前往 <http://post.enlighten.org.tw> 網址訂閱。若讀者欲閱覽以前各期之《正覺電子報》，可以連結至「成佛之道」網站 <http://www.a202.idv.tw> 點選正覺電子報合輯讀取。若有關於本報的問題、建議或投稿，請

寄至以下的信箱：

電子報投稿及般若信箱提問請寄：awareness@enlighten.org.tw

其他電子報等事務請寄：service@enlighten.org.tw

通訊版依查詢請寄：endeavor@enlighten.org.tw

三、《正覺電子報》平面刊物免費贈閱，歡迎索取。台灣地區讀者，不便親至正覺講堂索取平面版者，亦可免費訂閱（免附回郵），本會將按期寄贈。本報網路版爲了增進讀者於閱讀時的方便性及舒適性，並且讓版面更加美觀，41期起增加PDF檔案格式之版本，PDF檔案版面樣式與平面版（紙本）電子報相同，敬請讀者連結「正智書香園地」網站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下載閱讀，並請繼續支持與愛護本刊。

四、本會台灣各地講堂 2010 年下半年禪淨班，將於十月同步開設新班，共修期間：二年六個月（費用全免）。

禪淨班，係以『無相念佛及無相拜佛方式修習動中定力，實證一心不亂功夫。』並傳授真正的參禪看話頭功夫、解脫道正理、第一義諦佛法以及參禪知見。

各地講堂地址、電話（共修時間方有人接聽）、新班開課時間：

台北講堂：台北市承德路3段277號9樓等——捷運淡水線圓山站旁，電話：總機：02-25957295（分機：九樓10、11；十樓15、16；五樓18、19），傳真：02-2595-4493。平常共修時間：週一、三、四、五晚上19:00~21:00，週二晚上

18:50~20:50，週六上午9:00~11:00下午14:30~16:30。
2010下半年新開設的禪淨班已經開始接受報名，本期新
班2010/10/20(週三)開始上課，時間是：每週三晚上19:00
~21:00。以及2010/10/21(週四)開始上課，時間是：
每週四晚上19:00~21:00；學人可斟酌自己方便的時間，
擇一報名參加共修。

桃園講堂：桃園縣桃園市介壽路286號10樓，電話：
03-3749363，共修時間：週一晚上19:00~21:00，週六早
上9:30~11:30。2010/10/20(週三)新開設的禪淨班已經
開始接受報名，上課時間是每週三晚上19:00~21:00。
週二晚上18:50~20:50，播放平實導師演講《妙法蓮華
經》的錄影光碟，歡迎聽講。

新竹講堂：新竹市南大路241號3樓，電話：03-5619020，
共修時間：週一、三、四、五晚上19:00~21:00，週二
晚上18:50~20:50，週六早上9:00~11:00、下午13:00~
15:00。2010/10/25(週一)新開設的禪淨班已經開始接
受報名，上課時間是每週一晚上19:00~21:00。

台中講堂：台中市五權西路二段666號13樓之4，電話：
04-2381-6090，共修時間：週一、三、四、五晚上19:00
~21:00，週二晚上18:50~20:50，週六早上9:00~
11:00、下午13:00~15:30，週日晚上19:00~21:00。
2010/10/22(週五)新開設的禪淨班已經開始接受報名，
上課時間是每週五晚上19:00~21:00。

台南講堂：台南市西門路四段15號4樓，電話：06-2820541，共修時間：週一、三、四晚上19:00～21:00，週二晚上19:20～21:20，週六下午14:00～16:00、晚上19:00～21:00，雙週六上午9:00～12:00。**2010/10/23（週六）**新開設的禪淨班已經開始接受報名，上課時間是每週六下午**14:00～16:00**。

高雄講堂：高雄市中正三路45號5樓等，電話：07-2234248，共修時間：週一、三、四、五晚上19:00～21:00，週二晚上18:50～20:50，週六早上9:00～11:00。**2010/10/25（週一）**新開設的禪淨班已經開始接受報名，上課時間是每週一晚上**19:00～21:00**。

美國洛杉磯共修處：位於洛杉磯市東方約16英里（20公里）處華人聚集聖蓋柏谷（San Gabriel Valley）之工業市，已遷往新地址：17979 E. Arenth Avenue #B,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8, USA。電話：(626) 965-2200 & (626) 454-0607。共修時間：週六上午10:00～下午17:30。每週六播放台北講堂講經所錄製之DVD：下午13:00～15:00播放《金剛經宗通》。**2009/10/24（週六）**禪淨班新班正式開課，隨時接受插班，上課時間是每週六下午**15:30～17:30**。

報名表可向本會函索，或於「成佛之道」網站下載：
<http://www.a202.idv.tw/a202-big5/doc/form/download-new.doc>
填妥報名表後，請郵寄本會教學組。

五、全省每週二晚上講經時間——目前 平實導師正在講授《妙法蓮華經》：開講時間 18:50~20:50 座位有限，請提早入座以免向隅！

詳解 釋迦世尊與諸佛如來示現成佛於人間，為有緣眾生「聞、示、悟、入」諸佛所知、所見、所證的法界實相之正理，為說唯一佛乘之真實義，揭示真實佛法唯有成佛之道，不以聲聞、緣覺的解脫道化城為究竟；闡釋二乘菩提之解脫道只是從唯一佛乘中析出之方便道，不能令眾生成就佛道，只有圓滿佛菩提道的實相般若及一切種智才能成就佛果。歡迎已發成佛大願、有心實證佛菩薩實相智慧之學人，共同參與此殊勝法會聽講。

本課程不限聽講資格，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台北講堂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為配合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其餘各地講堂每週二晚上，亦有台北講堂所錄製講經之DVD播放，都不必出示身分證件，歡迎學人前來聽講同霑法益。

六、佛法的修證乃是實事求是，為求真理而闡明佛旨，平實導師領導本會諸多證悟菩薩，不斷地闡揚 釋迦佛於經中開示之法界實相心一第八識如來藏一妙義，藉以導正被古今大師錯解之法義，亦使受諸邪見誤導之眾生回歸正道，並振興紹繼衰微之佛法血脈；經十多年來的努力，到目前為止已出版一百多冊書籍，對諸大師廣作法

義辨正，藉此辨正之方法快速提升佛子修學三乘菩提應有的正知見，然諸大師皆無法回應。今徵求各大山頭法師居士，尋找平實導師所有出版刊物之法義過失，請具名投稿至本會，若確實發現有義理上及實證上之過失者，本會將發給高額獎金，並將此過失更正而刊登在電子報中。然匿名、隱址、擾亂者恕不受理。

七、台北講堂將於 2010/8/1（日）上午 09:00 舉行大悲懺法會，令學員懺除往昔惡業、清淨身心，恭請輪值親教師主法。

八、各地講堂將於 2010/9/12（日）上午 09:00 舉行菩薩戒布薩，已受菩薩戒之會員，敬請攜帶戒本、海青及縵衣準時參加。

九、2010 年下半年禪一日期，台北講堂為 8/15、8/22、8/29、9/5、9/19、9/26，共六次。桃園講堂為 9/26，一次。新竹講堂為：8/29、9/19；台中、台南、高雄講堂為 8/29、9/26，各二次。以上各講堂禪一日期均為週日，從 2010/7/1（週四）開始接受學員在各班櫃台知客處報名。

十、2010 年下半年禪三第一梯次於 10/8（週五）～10/11（週一）舉行，第二梯次於 10/15（週五）～10/18（週一）舉行；2010/7/1（週四）開始接受會員報名，2010/8/17（週二）報名截止，2010/9/30（週四）開始分批寄發禪三錄取通知。

精進禪三，係『以克勤圓悟大師及大慧宗杲之禪風，施設機鋒與小參、公案密意之開示，幫助會員剋期取證，親證不生不滅之真實心——人人本有之如來藏』。每年舉辦兩期，共四梯次；由平實導師主持。僅限本會會員參加禪淨班共修期滿，報名審核通過者，方可參加。

十一、2010 年下半年正覺祖師堂開放參訪日期爲：7/11、7/25、8/15、8/29、9/12、9/26、10/24、11/14、11/28、12/12、12/26。（詳細參訪途徑請參閱本報第 41、42 期之公告，非開放時間請勿前來參訪。本會爲大乘清淨道場，對修持外道法的藏密假名出家眾恕不接待！）

十二、平實導師著《鈍鳥與靈龜》已經出版，考證古今錯悟者對大慧宗杲禪師的無根毀謗等事，並論證天童宏智禪師與大慧宗杲禪師同以第八識如來藏爲所悟標的，都非以意識離念靈知作爲證悟之標的。熟讀此書者，可以矯正原有的錯誤知見，並消除心中由於誤聞無根毀謗善知識而植入之惡法種子，有助於宗門正法之證悟。本書一大冊（四百餘頁），只售新台幣 250 元。

十三、平實導師的《勝鬘經講記》共六輯，已由正智出版社出版完畢，每輯售價新台幣 200 元，詳述大乘菩薩所斷無始無明與二乘聖人所斷一念無明之分際；熟讀此書，可以深知三乘菩提之異同，了知菩薩所證實相法界如來藏智慧確爲不共二乘聖人之智慧（二乘聖人只知現象界之緣起性空而不能及於實相法界）。本書中亦詳述二乘所

斷一念無明與大乘所斷無始無明間之關聯、含攝；讀後可以建立具足三乘菩提之整體知見，此後即能兼顧權、實、頓、漸，不再執偏排正、執小謗大，則能真修成佛之道。

十四、平實導師的《維摩詰經講記》共六輯，已由正智出版社出版完畢，每輯售價新台幣 200 元。本經為禪門照妖鏡，凡修學般若、證悟明心者，皆應以此經典的真實義自我檢驗，可以預防因無知、無意之間產生之大妄語業，亦可藉此經中的法義，修正參禪求悟之方向，有助於真實證悟明心。

十五、平實導師的《楞嚴經講記》第五輯已於 2010 年 7 月底出版，第六輯將於 9 月底出版，每輯售價新台幣 200 元，共計十五輯圓滿。本經為密教部之重要經典，經中宣說明心與見性之內涵極為詳細，並且詳細解說五陰區宇，細說五陰習氣種子斷盡時的境界相，以及五十種魔擾與邪見內容。具大心之四眾佛弟子，亦可藉此書所揭示的經中妙義熏習大乘法義，邁向修學佛菩提道之正確方向，得以進求實證第一義諦正法。

十六、平實導師著《阿含正義》共七輯，已由正智出版社出版完畢，每輯售價新台幣 250 元。本書詳述四阿含諸經中的解脫道義理，內容係：

詳解四阿含解脫道的實證原理與實修的觀行方法，並指出末法時代修學阿含道而不能斷三縛結的原因，也為學人的證果而預先建立正知見，可以助您

親證滅盡之道，於內、於外都無恐懼，實證阿含道而不退失聲聞菩提的見道功德。並且明確的指出三果與四果的取證關鍵，也指出八解脫與阿羅漢之間的異同所在。關於因緣觀，也有極為詳盡的說明，細說十因緣觀與十二因緣觀之間不可分割的緊密關聯，使讀者對因緣觀的修習確實可以成就。南傳佛法的修證者，將由此書中獲得千年來已經失傳的阿含道正知正見與觀行的方法，可以在此世中實證初果，乃至親證解脫道的極果。

十七、平實導師講述的《優婆塞戒經講記》共八輯，已由正智出版社出版完畢，每輯售價新台幣 200 元。本書的內容，係：

詳解在家菩薩戒法，細說布施之功德及布施得福之因果原理，詳述自作自受、異作異受、無作無受之第一義真諦，兼述三乘菩提法義與精神之異同；讀此，能知福慧雙修之真實義，可以助益大乘學佛者之證道。

十八、正智出版社錄製的CD名為〈超意境〉(第一輯)，是以平實導師在各輯公案拈提中寫的偈頌作為歌詞，是超越意識境界的實相境界，以優美的旋律錄製而成；平實導師並且親作一首黃梅調風格的曲子，錄製於其中。本CD可供參禪者聆聽欣賞及參究之用，內附彩色精印之說明小冊，請在聆聽時同時閱讀說明小冊，能迅速發起疑情，促進證悟因緣提早成熟，每片售價280元。自2007年起，凡購閱

公案拈提系列書籍者，每一冊皆附贈一片〈超意境〉CD。

（預告：〈超意境〉第二輯名為〈禪意〉，將於 2010 年底出版，平實導師已選取書中偈頌寫成中國童謠風格及吉爾特民謠風格……等曲子，將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的曲子，共同錄製，謹先預告。〈禪意〉出版後將不再錄製CD，特此公告。）

十九、正智出版社出版之《我的菩提路》第一輯已於 2007 年 4 月出版，全書三百餘頁，售價新台幣 200 元。《我的菩提路》第二輯亦於 2010 年 4 月初出版，本書的內容，係：

凡夫及二乘聖人所不能實證之大乘別教般若菩提——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於現今末法之世，並非只有極少數人能聞、能證，您若願意修學，也一樣有證悟的機會；今摘錄本會郭正益老師以及前現代禪副宗長張志成等人所撰寫的親證如來藏之見道報告，以及一篇本會已經七年未見的眼見佛性報告，總計二十一篇；以此見證宗門正法仍然絲縷不絕，而且正在廣利學人，以利菩薩心性的學人發起求悟般若實相之大信心。這些已經見道的學員們，遍於社會各階層中，都能不受學歷限制，所悟悉皆相同無謬，已證明法界實相之證悟不因學歷高低、更不因世俗身分地位差異而有不同，更為末法時代求悟般若之學人指出光明的正途。本書中的二十一篇報告，敘述各種不同的見道因緣與過程，是參禪求悟者必讀之佳作。

二十、大陸及海外地區讀者，欲函索本會贈閱書籍者，須自行支付回郵資費，其數額及支付之方法，請先與本會確定，來信請寄：

佛教正覺同修會

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 9 樓

Taipei Taiwan

◎敬告大陸地區讀者：因為大陸 部分地方政府 認為台灣地區佛法是「境外佛法」，非屬中國佛法，故常常加蓋「不許進口」字樣而退回本會郵寄給大陸同胞的贈閱書籍；尤以閩南地區最常被大陸廈門海關退回，不知廈門海關現在是否仍然如此，或是已經承認台灣是境內了？請各自向廈門海關查詢確定後，再由本會另行寄贈。

二十一、平實導師為悲憫四川地震災區受難的同胞，於地震發生一週內，號召會內諸同修菩薩，發起賑災捐款，本會捐助善款，如實履踐 世尊於經中開示菩薩「至心施、及時施、親手施」之功德，後以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正覺寺籌備處的名義，透過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將新台幣一千八百六十三萬元捐往災區。期使此次向四川地震災區捐助的善款，能應燃眉之急，用於災區學校、寺廟的重建及殘障人士的康復治療。

二十二、針對莫拉克颱風引起的八八水災，本會菩薩們響應救災活動，以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的名義，透過行政院莫拉克風災重建委員會所屬教育部

莫拉克風災應變及校園重建計畫，捐款新台幣七百零二萬五千元；同時捐贈新台幣五十萬元予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協助認養林邊鄉災後購贈物資之用。希望能應燃眉之急，並用於災區學校排除各種困難之用，期能協助完成重建及學校復課工作。欲知詳細資訊，請看教育部相關網站——

網址：<http://140.111.34.73/Content.aspx?Category=Resource>
點選「3-3 捐款」中，可見到「莫拉克風災民間捐贈校園重建資源彙整表」，網址如下：

http://140.111.34.73/doc/administration/Resource/res3_3.htm

因有一些海外、大陸同修捐款，故刊登捐款儀式的照片徵信如下：



正覺教育基金會執行長：張公僕（左五）

佛教正覺同修會監事主席：余書偉（左六）

教育部官員：政務次長—呂木琳（右四）·國教司司長—楊昌裕（右三）

社教司司長—朱楠賢（右二）·總務司司長—劉奕權（右一）

二十三、《正覺電子報》非常歡迎會內、會外人士賜稿，關於投稿之相關須知，請連結至第二期電子報之「徵稿啓事」。

二十四、本會道場弘揚 如來正法，舉凡於各地講堂開班授課、發行結緣書、印刷郵寄費用、各共修處一般水電花費……等項目，凡有利於大眾法身慧命增長之處，菩薩皆戮力行之，雖花費極鉅，但可利益極多學佛人。佛說「諸施之中，法施爲上」，經中佛說此法施之行亦是護持正法，歡迎佛子四眾護持，廣植此一法施無上福田。本會之郵政劃撥帳號爲 19072343，戶名爲「**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因護持項目甚多，爲求收據開立作業進行順利，而免延宕，劃撥時請統一註明「**護持道場**」。



正智出版社 籌募弘法基金 發售書籍目錄 2010/06/21

1. **宗門正眼—公案拈提 第一輯 重拈**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因重寫內容大幅度增加故，字體必須改小，並增為 576 頁 主文 546 頁。比初版更精彩、更有內容。初版《禪門摩尼寶聚》之讀者，可寄回本公司免費調換新版書。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日期。(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2. **禪淨圓融** 平實導師著 200 元(第一版舊書可換新版書，詳見換書啟事)
3. **真實如來藏** 平實導師著 400 元
4. **禪—悟前與悟後** 平實導師著 上、下冊，每冊 250 元
5. **宗門法眼—公案拈提 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6. **楞伽經詳解** 平實導師著 全套共 10 輯 每輯 250 元
7. **宗門道眼—公案拈提 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8. **宗門血脈—公案拈提 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9. **宗通與說通—成佛之道** 平實導師著 主文 381 頁 全書 400 頁
成本價 200 元
10. **宗門正道—公案拈提 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1. **狂密與真密 一～四輯** 平實導師著 西藏密宗是人間最邪淫的宗教，本質不是佛教，只是披著佛教外衣的印度教性力派流毒的喇嘛教。此書中將西藏密宗密傳之男女雙身合修樂空雙運所有祕密與修法，毫無保留完全公開，並將全部喇嘛們所不知道的部分也一併公開。內容比大辣出

版社喧騰一時的《西藏慾經》更詳細。並且函蓋藏密的所有祕密及其錯誤的中觀見、如來藏見……等，藏密的所有法義都在書中詳述、分析、辨正。每輯主文三百餘頁 每輯全書約 400 頁 流通價每輯 140 元

12. **宗門正義—公案拈提** 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3. **心經密意—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 平實導師述 300 元
14. **宗門密意—公案拈提** 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5. **淨土聖道—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200 元
16. **起信論講記—平實導師述著**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成本價各 200 元
17. **優婆塞戒經講記—平實導師述著** 共八輯 每輯三百餘頁 成本價各 200 元
18. **真假活佛—略論附佛外道盧勝彥之邪說** (對前岳靈犀網站主張「盧勝彥是證悟者」之修正) 正犀居士(岳靈犀) 著 流通價 140 元
19. **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 平實導師著 共七輯 每輯 250 元
20. **超意境—公案拈提 CD**。以各輯公案拈提中直示禪門入處之頌文，作成不同曲風之超意境歌曲。在聆聽優美歌曲時，請同時閱讀內附之印刷精美說明小冊，可以領會超意境的證悟境界；未悟者可以因此引發求悟之意向及疑情，真發菩提心而邁向求悟之途，乃至因此真實悟入般若，成真菩薩。 每片 280 元
21. **我的菩提路** 第一輯 釋悟圓、釋善藏法師……等人合著 售價 200 元
22. **我的菩提路** 第二輯 郭正益、張志成等人著 售價 250 元
23. **鈍鳥與靈龜—考證後代凡夫對大慧宗杲禪師的無根誹謗**
平實導師著 共 458 頁 售價 250 元
24. **維摩詰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各 200 元
25. **真假外道—破劉東亮、杜大威、釋證嚴常見外道見** 正光老師著 200 元
26. **勝鬘經講記—兼論印順《勝鬘經講記》對於《勝鬘經》之誤解**

平實導師述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00 元

27. **楞嚴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共 15 輯，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00 元

2009.11.30 開始陸續出版，每二個月出版一輯

28. **佛法入門**—迅速進入三乘佛法大門，消除久學佛法漫無方向之窘境。

○○居士著 將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後出版。售價 200 元

29. **明心與眼見佛性**—駁慧廣〈蕭氏「眼見佛性」與「明心」之非〉文中謬說

正光老師著 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之。書價未定

30. **廣論之平議**—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之平議 正雄居士著

約二或三輯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書價未定

31. **中觀金鑑**—詳述應成派中觀的起源與其破法、凡夫見本質 正德老師著

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之。出版日期、書價未定

32. **末法導護**—對印順法師中心思想之綜合判攝 正慶老師著 書價未定

33. **金剛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俟整理完畢後出版之。

34. **菩薩學處**—菩薩四攝六度之要義 正元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35. **法華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 200 元 出版日期未定。

36. **八識規矩頌詳解** ○○居士 註解 出版日期另訂 書價未定。

37. **印度佛教史**—法義與考證。依法義史實評論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佛教史地考論》之謬說 正偉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38. **中國佛教史**—依中國佛教正法史實而論 ○○老師 著 書價未定。

39. **中論正義**—釋龍樹菩薩《中論》頌正理

正德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40. **中觀正義**—註解平實導師《中論正義頌》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41. **佛藏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42. **阿含講記**—將選錄四阿含中數部重要經典全經講解之，講後整理出版。

平實導師述 約三輯 每輯 250 元 出版日期未定

43. **寶積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00 元 出版日期未定

44. **解深密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約四輯 將於重講後整理出版
45. **成唯識論略解** 平實導師著 五～六輯 每輯200元 出版日期未定
46.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00元
將於正覺寺建成後重講、以講記逐輯出版 日期未定
47. **無門關**—《無門關》公案拈提 平實導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48. **中觀再論**—兼述印順《中觀今論》謬誤之平議。正光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49. **輪迴與超度**—佛教超度法會之真義。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0. 《釋摩訶衍論》平議—對偽稱龍樹所造《釋摩訶衍論》之平議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1. **正覺發願文**註解—以真實大願為因 得證菩提
正德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2. **正覺總持咒**—佛法之總持 正圓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3. **涅槃**—論四種涅槃 平實導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4. **三自性**—依四食、五蘊、十二因緣、十八界法，說三性三無性。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55. **道品**—從三自性說大小乘三十七道品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56. **大乘緣起觀**—依四聖諦七真如現觀十二緣起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57. **三德**—論解脫德、法身德、般若德。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58. **真假如來藏**—對印順《如來藏之研究》謬說之平議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59. **大乘道次第**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0. **四緣**—依如來藏故有四緣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1. **空之探究**—印順《空之探究》謬誤之平議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2. **十法義**—論阿含經中十法之正義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3. **外道見**—論述外道六十二見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總經銷：飛鴻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231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501 之 9 號 2 樓

Tel.02-8218-6688(五線代表號) Fax.02-8218-6458、8218-6459

零售點：

1. **全台連鎖經銷書局：**三民書局、誠品書局、何嘉仁書店、敦煌書店、紀伊國屋、金石堂書局、建宏書局

2. **台北市縣：**

佛化人生 北市羅斯福路 3 段 325 號 5 樓 台電大樓對面

士林圖書 北市士林區大東路 86 號 書田文化 北市石牌路二段 86 號

書田文化 北市大安路一段 245 號 書田文化 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137 號 B1

人人書局 北市北安路 524 號 秋水堂 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333 巷 14 號

永益書店 北市木柵路一段 57-8 號 金玉堂書局 三重三和路四段 16 號

來電書局 新莊中正路 261 號 春大地書店 蘆洲中正路 117 號

3. **桃園市縣：**桃園文化城 桃園復興路 421 號 金玉堂 中壢中美路 2 段 82 號

巧巧屋書局 蘆竹南崁路 263 號 內壢文化圖書城 中壢忠孝路 86 號

來電書局 大溪慈湖路 30 號 御書堂 龍潭中正路 123 號

4. **新竹市縣：**大學書局 新竹建功路 10 號 聯成書局 新竹中正路 360 號

誠品書局 新竹市民族路 2 號 (sogo 百貨) 誠品書局 新竹市信義街 68 號

墊腳石文化書店 新竹市中正路 38 號 金典文化 竹北中正西路 47 號

展書堂 竹東長春路 3 段 36 號

5. **苗栗市縣：**建國書局 苗栗市中山路 566 號 萬花筒書局 苗栗市府東路 73 號

展書堂 頭份和平路 79 號 展書堂 竹南民權街 49-2

6. **台中市縣：**瑞成書局、各大連鎖書店。

興大書齋 台中市國光路 250 號 詠春書局 台中市永春東路 884 號

仁和書局 神岡神岡路 66 號 參次方國際圖書 大里大明路 242 號

儀軒文化事業公司 太平中興路 178 號

7. **彰化市縣：**心泉佛教流通處 彰化市南瑤路 286 號

員林鎮：墊腳石圖書文化廣場 中山路 2 段 49 號 (04-8338485)

大大書局 民權街 33 號 (04-8381033)

溪湖鎮：聯宏圖書 西環路 515 號 (04-8856640)

8.南投縣：文春書局 霧峰鄉中正路 1087 號

9.台南市縣：吉祥宗教文物 台南市公園路 595-26 號

宏昌書局 台南北門路一段 136 號 禪馥館 台南北門路一段 308-1 號

博大書局 新營三民路 128 號 豐榮文化商場 新市仁愛街 286-1 號

藝美書局 善化中山路 436 號 志文書局 麻豆博愛路 22 號

10.高雄市：各大連鎖書店、瑞成書局

政大書城 三民區明仁路 161 號 政大書城 苓雅區光華路 148-83 號

城市書店 三民區明吉路 9 號 明儀書局 三民區明福街 2 號

明儀書局 三多四路 63 號 青年書局 青年一路 141 號

11.宜蘭縣市：金隆書局 宜蘭市中山路 3 段 43 號

宋太太梅鋪 羅東鎮中正北路 101 號 (039-534909)

12.台東市：東普佛教文物流通處 台東市博愛路 282 號

13.其餘鄉鎮市經銷書局：請電詢總經銷飛鴻公司。

14.大陸地區請洽：

香港：樂文書店 (旺角西洋菜街 62 號 3 樓、銅鑼灣駱克道 506 號 3 樓)

青年出版社 (北角渣華道 82 號 2 樓)

各省新華書店、方廣郵購書店 (請詳見：〈敬告大陸讀者〉文)

15.美國：世界日報圖書部：紐約圖書部 電話：7187468889#6262

洛杉磯圖書部 電話：3232616972#202

16.國內外地區網路購書：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書籍簡介、直接聯結下列網路書局購書)

三民 網路書局 <http://www.sanmin.com.tw>

誠品 網路書局 <http://www.eslitebooks.com>

博客來 網路書局 <http://www.books.com.tw>

金石堂 網路書局 <http://www.kingstone.com.tw>

飛鴻 網路書局 <http://fh6688.com.tw>

附註：1.請儘量向各經銷書局購買：郵政劃撥需要十天才能寄到（本公司在您劃撥後第四天才能接到劃撥單，次日寄出後第四天您才能收到書籍，此八天中一定會遇到週休二日，是故共需十天才能收到書籍）若想要早日收到書籍者，請劃撥完畢後，將劃撥收據貼在紙上，旁邊寫上您的姓名、住址、郵區、電話、買書詳細內容，直接傳真到本公司 02-28344822，並來電 02-28316727、28327495 確認是否已收到您的傳真，即可提前收到書籍。 2.因台灣每月皆有五十餘種宗教類書籍上架，書局書架空間有限，故唯有新書方有機會上架，通常每次只能有一本新書上架；本公司出版新書，大多上架不久便已售出，若書局未再叫貨補充者，書架上即無新書陳列，則請直接向書局櫃台訂購。 3.若書局不便代購時，可於晚上共修時間向正覺同修會各共修處請購（共修時間及地點，詳閱共修現況表。每年例行年假期間請勿前往請書，年假期間請見共修現況表）。 4.郵購：郵政劃撥帳號 19068241。 5.正覺同修會會員購書都以八折計價（戶籍台北市者為一般會員，外縣市為護持會員）都可獲得優待，欲一次購買全部書籍者，可以考慮入會，節省書費。入會費一千元（第一年初加入時才需要繳），年費二千元。 6.尚未出版之書籍，請勿預先郵寄書款與本公司，謝謝您！ 7.若欲一次購齊本公司書籍，或同時取得正覺同修會贈閱之全部書籍者，請於正覺同修會共修時間，親到各共修處請購及索取；**台北市讀者**請洽 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 10 樓（捷運淡水線 圓山站旁）請書時間：週一至週五為 18.00~21.00，第一、三、五週週六為 14.00~21.00，雙週之週六為 14.00~18.00 請購處專線電話：25957295-分機 14（於請書時間方有人接聽）。

敬告大陸讀者：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在台灣印行的各種書籍中，《真實如來藏、禪

淨圓融》二書，已由國務院 國家事務宗教局 宗教文化出版社，在大陸印行流通出版了。《真實如來藏》定價人民幣 18.8 元、《禪淨圓融》定價人民幣 10 元，已在全國各省市的新華書店上架流通了。

《禪—悟前與悟後》一書，在更早之前，授權與四川大學出版社印行，由四川省宗教局審核後，轉由四川省新聞出版局上送國務院新聞出版署、國家宗教事務局、中國佛協……等單位實質審查通過，現在也已經出版了，售價人民幣 28 元。

以上三書，大陸讀者可逕向各省市新華書店或其他書店指名購閱。若書架上已售出而無書籍者，請向書店櫃檯訂購。凡是已經在大陸出版之書籍，既可由各地書局買得，則正覺同修會將不再購贈或寄贈，敬請大陸讀者們鑑諒。

若您所在的縣市還沒有設立新華書店，亦無其他書店可以訂購，亦可向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圖書部〕訂購。各書店若欲訂貨者，請填妥「圖書征訂單」，直接向該公司傳真訂貨，征訂單格式請從成佛之道網站或該公司網站下載。又：正智出版社其餘書籍，凡尚未在大陸出版者，未來將委託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在大陸經銷流通，敬請讀者注意正式銷售日期，詳情請逕洽該公司〔圖書部〕：

TEL. 010-68433191 68433189

FAX. 010-68412048 68415917

E-MAIL. ts2@mail.cibtc.com.cn

關於平實導師的書訊，請上網查閱：

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售書之稅後盈餘，全部捐助財團法人正覺寺籌備處、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供作弘法及購建道場之用；懇請諸方大德支持，功德無量★

佛教正覺同修會 贈閱書籍 目錄 2010/06/21

- 1.無相念佛 平實導師著 回郵 10 元
- 2.念佛三昧修學次第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5 元
- 3.正法眼藏—護法集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35 元
- 4.真假開悟簡易辨正法&佛子之省思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5.生命實相之辨正 平實導師著 回郵 10 元
- 6.如何契入念佛法門 (附:印順法師否定極樂世界)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7.平實書箋—答元覽居士書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8.三乘唯識—如來藏系經律彙編 平實導師編 回郵 80 元
(精裝本 長 27cm 寬 21cm 高 7.5cm 重 2.8 公斤)
- 9.三時繫念全集—修正本 (長 26.5cm×寬 19cm) 回郵 40 元
- 10.明心與初地 平實導師述 回郵 3.5 元
- 11.邪見與佛法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0 元
- 12.菩薩正道—回應義雲高、釋性圓…等外道之邪見 正燦居士著 回郵 20 元
- 13.甘露法雨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 14.我與無我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 15.學佛之心態—修正錯誤之學佛心態始能與正法相應 正德居士著 回郵 35 元
附錄:平實導師著《略說八、九識並存…等之過失》
- 16.大乘無我觀—《悟前與悟後》別說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0 元
- 17.佛教之危機—中國台灣地區現代佛教之真相 (附錄:公案拈提六則)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5 元
- 18.燈影—燈下黑 (覆「求教後學」來函等)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19.護法與毀法—覆上平居士與徐恒志居士網站毀法二文 正圓老師著 回郵 35 元
- 20.淨土聖道—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由正覺同修會購贈 回郵 25 元
- 21.辨唯識性相—對「紫蓮心海《辯唯識性相》書中否定阿賴耶識」之回應
正覺同修會 台南共修處法義組 著 回郵 25 元
- 22.假如來藏—對法蓮法師《如來藏與阿賴耶識》書中否定阿賴耶識之回應
正覺同修會 台南共修處法義組 著 回郵 35 元
- 23.入不二門—公案拈提集錦 第一輯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0 元
(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合輯為一冊流通之)
- 24.真假邪說—西藏密宗索達吉喇嘛《破除邪說論》真是邪說 正安法師著 回郵 35 元

- 25.真假開悟—真如、如來藏、阿賴耶識間之關係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35 元
- 26.真假禪和—辨正釋傳聖之謬法謬說 正德老師著 回郵 30 元
- 27.眼見佛性—駁慧廣法師眼見佛性的含義文中謬說 正光老師著 回郵 25 元
- 28.普門自在—公案拈提集錦 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0 元
 (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合輯為一冊流通之)
- 29.印順法師的悲哀—以現代禪的質疑為線索 恆毓博士著 回郵 25 元
- 30.識蘊真義—現觀識蘊內涵、取證初果、親斷三縛結之具體行門。
 —依《成唯識論》及《唯識述記》正義，略顯安慧《大乘廣五蘊論》之邪謬。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31.正覺電子報 各期紙版本 免附回郵 每次最多函索三期或三本
 (已無存書之較早各期，不另增印贈閱)
- 32.現代人應有的宗教觀 正禮老師著 回郵 3.5 元
- 33.遠惑趣道(一)—正覺電子報般若信箱問答錄 第一輯 回郵 20 元
- 34.遠惑趣道(二)—正覺電子報般若信箱問答錄 第二輯 回郵 20 元
- 35.確保您的權益—器官捐贈應注意自我保護 正光老師著 回郵 10 元
- 36.三乘菩提 DVD 光碟 由正覺教團多位親教師共同講述錄製
 DVD 8 片，MP3 一片，共 9 片。有二大講題：一為「三乘菩提之意涵」，二為「學佛的正知見」。內容精闢，深入淺出，精彩絕倫，幫助大眾快速建立三乘法道的正知見，免被外道邪見所誤導。有志修學三乘佛法之學人不可不看。
 製作工本費 100 元，回郵 25 元
- 37.佛藏經 燙金精裝本 每冊回郵 20 元 正修佛法之道場欲大量索取者，
 請正式發函並蓋用關防寄來索取。
 (2008.04.30 起開始敬贈)
- 38.西藏文化談—耶律大石先生著 正覺教育基金會印贈 回郵 20 元
- 39.隨緣—理隨緣與事隨緣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 40.學佛的覺醒 正枝居士著 回郵 25 元
- 41.導師之真實義 正禮老師著 回郵 10 元
- 42.淺談達賴喇嘛之雙身法—兼論解讀「密續」之達文西密碼
 吳明芷居士著 回郵 10 元
- 43.魔界轉世 張正玄居士著 回郵 10 元
- 44.一貫道與開悟 正禮老師著 回郵 10 元

45. 博愛—愛盡天下女人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 回郵 10 元
46. 意識虛妄經教彙編—實證解脫道的關鍵經文 正覺同修會編 回郵 30 元
47. 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第七、八識有可能是意識嗎？

平實導師述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完畢後出版

48. 邪箭譬語—從中觀的教證與理證，談多識仁波切《破魔金剛箭雨論—反擊蕭平實對佛教正法的惡毒進攻》邪書的種種謬理。

正元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出版

49. 真假禪宗—藉評論釋性廣《印順導師對變質禪法之批判及對禪宗之肯定》以顯示真假禪宗

附論一：凡夫知見 無助於佛法之信解行證

附論二：世間與出世間一切法皆從如來藏實際而生而顯

正偉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50. 雪域同胞的悲哀—揭示顯密正理，兼破索達吉師徒《般若鋒兮金剛焰》。

王心覺居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51. 真假沙門—依 佛聖教闡釋佛教僧寶之定義

正禮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出版

★ 上列贈書之郵資，係台灣本島地區郵資，大陸、港、澳地區及外國地區，請另計酌增（大陸、港、澳、國外地區之郵票不許通用）。尚未出版之書，請勿先寄來郵資，以免增加作業煩擾。

★ 本目錄若有變動，唯於後印之書籍及「成佛之道」網站上修正公佈之，不另行個別通知。

函索書籍請寄：佛教正覺同修會 103 台北市承德路 3 段 277 號 9 樓

台灣地區函索書籍者請附寄郵票，無時間購買郵票者可以等值現金抵用，但不接受郵政劃撥、支票、匯票。大陸地區得以人民幣計算，國外地區請以美元計算（請勿寄來當地郵票，在台灣地區不能使用）。欲以掛號寄遞者，請另附掛號郵資。

親自索閱：正覺同修會各共修處。 ★請於共修時間前往取書，餘時無人在道場，請勿前往索取；共修時間與地點，詳見書末正覺同修會共修現況表（以近期之共修現況表為準）。

註：正智出版社發售之局版書，請向各大書局購閱。若書局之書架上已經售

出而無陳列者，請向書局櫃台指定洽購；若書局不便代購者，請於正覺同修會共修時間前往各共修處請購，正智出版社已派人於共修時間送書前往各共修處流通。 郵政劃撥購書及大陸地區購書，請詳別頁正智出版社發售書籍目錄最後頁之說明。

成佛之道 網站：<http://www.a202.idv.tw/> 正覺同修會已出版之結緣書籍，多已登載於「成佛之道」網站，若住外國、或住處遙遠，不便取得正覺同修會贈閱書籍者，可以從本網站閱讀及下載。 書局版之《宗通與說通》亦已上網，台灣讀者可向書局洽購，成本價 200 元。《狂密與真密》第一輯～第四輯，亦於 2003.5.1.全部於本網站登載完畢；台灣地區讀者請向書局洽購，每輯約 400 頁，賠本流通價 140 元（網站下載紙張費用較貴，容易散失，難以保存，亦較不精美。）

**** 藏傳佛教修雙身法，非佛教 ****



正覺電子報

發行：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

編輯：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編譯組

地址：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 9 樓

書香園地：<http://books.enlighten.org.tw>

網址：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訂閱：<https://www.enlighten.org.tw/epaper>

電子信箱：awareness@enlighten.org.tw

電話：台北講堂 (02) 2595-7295 (總機)

桃園講堂 (03) 374-9363

新竹講堂 (03) 561-9020

台中講堂 (04) 2381-6090

台南講堂 (06) 282-0541

高雄講堂 (07) 223-4248

美國洛杉磯共修處

(909) 595-5222 & (626) 454-0607

◎ 免費贈閱，有著作權，非經本會

或作者同意，不得轉載或刊印 ◎

2010 年 8 月 1 日網路電子版出刊

初版六〇〇〇冊

解脫道的四個果位：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羅漢，係以斷我見為基礎，進一步斷除思惑。

佛菩提道則係以明心為基礎，由於福慧的圓滿，最後證得究竟佛果。目前的佛教界，錯解佛法的情形非常普遍，平實導師以道種智的證量，領導正覺同修會勝義菩薩僧團，介紹佛法二主要道：解脫道與佛菩提道，讓佛教的法義與道次第清楚的呈現在世人面前，在當今佛教界中，極為稀有難得。

正覺電子報亦復如是，闡述佛法正義與修證經驗，普願有緣的讀者均能深入甚深法義，自度度他，終能圓滿究竟的佛果。